史記 一

毛氏據古本虔較

十七史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唐書　五代史

汲古閣藏版

汲古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崇禎庚辰之歲汲古毛氏重鐫十三經余為其序越十有七年歲在丙申十七史告成子晉復請余叙客有問於余曰汲古之刻先經而後史何也余曰經猶

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度也史則尺之有短長也古者六經之學專門名家各仞師說聖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肌劈理解權衡尺度鑿鑿乎楷定於胷中然後出而從事于史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齊其輕重短長取裁于吾之權度累黍杪忽罄無不宜而後可以明體適用為通天地人之大儒有人曰我知輕重我知短長問之以權度茫如也此無目而諍日

不通經而學史之過也有人曰
我知權我知度問之以輕重短
長亦范如也此執籥而為日不
通史而執經之過也經不通史
史不通經誤用其偏詖嵬瑣之
學術足以殺天下是以古人慎

之經經緯史州次部居如農有
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
救世之藥石也客曰編年紀傳
史家兩行今何獨取乎紀傳也
曰左氏之書先經始事後經終
義經也非史也司馬氏以命世

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刱立
史記本紀年表祖春秋之凡例
八書世家列傳變國史之條目
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漢一代之
彛典整齊其文而後史家之體
要炳如日星考祖禰於史局聖

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竊謂有
事於史者以紀傳踵馬班則順
祀也其軌夷以春秋躋孔左則
逆祀也其名汰學者於涑水新
安奉為丹書獨反唇于河汾之
元經則目睫之論也今自太史

公書迄於五代次第排纘比諸冊府羽陵蔵室師春汲郡之遺文則姑舍焉金匱石室代有掌故汗青頭白知所適從後有君子可以定百世之史淊也客曰鈎玄舉要自宋已來亦多家矣

何取乎全史也曰史者天地之淵府運數之勾股君臣之元龜夷夏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諝之伏藏人才之藪澤文章之苑囿以神州函夏為碁局史為其譜以興亡治亂為藥病史為其

方善讀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海師之採寶其可以礫肘而量畫地而取乎東萊之詳節欒而不要毘陵之左編慱而不詳自是以下無譏焉代各一史史各一局橫豎以羅之參伍以考之

如登臺以臨雲物如上巢車以撫戰壓於是乎耳目發皇心胷開拓頑者使矜弱者使勇陋者使通愚者使慧寡者使慱需者使決憍者使沉然後乃知夫割剝全史方隅自命者未有不望

崖而返向若而嘆者也善弈者取全局善讀者取全書此古人讀史之法亦古今之學范也客曰史自東漢已降靡矣不擇而取之者何也曰太史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矣世所傳百家評林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鉤索字句不能彷彿其形似今遽欲伸紙奮筆儼然抗行因以蹂踐蹕毒諸人謂不足供其丸跡此所謂非愚則誣也漢晉邈矣詳縟則宋剪裁則南北典要

則五代繩尺檃栝猶可以追配古人捨是而遠引焉如夸父之逐日不至而立槁焉斯已矣太史公稱君子必曰好學深思世有好學深思之君子必不敢易視太史公之史而以為可學必不敢薄視太史公以後之史而以為不足學三折肱知為良醫有能易心孫志不以余言為瑱者或亦憐其為折肱之醫而喟然三嘆也客憮然避席曰如夫子之言是役也功於史學偉矣

毛子有事經史在崇禎時正乙夜細旃稽古右文之日崇山示夢龍光金書大横占兆之初神者告之矣戍均之典冊刼灰巳然鴻都之石經珠囊重理聖有謨訓文不在茲東壁圖書光昱

昱射南斗此非其祥乎余曰唯唯遂并叙問答之辭書之首簡

強圉作噩之歲九月望日舊史官虞山蒙叟錢謙益再拜謹序

十七史序
明太祖命宋濂等撰元史成合
二十一史刋布天下成祖遷都
北平詔重刋於是有南北板之
分其後二百餘年以時修補煌
煌哉經國之書也但板藏國雍

學者苦不易得是以通經之士
將舉其名而不可得可慨已虞
山毛生好古博學家有遺書十
三經注疏通鑑子史之類窮年
讐校皆授棗梨復刊十七史成
問序於予予曰毛生之功深且

遠矣然獨遺於宋遼金元者其
力有未逮與非也間考歷代史
書太史公承焚書之後收拾散
亡變編年爲紀傳勒成一家言
百世而後奉爲典型班氏漢書
敘次詳密呂東萊比之左傳朱

文公擬似尚書當與史記並傳其他自范蔚宗以下陳承祚沈休文之徒著作日盛文氣日衰而銓次失倫闒茸繁猥未有如宋史之甚者爲卷六百文成百萬歐陽玄揭傒斯輩各以其意

相上下記一事而先後不同傳一人而美醜互異且不唯其人唯其官不唯其實唯其名彼此矛盾何足傳信況乎遼金之錯雜元史之叢穢者乎毛生刋史而不及宋遼金元意以俟之論

定者耳然卽十七代統論之班馬二史繁簡懸殊班密不勝馬疎誠篤論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弘開史局而著述無主條章不立是以伯度譏其不實公瑾以爲可焚是非顛倒始於帝魏

寇蜀之文體制溷淆積於駢四麗六之習南北分裂語似侏儒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若夫新唐書詞簡事增世稱良史而議者以爲不若舊者之繁唯歐陽公五代史筆削是非深有合於春

秋之旨淹雅博貫直接龍門而
毛生於十七代中一無去取者
何也曰勢也楊升菴曰史記所
以獨絶千古非特太史公筆力
最優亦由上下數千載裒集左
氏國語等書及漢代司馬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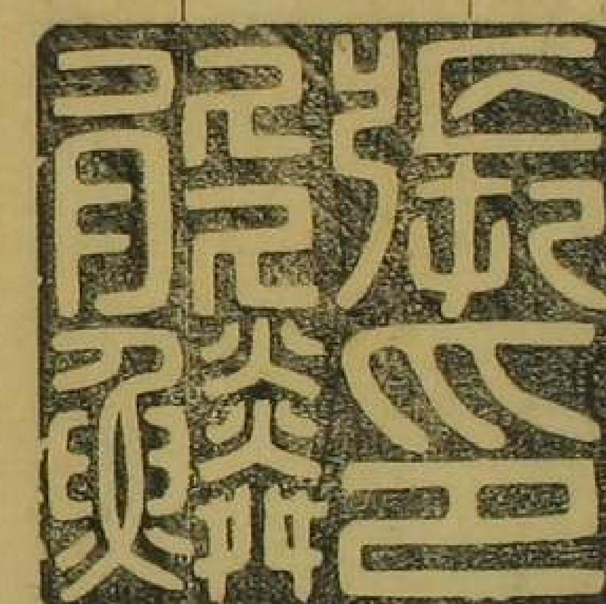
鄒枚董賈諸名人大文章以爲
楨幹使文忠亦得如太史公捃
摭貫穿其於史記何多讓焉今
天子銳志稽古方命儒臣纂修明
史珥筆諸臣極一時通博之選
盛世鴻文連鑣班馬不知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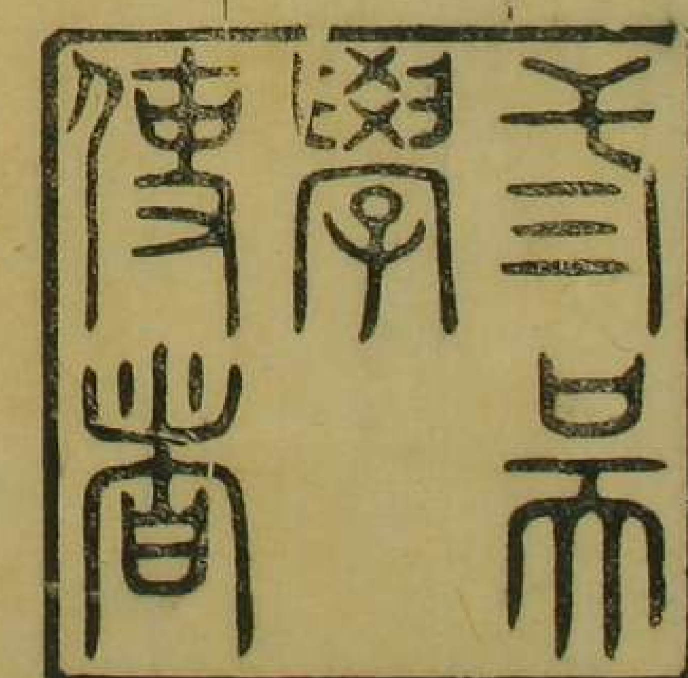
能贊一辭否也予叨
簡命視學江南兢兢以起衰扶正
爲已任常疏請頒治平之書首
重經史旁及性理諸書葢士君
子欲爲孝子爲忠臣非經史無
所興起欲善文章善經濟非經

史無所準繩且經必得史而後
正其褒貶史必得經而後定其
指歸二者恒相表裏予志如此
故於毛生有深取焉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提督淮揚
蘇松常鎮徐州等處學政江南

提刑按察司僉事前禮部儀制
司員外郎西山張能鱗撰





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

毛晉艸莽之臣檮昧之質何敢從事於經史二大部今斯剞劂告成或有奬我為功臣者或有罪我為僭分者因自述重鐫始末藏之家塾示我子孫之能讀我書者天啟丁夘初入南闈設妄想祈一夢少選夢登明遠樓中蟠一龍口吐雙珠各隱隱籀文唯頂光中一山字皎皎露出仰見兩楹分懸紅牌金書十三經十七史六字遂寤三塲復夢夢無異竊心異之鎩羽之後此夢時時往來胸中是年余居城南市除夕夢歸湖南載德堂柱頭亦懸十三經十七史二牌煥然一新紅光出戶元旦拜母備告三夢如一之奇母忻然曰夢神不過教子讀盡經史耳須亟還湖南舊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庶不失為醇儒遂舉曆選吉忽憬然大悟曰太歲戊辰崇禎改元龍即辰也珠頂露山即崇字也奇驗至此遂搯額自今伊始每歲訂正經史各一

部壽之棃棗及箓簡方興同人聞風而起議聯天下大社列十三人任經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築舍紛紛卒無定局余唯閉戶自課已耳且幸天假奇缘身無疾病家無外侮寄尒自娛十三年如一日迨至庚辰除夕十三部板斬新插架賴鉅公淵匠不惜玄晏流布寰宇不意辛巳壬午兩歲災祲資斧告竭亟棄負郭田三百畝以充之甲申春仲史亦裒然成帙矣豈料兵興寇發危如累卵分貯版籍於湖邊巖畔茆菴艸舍中水火魚鼠十傷二三呼天號地莫可誰何猶幸數年以往邨居稍寧扶病引雛收其放失補其遺亡一十七部連牀架屋仍復舊觀然校之全經其費倍蓰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從衡丹黃紛雜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晝不知出戶夜不知掩扉迄今頭顱如雪目睛如霧尚矻矻不休者惟懼負吾母讀盡之一言也而今而後可無憾矣竊笑棘闈假寐猶夫牧人一夢耳何崇禎之改元十三年之安增十七年之改步如鏡鏡相照不爽秋毫耶至如奬我罪我不過夢中說夢余又豈頟人人與我同夢耶

順治丙申年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時題于七星橋西之汲古閣中

編年重鐫經史目録隨遇宋版精本致校畧無詮次

崇禎戊辰開雕周禮四十二卷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順治戊子補緝脫簡載記三十卷　唐太宗御撰晉書一百三十卷

崇禎己巳開雕孝經九卷　宋邢昺校

順治戊子補緝脫簡曾公亮進新唐書表目録四十三葉　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宋歐陽修等奉勅撰

崇禎庚午開雕毛詩二十卷　漢鄭氏箋　唐孔頴達疏

歐陽修五代史七十四卷　徐無黨註
順治己丑補緝脫簡司天考二卷職方考一卷十國世家年譜一卷
陳師錫序一葉
崇禎辛未開雕周易九卷　晋韓康伯註　唐孔穎達疏
姚思廉陳書三十六卷
順治己丑補緝脫簡儒林文學列傳二篇
崇禎壬申開雕尚書二十卷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令狐德棻後周書五十卷
順治庚寅補緝脫簡異域列傳二篇
崇禎癸酉開雕孟子十四卷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
順治庚寅補緝脫簡孟子註疏題辭解十一葉

梁書皇后太子列傳二篇
崇禎甲戌開雕公羊傳二十八卷　漢何休學
沈約宋書一百卷
順治辛卯補緝脫簡符瑞志三卷百官志二卷
崇禎乙亥開雕穀梁傳二十卷　晋范甯集解　唐楊士勛疏
魏徵等隋書八十五卷
順治辛卯補緝脫簡志三十卷
崇禎丙子開雕儀禮十七卷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魏收魏書一百三十卷
順治壬辰補緝脫簡志二十卷 原缺天象三四
崇禎丁丑開雕論語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

順治壬辰補緝脫簡輿服志一篇高逸孝異列傳二篇
崇禎戊寅開雕左傳六十卷　晋杜氏注　唐孔穎達疏
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
順治癸巳補緝脫簡神武本紀二卷後主幼主本紀一卷
列傳散失八十八葉
崇禎己卯開雕禮記六十三卷　漢鄭氏注　唐孔穎達疏
李延壽北史一百卷
順治癸巳補緝脫簡本紀一十二卷
崇禎庚辰開雕爾雅十一卷　晋郭璞注　宋邢昺疏
李延壽南史八十卷
順治甲午補緝脫簡列傳六十卷至七十卷
崇禎辛巳開雕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　裴駰集解

順治甲午補緝脫簡周本紀一卷禮樂律曆書四卷儒林列傳五六七葉
崇禎壬午開雕班固前漢書一百二十卷　顔師古注
順治乙未補緝脫簡藝文志一卷文三王傳賈誼傳叙傳四卷
崇禎癸未開雕范曄後漢書一百三十卷　唐章懷太子賢注
順治乙未補緝脫簡八志三十卷　劉昭補註
崇禎甲申開雕陳壽三國志六十五篇　裴松之注
順治丙申補緝脫簡蜀志二卷至七卷上三國志表一篇

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總一百三十卷

十二本紀一十二卷

十表一十卷

八書八卷

三十世家三十卷

七十列傳七十卷

裴駰注

皇明崇禎十有四年歲在昭陽大荒駱陬月上日琴川毛氏開雕
索隱曰昭陽辛也爾雅曰在辛曰重光在巳曰大荒落今從歷書天官書

史記目錄

十二本紀
十表
八書
三十世家
七十列傳
史記一　五帝本紀第一　裴駰集解
史記二　夏本紀第二
史記三　殷本紀第三
史記四　周本紀第四
史記五　秦本紀第五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十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記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史記十五 六國表第三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史記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史記二十一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記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二十三 禮書第一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史記二十六 曆書第四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一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一十一　衞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目錄終

史記集解序

裴駰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

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麤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蓄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史記一 凡是徐氏義稱徐姓名以別之餘者悉是駰注解并集衆家義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 徐廣曰號有熊 少典之子姓公孫 譙周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 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 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駰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 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 皇甫謐曰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爲炎帝班固曰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 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 王肅曰五行之氣 蓺五種 蓺樹也詩云蓺之荏菽周禮曰穀宜五種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撫萬民度四方 王肅曰度四方而安撫之 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 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在上谷 遂禽殺蚩尤 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 徐廣曰披他本亦作陂字蓋當爲詖詖者旁其邊之謂也披語誠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 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 徐廣曰丸一作凡駰案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朱虛縣 及岱宗西至于空桐 應劭曰山名韋昭曰在隴

右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封禪書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北逐葷粥匈奴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徐廣曰多一作朋獲寶鼎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大鴻見封禪書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徐廣曰一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王肅曰時是也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徐廣曰一作沃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皇甫謐曰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張晏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徐廣曰祖一作俎嫘力追反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皇甫謐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葬橋山皇覽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帝顓頊高陽者皇甫謐曰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地理志曰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東至于蟠木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

帝嚳高辛者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為號上古質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皇甫謐曰都亳今河南偃師是高辛於顓頊為族子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偏字一作尹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帝堯者諡法曰翼善傳聖曰堯放勛徐廣曰號陶唐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徐廣曰純一作紋駰案太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禮記曰野夫黃冠鄭玄曰純衣士之祭服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徐廣曰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為便也駰案尚書並作平字孔安國曰百姓百官鄭玄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孔安國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

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尚書作嵎夷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日出於暘谷羲仲治東方之官敬道日出便程東作孔安國曰敬道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安國曰日中謂春分之日也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孟季則可知也其民析鳥獸字微孔安國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也乳化曰字尚書微作尾字說文云尾交接也申命羲叔居南交孔安國曰夏與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便程南譌敬致孔安國曰譌化也平序分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也曰永星火以正中夏孔安國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也以正中夏之節馬融王肅謂日長晝漏六十刻鄭玄曰五十五刻其民因鳥獸希革孔安國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也革改也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為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駰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駰案孔安國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孔安國曰秋西方萬物成也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孔安國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也其民夷易鳥獸毛毨孔安國曰夷平也老壯者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曰整理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孔安國曰北稱幽都謂所聚也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孔安國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節也馬融王肅謂日短晝漏四十刻鄭玄曰四十五刻其民燠鳥獸氄毛徐廣曰氄音茸駰案孔安國曰民入室處鳥獸皆生氄毳細毛以自溫也歲三百六

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徐廣曰古勅字）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
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孔安國曰放齊臣名）堯曰吁頑凶不用（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堯
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孔安國曰讙兜臣名）（鄭玄曰共工水官名）堯曰共
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鄭玄曰四嶽四時官主方嶽之事）湯湯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孔安國曰懷包襄上也）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
鯀可（馬融曰鯀臣名禹父）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堯
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踐朕位（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
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
（孔安國曰無妻曰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
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孔安國曰不至于姦惡）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
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孔安國曰舜所居嬀水之汭）如婦禮堯善之

乃使舜慎和五典（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
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
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鄭玄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徐廣
曰音亦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正月上日（馬融曰上日朔日也）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
（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玄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遂類於上帝（鄭玄曰禮祭上帝于圜丘）禋于六
宗（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駰案六宗義衆矣愚謂鄭說爲長）望於山川辯於羣神（徐廣曰辯音班駰案鄭玄曰羣神若丘陵墳衍）
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馬融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
往班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望秩於
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鄭玄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同律度量衡（鄭玄
曰律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脩五禮（馬融曰吉凶賓軍嘉也）五玉（鄭玄曰即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三帛（馬融曰三孤所執也鄭玄曰帛所以

薦王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二生一死爲摯馬融曰摯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如五器
卒乃復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
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鄭玄
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
二州決川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鄭玄曰更爲之定界濬水害也象
以典刑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流宥五刑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鞭作官刑馬融曰爲辨治官事者爲刑扑作教刑鄭玄曰扑檟楚也扑爲教官爲刑者金作贖刑馬融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
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眚裁過赦鄭玄曰眚裁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終徐廣曰一作衆賊刑鄭玄曰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
用刑之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
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
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馬融曰國名也在江淮荊州數爲亂
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馬融曰北裔也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燮放

讙兜於崇山馬融曰南裔也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馬融曰西裔也以變西戎殛鯀
於羽山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
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
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駰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百姓悲
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
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
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
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劉熙
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是爲帝舜虞舜者謚法曰仁聖盛明曰舜名曰重
華徐廣曰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

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 鄭玄曰在河東 漁雷澤 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 陶河濱 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 作什器於壽丘 皇甫謐曰在魯東門之北 就時於負夏 鄭玄曰負夏衛地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 史記音隱曰音游甫反騆謂窳病也 一

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 劉熙曰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名見左傳 世得其利謂之八愷 賈逵曰愷和也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名見左傳 世謂之八元 賈逵曰元善也 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 王肅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預曰后土地也 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賈逵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讙兜也）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
沌少皞氏（服虔曰金天氏帝號）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
（服虔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
杌（賈逵曰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鯀也）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賈逵曰縉雲氏
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官也）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
下惡之比之三凶（杜預曰非帝子孫故別之以比三凶也）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
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以御螭魅（服虔曰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於是四門辟言毋
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
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
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
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
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

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馬融曰奮明庸功也）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
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舜
曰棄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汝后稷播時百穀（鄭玄曰時讀曰蒔）舜曰契百
姓不親五品不馴（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品五常也）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馬融曰五品之教）舜曰皋陶蠻夷猾夏（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寇賊姦軌（鄭玄曰由內為姦起外為軌）汝作士
（馬融曰獄官之長）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旣服五刑當就三處）五
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馬融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舜曰誰能馴予工（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
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舜曰誰能馴予上下（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
益為朕虞（馬融曰虞掌山澤之官名）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
遂以朱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曰天

事地事人事之禮也 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 鄭玄曰主次秩尊卑 夙夜唯敬
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穉子 鄭玄曰國子也索隱尚書作胄子
孔安國曰穉胄聲相近 直而溫 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 寬而栗 馬融曰寬大而謹敬戰栗也 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
言意謌長言 馬融曰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聲依詠律和聲 鄭玄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也 八音能諧
毋相奪倫神人以和 鄭玄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 鄭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 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 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
驚衆駰案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 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
女二十有二人 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勑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
勑命也 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
三苗 鄭玄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
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
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
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
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
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 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 東長鳥夷
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
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
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
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
疑是爲零陵 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
于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 徐廣曰和敬貌 如
子道封弟象爲諸侯 孟子曰封之有庳音鼻 舜子商均亦不肖 皇甫謐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舜乃
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
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 譙周曰以唐封

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 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 徐廣曰外傳曰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虞翻云以德爲氏姓又虞說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一人爲十一姓酉祁巳滕蔵任荀釐姞嬛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 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 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是也 帝舜爲有虞 皇甫謐曰舜嬪于虞因以爲氏今河東大陽西山上虞城是也 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 鄭玄曰駮許愼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徐廣曰薦紳卽搢紳也古字假借 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 徐廣曰弟但也史記漢書見此者非一又左思蜀都賦曰弟如滇池而不詳者多以爲字誤學者安可不博觀乎 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史記二

夏本紀第二

夏禹（諡法曰受禪成功曰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

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王肅曰以身爲法度）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尚書傳作敷馬融曰敷分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駰案尚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馬融曰祭祀豐絜）卑宮室致費於溝減（包氏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減減廣深八尺）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徐廣曰他書或作蕝駰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山行乘檋（徐廣曰檋一作橋音丘遙反駰案如淳曰檋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屐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反）左準繩右規矩（王肅曰左右言常用也）載四時（王肅曰所以行不違四時之宜也）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孔安國曰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鄭玄曰兩河間曰冀州）壺口治梁及岐（鄭玄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既修太原至於嶽陽（孔安國曰太原今爲郡名太嶽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覃懷致功（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鄭玄曰懷縣屬河內）至於衡漳（孔安國曰漳水橫流）其土白壤（孔安國曰土無塊曰壤）賦上上錯（孔安國曰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中中（孔安國曰九州之中爲第五）常衛既從大陸既爲（鄭玄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鳥夷皮服（鄭玄曰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孔安國曰服其皮明水害除）夾右碣石（孔安國曰碣石海畔之山也）入于海（徐廣曰海一作河）濟河維沇州（鄭玄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九河既道（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鄭玄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孔安國曰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其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草繇木條（孔安國曰繇茂條長也）田中下（孔安國曰第六）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鄭玄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其貢漆絲其篚織文（孔安國曰地宜漆林又宜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浮於濟漯通於河（鄭玄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海岱維青州（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嵎夷既略濰淄既道（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鄭玄曰地理志濰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徐廣曰一作澤又作斥）厥田斥鹵（鄭玄曰斥謂地鹹鹵）田上下賦中上（孔安國曰田第

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孔安國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鄭玄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岱畎絲枲鈆松怪
石孔安國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萊夷為牧孔安國曰萊夷地名可以牧放其篚酓絲孔安國曰酓桑蠶絲
中為琴瑟絃浮於汶通於濟鄭玄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海岱及淮惟徐州孔安國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治蒙羽其蓺鄭玄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葢縣蒙羽二山名孔安國曰二水已治二山可以種蓺大野既都
鄭玄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孔安國曰水所停曰都東原底平鄭玄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其土赤埴墳徐廣曰埴黏土也
草木漸包孔安國曰漸長進包叢生也其田上中賦中中孔安國曰田第二賦第五貢維土五色鄭玄曰土五色
者所以為太社之封羽畎夏狄孔安國曰夏狄狄雉名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鄭玄曰地理志嶧山
在下邳泗濱浮磬孔安國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鄭玄曰泗水出濟陰乘氏也淮夷蠙珠臮魚孔安國曰淮夷二水名出蠙珠及美
魚鄭玄曰淮夷淮水之上民也其篚玄纖縞鄭玄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
州孔安國曰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都陽鳥所居鄭玄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孔安國曰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居此澤也三
江既入震澤致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竹箭既布孔安國曰水去布生其草惟夭
其木惟喬少長曰夭喬高也其土塗泥馬融曰漸洳也田下下賦下上上雜孔安國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

雲土夢為治
諸本如是

第六貢金三品孔安國曰金銀銅鄭玄曰銅三色也瑤琨竹箭孔安國曰瑤琨皆美玉也齒革羽毛孔安國曰象齒犀皮
鳥羽旄牛尾也島夷卉服孔安國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其篚織貝孔安國曰織細紵也貝水物也鄭玄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
織之即成矣其包橘柚錫貢孔安國曰小曰橘大曰柚錫命乃貢言不常也鄭玄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均江海通
淮泗鄭玄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荊及衡陽維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
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九江甚中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鄭玄曰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為大江沱
涔已道孔安國曰沱江別名涔水名鄭玄曰水出江為沱漢為涔雲夢土為治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孔安國曰田第八賦第三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杶榦栝
柏鄭玄曰四木名孔安國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礪砥砮丹孔安國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維箘簬楛徐廣曰一
作箭足杆杆即楛也音怙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箘簬乎駰案鄭玄曰箘簬聆風也三國致貢其名馬融曰言箘簬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包
匭菁茅鄭玄曰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其篚玄纁璣組孔安國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
於水中組綬類也九江入賜大龜孔安國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賜命而納之浮於江沱涔於漢踰
于雒至於南河荊河惟豫州孔安國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伊雒瀍澗既入於河孔安國曰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黽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滎播既都孔安國曰滎澤名波水已成遏都道荷澤被明都孔安
國曰荷澤在胡陵明都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泆覆被之其土壤下土墳壚孔安國曰壚疏也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田中上
賦雜上中孔安國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絮孔安國曰細綿也錫貢磬錯孔安
國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浮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汶嶓既
蓺鄭玄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煎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沱涔既道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蔡蒙旅平孔安國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
旅平言治功畢也鄭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和夷底績馬融曰和夷地名也其土青驪孔安國曰色青黑也田下上賦下中
三錯孔安國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貢璆鐵銀鏤砮磬孔安國曰璆玉名鄭玄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熊
羆狐狸織皮孔安國曰貢四獸之皮也織皮今罽也西傾因桓是來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鄭玄曰地理志西傾山
在隴西臨洮浮于潛踰于沔孔安國曰漢上水為沔鄭玄曰或謂漢為沔入于渭亂于河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黑水
西河惟雍州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弱水既西孔安國曰導之西流至于合黎鄭玄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也涇
屬渭汭孔安國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也鄭玄曰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漆沮既從灃音豐水所同孔安國曰漆沮
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于渭也荊岐已旅孔安國曰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也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曰二山名言

相望也鄭玄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原隰底績至于都野鄭玄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三危既度三
苗大序孔安國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禹之功也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孔安國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
少貢璆琳琅玕孔安國曰璆琳皆玉名琅玕石名而似珠者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孔安國曰積石山在
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孔安國曰織皮毛布
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序之美禹之功及戎狄也道九山汧及岐鄭玄曰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至于荊山踰
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孔安國曰三山在冀州太嶽在上黨西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孔安
國曰此三山在冀州之南河之北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滄海西傾
朱圉鳥鼠鄭玄曰地理志曰朱圉在漢陽南孔安國曰鳥鼠山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
于負尾鄭玄曰地理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道嶓冢至
于荊山鄭玄曰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內方至于大別鄭玄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盧江安豐縣汶山之
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徐廣曰淺一作滅駰案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道九川弱
水至於合黎鄭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孔安國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餘波入于流沙孔安國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鄭玄曰

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玄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孔安國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也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孔安國曰至華陰山北而東行東至砥柱孔安國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在西虢之界又東至于盟津孔安國曰在洛北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孔安國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鄭玄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孔安國曰大陸澤名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鄭玄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嶓冢道瀁東流爲漢鄭玄曰地理志瀁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又東爲蒼浪之水孔安國曰別流也在荊州過三澨入于大別孔安國曰三澨水名鄭玄曰在江夏竟陵之界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孔安國曰匯回也水東迴爲蠡彭大澤東爲北江入于海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道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汶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醴孔安國曰馬融王肅皆以醴爲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過九江至于東陵孔安國曰東陵地名東迆北會于匯孔安國曰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彭蠡東爲中江入于海孔安國曰有北有中南可知也道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泆爲滎鄭玄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爲滎孔安國曰濟在溫西北滎澤在敖倉東南東出陶丘北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鄭玄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又

東至于荷孔安國曰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安國曰與沂泗二水合入海也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爲雄雌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東會于灃又東北至於涇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道雒自熊耳孔安國曰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孔安國曰會於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孔安國曰會于雒陽之南東北入于河孔安國曰合于鞏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已可居也九山栞旅孔安國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也九川滌原孔安國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九澤既陂孔安國曰九州之澤皆已陂障無決溢也四海會同六府甚修孔安國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衆土交正致慎財賦鄭玄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咸則三壤成賦鄭玄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中國賜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鄭玄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爲天子之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百里賦納總孔安國曰甸內近王城者禾稾曰總供食國之馬也二百里納銍孔安國曰所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孔安國曰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安國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甸服外五百里侯服孔安國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百里采馬融曰采事也

完

各受王事者 二百里任國 孔安國曰任王事者 三百里諸侯 孔安國曰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 侯服外五百里綏服 孔安國曰綏安也服王者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 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 二百里奮武衛 孔安國曰文教之外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之 綏服外五百里要服 孔安國曰要束以文教也 三百里夷 孔安國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二百里蔡 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 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三百里蠻 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 二百里流 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鄭玄曰朔北方也 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 孔安國曰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 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 鄭玄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 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爲難 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巧言善色佞人 鄭玄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 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 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爲驗 寛而栗 孔安國曰性寛弘而能莊栗 柔而立 孔安國曰和柔而能立事 愿而共 孔安國曰慤愿而恭敬 治而敬擾而毅 徐廣曰擾一作柔駰案孔安國曰擾順也致果爲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孔安國曰章明也吉善也 曰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 孔安國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也卿大夫稱家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 曰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 孔安國曰嚴敬也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可爲諸侯也馬融曰亮信采事也 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孔安國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也如此則俊德理能之士竝皆在官也 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皋五刑五用哉 孔安國曰言用五刑必當 吾言厎可行乎禹曰汝言致可績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 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 以決九川

行舟

致四海浚畎澮鄭玄曰畎澮田間溝也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
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臯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
帝慎乃在位安爾止鄭玄曰安汝之所止無安動動則擾民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
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鄭玄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
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余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治滑以
出入五言女聽尚書滑字作曶音忽鄭玄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予即辟女匡拂予
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諸衆讒嬖
臣君徐廣曰一作吾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孔安國曰帝用臣不是則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
家鄭玄曰朋淫淫門內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孔安國曰塗山國名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

尚書無舜字

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孔安國曰薄迫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各道
有功苗頑不即功孔安國曰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
序之也臯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
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孔安國曰簫韶舜樂名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
時維幾孔安國曰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肱股善哉元首起哉百工喜哉孔安國曰肱股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臯陶拜首稽首揚言曰念哉鄭玄曰使羣臣念帝之戒率爲興
事慎乃憲敬哉孔安國曰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也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徐廣曰舜本記云禹乃興九韶之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劉熙曰今頴川陽城

是也 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 皇甫謐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禮緯曰祖以吞薏苡生 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皐陶之後於英六 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 或在許 皇覽曰皐陶冢在廬江六縣 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皇甫謐曰年百歲也 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 孟子曰陽字一作陰 劉熙曰崇高之北 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 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 啓伐之大戰於甘 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 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 孔安國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也 啓曰嗟六事之人 孔安國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鄭玄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天用勦絕其命 孔安國曰勦絕也 今予維共行天之罰 孔安國曰共奉也 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鄭玄曰左車左右車右 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 孔安國曰御以正馬爲政也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也 用命賞于祖 孔安國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即賞祖主前示不專也 不用命僇于社 孔安國曰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奔北則僇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 予則帑僇女 孔安國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恥累之 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后帝啓崩 徐廣曰皇甫謐曰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 子帝太康立 帝太康失國 孔安國曰盤于游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孔安國曰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 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孔安國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太康之後沈湎於酒廢天時亂甲乙也 胤往征之作胤征 孔安國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鄭玄曰胤臣名 中康崩子帝相立 帝相崩子帝少康立 帝少康崩子帝宁立 帝宁崩子帝槐立 帝槐崩子帝芒立 帝芒崩子帝泄立 帝泄崩子帝不降立 帝不降崩弟帝扃立 帝扃崩子帝廑立 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爲帝孔甲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

不能食未得豢龍氏賈逵曰豢養也穀食曰豢陶唐既衰其后有劉累服虔曰后劉累之爲諸侯者夏后賜之姓學擾龍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服虔曰御亦養受豕韋之後徐廣曰受一作更駰案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絶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賈逵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劉累不能得而懼也傳曰遷于魯縣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左傳曰皋墓在殽南陵子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帝桀之時謚法賊人多殺曰桀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鄭玄曰南夷地名遂放而死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駰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太史公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徐廣曰一云斟氏尋氏彤城氏襃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禮運稱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二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爲下有羣鳥耘田也

殷本紀第三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鄭玄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賜姓子氏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　昭明卒子相土立宋忠曰相土就契封於商春秋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相土卒子昌若立　昌若卒子曹圉立　曹圉卒子冥立宋忠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　冥卒子振立　振卒子微立　微卒子報丁立　報丁卒子報乙立　報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壬立　主壬卒子主癸立　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成湯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為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　自契至湯八遷孔安國曰

十四世凡八從國都 湯始居亳 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 從先王居 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作
帝誥 湯征諸侯 孔安國曰為夏方伯得專征伐 葛伯不祀湯始伐之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鄰地理志曰葛今梁國寧
陵之葛鄉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
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
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
為有莘氏媵臣 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
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
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孔安國曰鳩房二人湯之賢臣
也二篇皆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也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
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

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
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 馬融曰台我也 敢行舉亂有
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孔安國曰不敢不正桀之罪而
誅之 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
而割政 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 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
國 孔安國曰桀之君臣相率遏止眾力使不得事農相率割剝夏之邑居 有眾率怠不和 馬融曰眾民相率怠惰不和同 曰是日何
時喪予與女皆亡 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
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 尚書理字作賚鄭玄曰賚賜也 女毋不信朕不食言
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
吾甚武號曰武王 詩云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毛傳曰武王湯也 桀敗於有娀之墟桀犇於鳴條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嵕俘厥寶玉 孔安國曰三嵕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俘取也 義伯仲伯作
典寶」孔安國曰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孔安國曰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作夏社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伊尹報徐廣曰一云伊尹報政於是諸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
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徐廣曰一无此陶字孔安國曰地名湯自三朡而還中𤰈作誥孔安國曰仲虺湯左相奚仲之後
既絀夏命孔安國曰絀其王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
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
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
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
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徐廣曰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
尹作咸有一德王肅曰言君臣皆有一德咎單作明居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湯乃改正朔易
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
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

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
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
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鄭玄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
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孔安國曰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三年
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
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咎單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帝太庚崩
子帝小甲立徐廣曰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也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爲帝雍己殷道
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帝太戊立伊
陟爲相孔安國曰伊陟伊尹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鄭玄

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 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 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 馬融曰艾治也 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 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隞 孔安國曰地名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敖倉是 河亶甲居相 孔安國曰地名在河北 祖乙遷于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爲帝外壬中丁書闕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爲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爲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爲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爲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爲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

皆

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 孔安國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 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 孔安國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憂愁相與怨其上也 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 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 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爲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鄭玄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 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 徐廣曰尸子云傅岩在北海之州 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 孔安國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

殷道五興

殷道五衰

供食也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孔安國曰賢臣名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孔安國曰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孔安國曰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正其德謂其有永有不永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孔安國曰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孔安國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爲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

五衰之後竟不復振

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濵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爲之紂諡法曰殘義損善曰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皇甫謐曰有蘇氏美女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如淳曰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而盈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愼曰鉅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爾雅曰迤邐沙丘也地理志曰在鉅鹿東北七十里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格之刑以

西伯昌九侯（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鄂侯（徐廣曰一作邘音于野王縣有邘城）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徐廣曰一云無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韋昭曰音酉）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𨙸又作耆）紂之臣祖伊（孔安國曰祖己後賢臣也）聞之而咎周（孔安國曰咎惡也）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徐廣曰元一作卜）無敢知吉（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孔安國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非先王不相我後人（孔安國曰相助也）維王淫虐用自絕故

紂字衍

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廸率典（鄭玄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鄭玄曰牧野紂南郊地名也）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徐廣曰鹿一作廩）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紂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

誑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而封殷後爲諸侯屬周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史記三　終

史記四

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云祖飢故此作始飢祖始也）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徐廣曰今斄鄉在扶風）號曰后稷別姓姬氏（禮緯曰祖以履大跡而生）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謐曰冢去中國三萬里也）子不窋立不

始

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韋昭曰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後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音踰世本作榆）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宋忠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高圉立子亞圉立（世本云亞圉雲都皇甫謐云雲都亞圉字）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

篤於行義

豳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杜陽縣在扶風）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駰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徐廣曰分別而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鄭玄曰此殷時制）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列女傳曰太姜有台氏之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於義諸侯順之公季卒（皇甫謐曰葬鄠縣之南山）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應劭曰在遼西令支）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地理志虞在河東太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山海經曰有人人面獸身名曰犬戎明年伐密須應劭曰密須氏姞姓之國瓚曰安定陰密縣是明年敗耆國徐廣曰一作阢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

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徐廣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音于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盟津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

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昬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其猛也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逷其王父母弟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玄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二月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冥也爽明早旦也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孔安國曰癸亥夜陳甲子朝誓之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无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敎令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孔安國曰勞苦之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馬融曰冢大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孔安國曰亞次旅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千夫長百夫長孔安國曰師率卒率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稱爾戈孔安國曰稱舉也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曰索盡也喩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也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荅鄭玄曰肆祭名荅問也昬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孔安國曰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也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也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也勉哉夫子尚

桓桓 鄭玄曰威武貌 如虎如羆如豺如離 徐廣曰此訓與螭同 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 鄭玄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犇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 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 鄭玄曰所言且也 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 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以大卒馳帝紂師 徐廣曰帝一作商 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劒斬以玄鉞 司馬法曰夏執玄鉞宋均曰玄鉞用鐵不磨礪 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 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旒雲罕東京賦曰雲罕九旒薛綜曰旍旗名 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 周禮曰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陳明水以爲玄酒 衛康叔封布茲 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徐廣曰釋一作原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

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徐廣曰保一作寶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孔安國曰武功成也 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鄭玄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 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地理志燕國有薊縣 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爾雅曰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乃東 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 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今乃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徐廣曰一云不

一本無定字

一本無二王字

顧失亦不賓失滅一又云不顧亦不恤也 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徐廣曰一云肯來 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 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 偃干戈振兵釋旅公羊傳曰入曰振旅 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巳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徐廣曰一作前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孔安國曰穆敬也 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駰案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 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

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
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鄭玄曰二苗同為一穗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
公于兵所徐廣曰歸一作餽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徐廣曰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初管蔡
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封命之書
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
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
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
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
夷殘奄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孔安
國曰告眾方天下諸侯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孔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古文尚書敘周官書篇名
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成王既

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孔安國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
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
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
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
命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
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
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孔安國曰分別民之
居里異其善惡也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也作畢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
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
乃命伯臩孔安國曰伯冏名也申誡徐廣曰一作部太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國之政作
臩命復寧穆王將征犬戎徐廣曰犬一作畎祭公謀父諫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

不可先生燿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昭曰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韋昭曰文公周公旦之謚）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唐固曰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韋昭曰鄉方也）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曰謂棄與不窋也唐固曰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也）夷蠻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供日祭）侯服者祀（韋昭曰供月祀）賓服者享（韋昭曰供時享）要服者貢（韋昭曰供歲貢）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也詩云莫敢不來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徐廣曰外傳云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責也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韋昭曰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韋昭曰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韋昭曰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㠯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徐廣曰犬戎之君）犬戎氏㠯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㠯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徐廣曰樹一作樹駰案韋昭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㠯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㠯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鄭玄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王曰吁來有國有士告汝祥刑孔安國曰告汝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王肅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孔安國曰當何所敬非唯五刑乎當何所居非唯及世輕重所宜也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聽其入五刑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孔安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矣五刑不簡正於五罰孔安國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也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孔安國曰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之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孔安國曰使與罰名相當惟鈞其過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淸察能得其理也簡信有衆惟訊有稽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之至也無簡不疑共嚴天威孔安國曰無簡核誠信不聽治其獄當嚴敬天威无輕用刑黥辟疑赦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卽鍰也音刷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黄鐵也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爲二百鍰也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馬融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徐廣曰一作六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列女傳曰康公母姓隗氏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曰御妻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

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
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
百物無不得極韋昭曰極中也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
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
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韋昭曰召康公
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也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韋昭曰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
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曰以
目相眄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
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瞽獻典韋昭曰典樂典史獻書師箴瞍賦韋昭曰无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韋昭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
主弦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庶人傳語韋昭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士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親戚補
察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耆艾修之韋昭曰耆艾師傅也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后王斟酌焉是
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
其有原隰衍沃也唐固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
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
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厲王太子
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
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
不讐懟韋昭曰在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
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

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修籍於千畆虢文公諫曰（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士也韋昭曰文公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畆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曰西夷別種四嶽之後也）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韋昭曰敗於姜戎時所亡也南國漢江之閒料數也唐固曰南國南陽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徐廣曰一作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徐廣曰涇渭洛也駰案韋昭曰西周鎬京地震動故三川亦動）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韋昭曰伯陽父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韋昭曰過失也言民不敢斥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韋昭曰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韋昭曰爲陰所鎭笮也）陽失而在陰（韋昭曰在陰下也）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曰水土氣通爲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

洛竭而夏亡（韋昭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韋昭曰商人都衞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韋昭曰水泉不潤枯朽而崩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韋昭曰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幷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虞翻曰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韋昭曰漦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韋昭曰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漦也）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韋昭曰櫝匱也）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虞翻曰末年王流彘之歲）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韋昭曰譟讙呼也唐固曰羣呼曰譟）漦化爲玄黿

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齓而遭之 韋昭曰毀齒曰齓女七歲而毀也 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 韋昭曰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 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 徐廣曰妖一作夭夭幼少也 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柰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 徐廣曰佞一作諂 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周禮曰九命作伯鄭衆云長諸侯為方伯 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魯殺隱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 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 辛伯告王 賈逵曰辛伯周大夫也 王殺周公王子克犇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閬立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生子穨穨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囿 左傳曰大臣蔿國也 故大夫

邊伯等五人作亂 左傳曰五人者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 謀召燕衛師伐惠王惠王犇溫已居鄭之櫟 服虔曰櫟鄭大都 立釐王弟穨為王樂及徧舞 賈逵曰徧舞皆舞六代之樂也 鄭虢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穨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 左傳曰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也 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犇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 服虔曰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 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杜預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賈逵曰節時也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 陪臣敢辭 服虔曰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 王曰舅氏余嘉乃勳 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 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 左傳曰王召之 十三年鄭伐滑 賈逵曰滑姬姓之國騆案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也 王使游孫伯服請滑 賈逵曰二子周大夫 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 服虔曰惠王以后之鞶鑒與之厲公而獨與虢公王爵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 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叛鄭師伐之聽命後自恐於王王以與衛 故因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 服虔曰富辰周大夫 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穨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 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 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犇鄭鄭居王於氾 杜預曰鄭南氾在襄城縣南 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 賈逵曰河陽晉之溫也踐土鄭地名在河內 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

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
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
戎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楚兵
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
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
周立爲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
杼弑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皇覽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葢以靈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謚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
朝賈逵曰景王之長庶子欲立之會崩皇覽曰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萬户故大其城幷圍景王冢也子丐之黨與
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子朝攻殺猛猛爲悼王晉人攻子朝而
立丐是爲敬王賈逵曰敬王猛母弟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
得入居澤賈逵曰澤邑周地也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爲臣[illegible]

覽曰子朝冢在南陽西鄂縣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晁後也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犇于
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
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元巳卯崩壬戌也子
元王仁立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亦也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
智伯二十八年崩王子爭立應爲貞王崩徐廣曰皇甫謐曰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
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
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
爲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徐廣曰皇甫謐曰考哲王元辛丑崩乙卯子威烈
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
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徐廣曰惠公之子也以奉王
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
年崩徐廣曰皇甫謐曰元丙辰崩巳卯駰案宋忠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

王立二十六年崩（皇甫謐曰安王元年庚辰崩乙巳）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
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應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爲侯伯與周別五百載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韋昭曰周封秦爲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強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合十七歲而霸
王者出焉（徐廣曰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騶案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爲
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胙膰肉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
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
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
定立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
都西周西周武公（徐廣曰惠公之長子）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
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爲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
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

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爲太子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
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爲秦之禍也言周
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
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
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
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
人謂韓（徐廣曰一作可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爲韓後）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
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
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
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
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
南陽周君將以爲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

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王赧謂成君楚圍雍氏（徐廣曰陽翟雍氏城也戰國策曰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而脫誤也）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徐廣曰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駰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其放秦也）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徐廣曰扑一作仆戰國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北取趙藺離石者（地理志曰西河有趙藺離石二縣）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徐廣曰一作尼）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

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養地徐廣曰地理志云應今潁川父城縣應鄉是也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弊則令不行矣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最亦古之聚字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徐廣曰陽城有負黍聚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也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宋忠曰謚曰西周武公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𢠸狐徐廣曰𢠸音憚𢠸狐聚與陽人聚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徐廣曰一作社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疑

（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徐廣曰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漢武元鼎四年封周後也）

史記四 終

史記五

秦本紀第五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徐廣曰一作滑）在西戎保西

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晏子春秋曰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椁於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彘縣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皇甫謐云去彘縣十五里有冢常祠之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徐廣曰溫一作盜駰按郭璞云爲馬細頸驪黑色驊騮郭璞云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爲棗騮騮馬赤也騄耳之駟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駰按穆天子傳穆王有八駿之乘此紀不具者也西巡狩樂而忘歸郭璞曰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於崑崙丘見西王母徐偃王作亂地理志臨淮有徐縣云故徐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駰謂號偃由此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造父族由此爲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

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徐廣曰今槐里也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徐廣曰秦仲之十八年也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毛詩序曰秦仲始大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騂駒（徐廣曰赤馬黑鬣曰騂）黃牛羝羊各三

祠上帝西畤（徐廣曰年表云立西畤祠白帝）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十年初爲鄜畤（徐廣曰鄜縣屬馮翊）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爲竫公（徐廣曰文公之四十四年魯隱之元年）竫公之長子爲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徐廣曰皇甫謐云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竫公子立是爲寧公（徐廣曰一作曼）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徐廣曰郿之平陽亭）遣兵伐蕩社（徐廣曰蕩音湯社一作杜）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四年魯公子翬弒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

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眯殺其君昭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即邽戎邑也冀縣屬天水郡)十一年初縣杜鄭(地理志京兆有鄭縣杜縣也)滅小虢(班固曰西虢在雍州)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晉為彊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齊桓公伯於鄄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曰今縣在扶風)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

來朝二年初伏(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以狗禦蠱(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穨三年鄭伯虢叔殺子穨而入惠王四年作密畤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地理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

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徐廣曰銍一作銍）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穨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穨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徐廣曰一作西駉案公羊傳曰河千里而一曲也服虔曰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蒲坂南）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犇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徐廣曰一作倬）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服虔曰秦大夫公孫子桑）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賈逵曰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

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騺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賈逵曰諸侯雍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爲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

子圉爲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强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

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吾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御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服虔曰繆公女為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杜預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衙城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

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也）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徐廣曰奪一作衜）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后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徐廣曰左傳作郊駰案服虔曰皆晉地不能有）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徐廣曰在大陽）渡河封殽中尸（賈逵曰封識之）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服虔曰周備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皇覽曰秦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强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

瑩代立是爲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杜預曰在河東）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服虔曰晉邑也）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爲亂乃使魏讐餘（服虔曰晉之魏邑大夫）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共公二年晉趙穿弑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强北兵至雒問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爲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徐廣曰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景公四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杜預曰晉地也）是時晉悼公爲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强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徐廣曰棫音域駰案杜預曰秦地也）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而自立是爲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諸侯於申爲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爲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吳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

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爲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徐廣曰外傳云吳王先歃）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徐廣曰今之臨晉也臨晉有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陽（地理志馮翊有頻陽縣）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徐廣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鄭也）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應劭曰義渠北地也）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爲靈公靈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縣屬馮翊）十六年卒（徐廣曰表云十五年也）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徐廣曰丁酉）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徙都之今萬年是也）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大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

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徐廣曰表云二十三年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徐廣曰庚申也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閒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陜城西斬戎之獂王地理志天水有獂道縣應劭曰獂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地理志曰河東有安邑縣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幷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千戶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徐廣曰開封東北有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

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漢書曰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徐廣曰今之華陰也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地理志云縣屬河東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爲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使張儀伐取陜出其人

與魏十四年更爲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徐廣曰戎地在河上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徐廣曰將一作莊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徐廣曰是歲王赧元年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犂臣蜀相壯徐廣曰一作狀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越徐廣曰一作趙皆賓從武王元

年與魏惠王會臨晉徐廣曰表云哀王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
渠丹犂二年初置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助也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
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
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
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徐廣曰韓邑也魏太子來朝武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
徐廣曰一作脉八月武王死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族孟說武王
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
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
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
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徐廣曰迎婦於楚者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
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地理志漢中有上庸縣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

魏王來朝應亭徐廣曰魏世家云會臨晉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
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樗
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晉帝記曰江夏有新市縣齊使章子魏使公
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眛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
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奐攻楚取八
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樓緩
爲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徐廣曰鹽一作監
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
秦卽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冄爲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
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地理志魏郡有武始縣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
魏任鄙爲漢中守漢書百官表曰郡守秦官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
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

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地理志河內有軹縣南陽有鄧縣）冄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冄陶爲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爲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徐廣曰汲冡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軹之西）十九年王爲西帝齊爲東帝皆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温任鄙卒二十年（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徐廣曰有牡馬生牛而死）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地理志西河有中陽縣）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地理志汝南有安城縣）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冄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冄復相二十七年錯

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地理志河東有襄陵縣）白起爲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伐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地理志河南有卷縣）蔡陽長社取之（地理志潁川有長社縣）擊芒卯華陽破之（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徐廣曰河內修武古曰南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荆州之南陽郡本屬韓地）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孟康曰音焉與邑名在上黨涅縣西）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徐廣曰今霸陵）四十一年夏攻魏取

邢丘懷（徐廣曰邢丘在平皐駰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十月宣太后薨（徐廣曰芊氏）塟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一云華陽）悝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雍城）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君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徐廣曰楚一作走）攻汾城即從唐拔寧（徐廣曰作曼此趙邑也）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徐廣曰魏郡有安陽縣）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徐廣曰在大陽）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徐廣曰八子者妾媵之號姓唐）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

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地理志河南梁縣有陽人聚）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皐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駰按地理志漢高祖更曰河南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徐廣曰一作波波縣亦在河內）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卻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謂二世皇帝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徐廣曰世本作鍾離應劭曰氏姓注云有姓終黎者是）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安政四年初冬以朱点章句十九日開巻二十三日閣筆

廿綱言夏長

史記五終

史記 二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蒙驁王齮（徐廣曰一作齕）麃公等爲將軍（應劭曰麃秦邑）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徐廣曰暘音場）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

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
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有酸棗縣燕虛長平徐廣
曰一作于驅按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雍丘山陽城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
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
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
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
曰慶一作麃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
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
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鶮一作鶴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
重徐廣曰一無重字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
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徐廣曰河一作汾太
原郡更為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蔡邕

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媟言尊尊之意也己酉王冠帶劍徐廣曰年二十二長信侯毐作亂而
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
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及太后璽以
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地理志蘄年宮在雍
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
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
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內史肆佐弋竭
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佽飛掌弋射者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曰梟車裂以
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
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
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徐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
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

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 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爲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 復居甘泉宮 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 徐廣曰蜂一作隆 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 徐廣曰橑音老在并州 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 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 徐廣曰一作文 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 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十八年 徐廣曰巴郡出

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爲縣音刑）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

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爲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幷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欲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朝廷)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皐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荅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謚法周公所作)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亭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爲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爲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后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謂河南上中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爲塞並陰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魯縣山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爲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太山下小山除地爲墠祭於梁父後改墠曰禪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
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內外（徐廣曰隔一作融）靡不清淨
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
黃腄（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腄縣）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之罘山在腄縣）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
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復十
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
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
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
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

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
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
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
列侯（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
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
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
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
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
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
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
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
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
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
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
潁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弘農界)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爲盜
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
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

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
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徐廣曰燀克善反)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
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
中(宇宇宙縣赤縣)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
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
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
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
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
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
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真人
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
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

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皇爲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也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高誓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
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
罪徐廣曰復一作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幷
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旣定黎庶無
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
徐廣曰久一作分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
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
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
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

諸嘗逋亡人贅壻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爲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
象郡韋昭曰今日南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並
河以東服虔曰並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以逐戎
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
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爲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
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
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尚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巳）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顚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眞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畤)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說苑曰韓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并力)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一云欲以練求)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間)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徐廣曰表云從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徐廣曰表云石晝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滈池）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

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折）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跡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眾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徐廣曰音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非）

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淸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

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伏儼曰主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錮錮

(鑄塞)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徐廣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趙高爲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爲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服虔曰音負擔）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二十里）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

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徐廣曰呂靜云飯器謂之簋啜土形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也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

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已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徼道外周千廬內傅辥綜曰士傅宮外向爲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

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黻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駰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二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徐廣曰櫌田器音憂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駰案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

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事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埶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幷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埶不便也秦小邑幷大城（徐廣曰大一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

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埶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

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廣曰越一作經或曰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失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槁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己也）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駰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窗也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氓字氓民也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如淳曰櫌椎塊椎也非錟於句戟長鎩也徐廣曰錟一作銛駰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勾鎩音所拜反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埶異也

秦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末也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幷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

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豎）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汚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

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饗國十二年初爲西畤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寧公寧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地理志馮翊有衙縣）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

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
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一云居平封宮）葬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
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
伏以御蠱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
年居雍之（徐廣曰之一作走）宮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
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竘
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
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
高寢葬丘里南生畢公（徐廣曰春秋哀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生夷
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
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刺龔公享國三
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
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云星晝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
年葬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
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
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
陵圉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
（徐廣曰靈公子）葬嚻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
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
享國四年葬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茝陽生
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
茝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
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
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

政

秦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爲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爲秦王年十三也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皇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爲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眞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林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

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請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史記六 終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蘇林曰蘄音機縣屬沛國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蘄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蘄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

口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才氣過
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
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江西皆反此亦天亡
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
乃出誡籍持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劒斬守頭
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
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
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

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
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駰
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使使欲與連和俱西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注曰令吏曰令史丞吏曰史人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
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
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
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皁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陳嬰母謂嬰曰
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
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
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

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爲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已立景駒爲楚王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陵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幷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栗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駰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閒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謚爲號者順民望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爲與國黨與也窮來從我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爲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

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　蘇林曰碭音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

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晏曰涉姓閒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　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爲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徐廣曰卿一作慶　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　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爲冠軍侯至今爲縣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

蝨不可以破蟣蝨 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 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 韋昭曰皆召尊爵故曰高 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 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 駰按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 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捍也 瓚曰小柱為枝斜柱為梧今屋枝邪柱是也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 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 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 文穎曰秦將也 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 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 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 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猶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 張晏曰在漳南晉灼

曰地名在鉅鹿南

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也）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

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候軍候）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狹名也在鄴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徐廣曰在鄴西）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駰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

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
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
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
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
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
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
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
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

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
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徐廣曰鯫音士后反魚名駰按服虔曰鯫音淺鯫小人貌也瓚曰楚漢春秋鯫姓也
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
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
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
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
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
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
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

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本無都字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繡衣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項王聞之亨說者楚漢春秋楊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申陽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瓚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

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令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鋗（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

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郴音綝）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

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曰宮號也或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

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劫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魏
殷河南騶案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
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
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旦擊之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瓚曰二水皆在
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徐廣曰在彭城睢
水上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漢軍却為楚所擠服虔曰擠音濟民之濟瓚曰排擠也多殺漢卒十餘萬
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徐廣曰窈亦作窅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
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
曰元諡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

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
呂后不相遇審食其瓚曰其音基從太公呂后閒行如淳曰閒出閒步微行皆同義也求漢王
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徐廣曰名澤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
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
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
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
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復
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應劭曰京
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
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
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
大倉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

漢項王欲聽之歴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樅音七容反

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爲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

食
當此時

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挑音荼了反瓚曰挑戰擿嬈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子閭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

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鄢在鄭地汜瓚曰高祖攻曹咎成皐渡汜水而戰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鄭德曰剄音經
鼎反以刀割頸爲剄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
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漢書音義曰眛音末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
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
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鴻溝而東
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
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
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
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一爲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

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
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駰案晉灼曰即固始也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
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
雖名爲王未爲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
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洨縣洨下交切駰案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洨
縣聚邑名也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舉九江兵隨劉賈彭

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文頴曰紿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晉灼曰在牛渚）烏江亭長檥船待（徐廣曰檥音儀一音俄駰案應劭曰儀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爲丞相)平皐侯(徐廣曰名佗)玄武侯(徐廣曰諸侯表中不見)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

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史記七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媼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媼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媼媼母別名也音烏老反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齊人謂之顙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文穎曰準鼻也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韋昭曰貰賒也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爲之師也）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應劭曰紿欺也音殆）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暤呼之暤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嚳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 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 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 徐廣曰一作苦 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應劭曰負持也 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駰案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 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 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 韋昭曰以爲保鄣 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 徐廣曰九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舊是僭稱王其縣宰爲公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 祠黃帝祭

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瓚曰管仲云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瓚曰案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戚音將毒反）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荅父音甫屬任城郡）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爲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今魏地巳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卽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

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爲甯縣君瓚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郯號曰大司馬又不爲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三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爲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巳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退而復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爲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楚軍去而攻定陶定

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囂讙也銜狀如箸横銜之繣結於項者繣音獲】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駰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爲無噍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徐廣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秦軍來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爲剛侯武魏將也瓚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側未稱謚】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瓚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鄭德曰音歷異基】

衆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轘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地理志南陽有犨縣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蘇林曰鰓音魚鰓之鰓晉灼曰功臣表戚鰓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令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還攻胡陽一云陵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如淳曰酈音持益反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

章邯諸侯皆附又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 應劭曰鹵與虜同 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 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 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 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棄市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 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 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 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

至

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見良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

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
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
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巳也令夏說說田榮請
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
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
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有故道縣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
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
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
令將軍薛歐音惡后反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以迎太
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
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
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曰京兆河

上徐廣曰馮翊中地郡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漢王至陝十月更立韓太尉信爲韓
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龍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
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
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
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
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爲義帝發喪臨三
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
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
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
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
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

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

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樅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徐廣曰音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蘇林曰綰音以繩綰結物之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作簡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若漢挑戰愼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皐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

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二月甲午）乃卽皇帝位氾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爲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爲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

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 徐廣曰一作尉 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 陛下慢而侮人項王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 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 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 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 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 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

平許乃僞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卽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爲秦中）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縣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用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內地勢高項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愼曰瓴甕似瓶者）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卽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爲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荊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眞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

柏人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
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
趙王敖爲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
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
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愼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爲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
萬歲大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
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
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豬曰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
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徐廣曰豨攻定臧荼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
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

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其無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
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
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
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
道太原入韋昭曰道猶從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
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
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
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幷荊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
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

會甀徐廣曰在蘄縣西駰案漢帝音義曰會音儈係邑名甀音直僞反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
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絃擊之不鼓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
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
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耳爲朕湯沐邑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
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
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帳飲三日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
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

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帔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
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
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
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
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
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
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
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
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
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
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
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

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漢書曰酈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七月）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

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駰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徐廣曰一作薄駰案史記索隱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悃誠也）故救僿莫若以忠（鄭玄曰復反始）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

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史記八終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爲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高祖微時妃也漢書音義曰諱雉生孝惠帝漢書音義曰諱盈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宮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伃下在七子八子之上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追謚曰悼武王死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鄜子產爲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爲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

襄號爲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應劭曰酖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

一本無上之廼字

陽王友爲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爲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瓚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

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二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瓚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廣曰姓馮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

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母字長姁）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封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秋星晝見）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患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徐廣曰一無此字）者葢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

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讎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須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

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益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徐廣曰音戟）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食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駰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呂榮為

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皇子封爲侯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

擁

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

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

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襢爲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

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駰案韋昭曰訟猶公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

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大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徐廣曰掊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卽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衞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史記十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漢書音義曰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卽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竝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

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

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終母丘嫂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駰案蘇林曰仲子濞爲吳王故追謚爲頃王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嬃爲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爲酇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爲頃王后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

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

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

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

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爲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爲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爲軹侯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

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奪侯國除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爲丞相徐廣曰八月中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爲吏謂以卿大夫爲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憪然猶介然也非奸非也 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藉蹈藉也朕親率耕以

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

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
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繒以文帝十一年卒謚曰敬）爲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
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爲大
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
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乍去乍來也駰案張晏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
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
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
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
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
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郌字或直云邛僰邛都乃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僰山）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
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爲厲王立其子三人爲淮
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
繇悳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
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
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
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
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
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不
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而姦不
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
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

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為缾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徐廣曰姓董也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帝竝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

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
是天子始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
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
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
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
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
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
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軼還轍）以諭
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
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
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
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駰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爲車騎將軍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
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
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駰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宗正劉
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駰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
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
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靈）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
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皁綈）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
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
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
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

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
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羣
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
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
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
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
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
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
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
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
稷之福方內安寧（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
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

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其奚哀悲之有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
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經帶
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毋發人男女哭臨宮
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
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
功布也纖細布服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也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
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
爲陵號）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者也）令
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徐廣曰姓徐駰案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爲將屯將軍
（李奇曰馮奉世爲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爲名此監主諸屯也）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發近縣見
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漢書云乙）

已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卽位於高廟

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爲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爲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一作滅）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李奇曰侔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文穎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爲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

豈不仁哉

史記十　終

史記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啓〕　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爲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傒音奚又案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男子二十而得傅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祋祤爲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駰案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爲左右及祋祤爲縣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漢志無〕燔雒陽東

宮大殿城室 徐廣曰雒一作淮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爲誅鼂錯遣袁盎諭
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
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蓺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爲魏
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子勝
爲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
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 徐廣曰表云五年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
徹爲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爲陽陵復置津
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檄傳而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 冬以趙國爲邯鄲郡 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爲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
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
丁卯封長公子蟜爲隆慮侯徙廣川王爲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

趙綰爲建陵侯江都丞相嘉 徐廣曰姓程 爲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爲平
曲侯趙丞相嘉 徐廣曰姓蘇 爲江陵侯故將軍布爲鄃侯梁楚二王皆薨
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徐廣曰殖一作塡 七年冬廢栗太子爲臨江王
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
太尉條侯周亞夫爲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丁巳
立膠東王爲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 徐廣曰一作應
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
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
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
越爲廣川王子寄爲膠東王封四侯 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
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爲列侯立皇子方乘爲清河王三月彗星出

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案三輔黄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爲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梁分爲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爲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瓚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爲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爲名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將行爲大長秋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大行爲行人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謚稱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小行主謚官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奉常爲太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典客爲大行治粟內史爲大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爲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爲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徐廣曰丙一作甲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爲丞相封爲建陵侯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緵布止馬舂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又省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甫謐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

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甫謐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夫長安四十五里三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鼢鼠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史記十一終

史記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

孝武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徹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爲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爲臨江王以膠東王爲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爲孝武皇帝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爲太子爲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徐廣曰纖微伺察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

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徐廣曰蹏音啼）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駰案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爲君儀比長公主）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徐廣曰姓趙景帝時絕封）入以主方（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駰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瓚曰物藥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

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服虔曰地名有臺也瓚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韋昭曰人姓名）史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薄誘忌（徐廣曰一云亳人謬忌也）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徐廣曰一云曰一太牢具十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

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冥羊宜羊祠（服虔曰神名也）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皐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音義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韋昭曰楚人謂麋為麃）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於天地（晉灼曰符瑞也贊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辠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

致本

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閎之母也駰案桓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嫽佞）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丙與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淮浦也）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病巫）

之神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强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
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愈也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服虔曰立此便宮也瓚曰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憺兮壽
宮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
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
以夜天子祓然後入漢書音義曰祟絜自祓除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
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爲下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
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
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
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諸瑞以名年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
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其明年冬天
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
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

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
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徐廣
曰元鼎四年時也駰案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西流與河合也如寬舒等
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
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先
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晉灼曰遂往之意也其春樂成侯
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欒大俱誅也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
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毋子康
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
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
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大爲人
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

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爲臣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鬬旗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欒大能通天意故封樂通）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欒大如鴻進于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韋昭曰樂通臨淮高平也）賜列侯甲第（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漢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也韋昭曰嘗在服御）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駰案此帝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地理志云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也駰案韋昭曰竇太后之女也）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腕（服虔曰滿手曰搤瓚曰搤捉持也）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脽若丘之類）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
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將薦之於天也）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
鑿涇水自中山西）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溫也）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
祭云至長安（徐廣曰上言從行之或曰祭鼎乎）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
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有報
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
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
嘗鬺亨（徐廣曰亨煮也鬺音觴皆嘗以亨牲牢而祭祀也）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亨酌也）遭聖則興遷於
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鼐鼎及鼒（韋昭曰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
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爲
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或云符謂瑞應也）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爲乘）集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
曰一云大報享祠也）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見鼎於其廟）而合德焉鼎宜見
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
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
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
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
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漢書音義曰鬼臾區黃帝時人）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筴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推筴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功（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
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

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塞）門者谷口也（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荊山在馮翊懷德縣）鼎既成有龍垂胡頾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頾龍頾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頾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駰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犛牛醴之屬）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音居器反肉汁也駰案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瓚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

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牝荊晝幡如淳曰荊之無子者皆以絜齋之道也晉灼曰牡荊節間不相當者韋昭曰以牡荊爲柄者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泰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泰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駰案晉灼曰晝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太一鋒也名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也及箜篌瑟自此起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箜篌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除不祥瓚曰射牛示親殺也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

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此悳於九皇 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 韋昭曰上古人皇者九人也 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 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 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 文穎曰崧高山也在潁川陽城縣 太室 韋昭曰崧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之 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 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并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 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 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 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 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帝初置韋昭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 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 孟康曰所謂靈茅也 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

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祀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瓚曰聞呼萬歲者三）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蛇音移）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禪泰山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祝

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徐廣曰一無此字）祝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鄧展曰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瓚曰即今之泰山）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所瓚曰所決河名）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地人名也）乃言越人俗信

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韋昭曰如猶比也）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瓚曰作通天臺也）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云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燥如淳曰但祭不立尸為乾封）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

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扶風汧縣）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涿郡遒縣北界）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封五年）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應劭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文潁曰天柱山在潛縣南有祠）浮江自尋陽出樅陽（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大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

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十二日也）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日作月）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戸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

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徐廣曰一無名字）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爲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畤犢牢具五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也）以候神人於執期（漢書音義曰執期地名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帝師）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汶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天子既令設祠具至

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李陵以天漢二年敗也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寛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猶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又數本皆無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安政第四初冬廿九日立筆　仲冬二日遂功　中納言菅原長

史記

三

史記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矦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葢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葢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帝王世國號	黃帝號有熊	帝顓頊黃帝孫起黃帝至顓頊三世	
顓頊屬	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	
俈屬	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蟜極	
堯屬	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蟜極	
舜屬	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	
夏屬	黃帝生昌意	昌意生顓頊	
殷屬	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周屬	黃帝生玄囂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帝嚳 黃帝曾孫 起黃帝至帝嚳四世 號高辛

蟜極生高辛為帝嚳

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勛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

高辛生卨

高辛生后稷為周祖

帝堯 起黃帝至嚳子五世 號唐堯

放勛為堯

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

卨為殷祖

后稷生不窋

帝舜 黃帝玄孫之玄孫 號虞

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

顓頊生鯀鯀生文命

卨生昭明

不窋生鞠

帝禹 黃帝耳孫 號夏

文命是為禹

昭明生相土

鞠生公劉

帝啟 伐有扈作甘誓

相土生昌若

公劉生慶節

帝太康

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

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

帝仲康 太康弟

冥生振

差弗生毀渝毀渝生公非

帝相

振生微微生報丁

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

帝少康

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

亞圉生公祖類

帝予

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

公祖類生大王亶父

帝槐

主癸生天乙是為殷湯從湯至黃帝十七世

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昌益易卦

帝芒

文王昌生武王發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不降弟

帝廑

帝孔甲 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帝皋

帝發

帝履癸 是爲桀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代夏氏殷湯 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帝外丙 湯太子太丁早卒故立次弟外丙

帝仲壬 外丙弟

帝太甲 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帝沃丁 伊尹卒

帝太康 沃丁弟

帝小甲 太康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帝雍己 小甲弟

帝太戊 雍己弟以桑穀生稱中宗

帝中丁

帝外壬 中丁弟

帝河亶甲 外壬弟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祖辛弟

帝祖丁 祖辛子

帝南庚　沃甲子

帝陽甲　祖丁子

帝盤庚　陽甲弟 徙河南

帝小辛　盤庚弟

帝小乙　小辛弟

帝武丁　雉升鼎耳雊得傅說稱高宗

帝祖庚

帝甲　祖庚弟淫徐廣曰一云淫德殷衰

帝廩辛

帝庚丁　廩辛弟殷徙河北

帝武乙　慢神震死

帝太丁

帝乙殷益衰

帝辛　是為紂弒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周武王伐殷　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成王誦

康王釗　刑錯四十餘年

魯周公旦	初封	武王弟	魯公伯禽
齊太公尚	初封	文王師	丁公呂伋
晉唐叔虞	初封	武王子	晉侯燮
秦惡來 助紂父飛廉有力			女防
楚熊繹 繹父鬻熊	初封	事文王	熊乂
宋微子啟	初封	紂庶兄	微仲 啟弟
衛康叔	初封	武王弟	康伯
陳胡公滿	初封	舜之後	申公
蔡叔度	初封	武王弟	蔡仲
曹叔振鐸	初封	武王弟	
燕召公奭	初封	周同姓	九世至惠侯

共和 二伯行政	厲王胡 以惡聞遇亂出奔遂死于彘	夷王燮 懿王子	孝王方 懿王弟	懿王堅 周道衰詩作	恭王伊扈	穆王滿 作甫刑荒服不至	昭王瑕 南巡不返不赴諱之
武公 眞公弟	眞公	獻公 厲公弟	厲公	魏公	幽公	煬公 考公弟	考公
		武公	獻公 弑胡公	胡公	哀公	癸公	乙公
				靖侯	厲侯	成侯	武侯
	秦仲	公伯	秦侯	非子	大駱	大几	旁皋
熊勇	熊延 紅弟	熊摯紅	熊無康	熊渠	熊煬	熊勝	熊䵣
		釐公	厲公	煬公 湣公弟	湣公 丁公弟	丁公	宋公
	釐侯	頃侯	貞伯	靖伯	疌伯	嗣伯	孝伯
			釐公	幽公	慎公	孝公	相公
				武侯	厲侯	宮侯	蔡伯
			夷伯	孝伯	宮伯	仲君	太伯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妹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土)(詩云)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

也抱（普茅反）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爲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爲氾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爲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爲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爲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爲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爲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爲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爲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西京賦曰旗亭五里薛綜曰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焉）爲臣言豈不偉哉

史記十三

史記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鄭玄曰師摯太師之名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簒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

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也要刪焉

		庚申
周		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徐廣曰自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一百二十九年
魯	真公濞	十五年一云十四年
齊	武公壽	十年
晉	靖侯宜臼	十八年
秦	秦仲	四年
楚	熊勇	七年
宋	釐公	十八年
衛	釐侯	十四年
陳	幽公寧	十四年
蔡	武侯	二十三年
曹	夷伯	二十四年
鄭		
燕	惠侯	二十四年
吳		

			甲子				
二 厲王子居召公宮是爲宣公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晉釐侯司徒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八	九	十	楚熊嚴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蔡夷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曹幽伯彊元年	二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甲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宣王即位共和罷	宣王元年厲王子	二	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魯武公敖元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六	七	八	九	十	楚熊霜元年	二	三
二十七	二十八	宋惠公覵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二十三	陳釐公孝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曹戴伯鮮元年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燕釐侯莊元年	二

							甲申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齊厲公無忌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七	十八	晉獻侯籍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秦莊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楚熊徇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	魯懿公戲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九	齊文公赤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秦穆公弗生元年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衛武公和元年	二	三	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蔡釐侯所事元年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甲午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八	九	魯孝公稱元年伯御立為君稱為諸公子云伯御武公孫
八	九	十
四 娶齊女為夫人	五	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五	六	七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	三	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鄭桓公友元年始封周宣王母弟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	齊成公說元年	二
七 以伐條生太子仇	八	九	十 以千畝戰生仇弟成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五	六	七	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	三	四	五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甲辰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周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是爲孝公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師二子名反君子譏之後亂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楚雄鄂元年	二	三	四
	三十	三十一 宋惠公薨	宋戴公立元年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九	齊莊公贖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楚若敖元年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陳武公靈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曹惠公伯雉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頃侯元年	二	三

甲寅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周幽王元年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晉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晉殤叔元年	二	三	四 仇攻殺殤叔立爲文侯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甲子				
二 三川震	三 王取褒姒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晉文侯仇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秦襄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陳夷公說元年	二	三	陳平公燮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	十一 幽王爲犬戎所殺	平王元年東徙雒邑	二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	七 始列爲諸侯	八 初立西畤祠白帝	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六	七	八	九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五	三十六 以幽王故犬戎所殺	鄭武公元年	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甲戌		
三	四	五	六
魯惠公弗湟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	十一	十二 伐戎至岐而死	秦文公元年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宋武公司空元年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三	二十四	燕哀侯元年	二

七	八	九	十
五	六	七	八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	三	四	五
二十七	楚霄敖元年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蔡共侯興元年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七	八	九	十 取申侯女武姜
燕鄭侯元年	二	三	四

			甲申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六	七	八	九
四	五	六	楚蚡冒元年
六	七	八	九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衛莊公楊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	蔡戴侯元年	二	三
三十六	曹穆公元年	二	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生莊公寤生
五	六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十 作時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二	二十三	陳文公圉元年生桓公鮑厲公他他母蔡女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曹桓公終生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生太叔段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甲午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七	十八	十九 作陳寶祠	二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七	十八 生魯桓公母	宋宣公力元年	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	七	八	九
蔡宣侯指論元年	二	三	四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晉昭侯元年封季弟成師于曲沃曲沃大於國君子譏曰晉人亂自曲沃始矣	二	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四	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文公卒	陳桓公元年	二
五	六	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母欲立段公不聽鄭莊公寤生元年祭仲生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四	五	六	潘父殺昭侯納成師不克昭侯子立是爲孝侯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六	十七	武王立	二
六	七	八	九
十六	十七 愛妾生州吁州吁好兵	十八	十九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	三	四	五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甲辰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二	三	四	五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	四	五	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六十四	六十三	六十二	六十一
九 曲沃桓叔成師卒子代立爲莊伯	八	七	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十	九	八	七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四	三	二 弟州吁驕完黜之出奔	夫人無子桓公立衛桓公完元年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甲寅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四	三	二 同母夷仲生公孫毋知也	齊釐公祿父元年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	宋穆公和元年	十九 公卒命立弟和爲穆公	十八
八	七	六	五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二	燕穆侯元年	三十六	三十五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魯隱公息姑元年母聲子徐廣曰春秋隱元年歲在己未	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四	十五	十六曲沃莊伯殺孝侯晉人立孝侯子郤爲鄂侯	晉鄂侯郤元年曲沃彊於晉	二	三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段作亂奔	二十三公悔思母不見穿地相見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甲子			
五十一	桓王元年	二 使虢公伐晉之曲沃	三	四	五	六
三 二月日蝕	四	五 公觀魚于棠君子譏之	六 鄭人來渝平	七	八 易許田君子譏之	九 三月震電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	五	六 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爲哀侯	晉哀侯光元年	二 莊伯卒子稱立爲武公	三	四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秦寧公元年	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九 公屬孔父立殤公馮奔鄭	宋殤與夷元年	二 鄭伐我我伐鄭	三	四	五	六
十五	十六 州吁弒公自立	衛宣公元年晉共立之討州吁	二	三	四	五
二十五	二十六 衛石碏來告故執州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蔡桓侯封人元年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二十四 侵周取禾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始朝王王不禮	二十八	二十九 與魯璧易許田	三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大夫翬請殺桓公求爲相公不聽卽殺公	魯桓公允元年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
十八	十九	二十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七 諸侯敗我我師與衛人伐鄭	八	九
六	七	八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	三	四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以璧如魯易許田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	十一	十二
二 宋賂以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	三 翬迎女齊侯送女君子譏之	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八	晉小子元年	二
六	七	八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華督見孔父妻好悅之華督殺孔父及殺殤公宋公馮元年華督爲相	二	三
九	十	十一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五	六	七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宣侯元年	二	三

甲戌		
十三 伐鄭	十四	十五
五	六	七
二十四	二十五 山戎伐我	二十六
三	曲沃武公殺小子，因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元年	二
九	十	十一
三十四	三十五 侵隋，隋爲善政，得止	三十六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十八	弟他殺太子免代立，國亂，再赴。陳厲公他元年	二 生敬仲完
八	九	十
十五	五十一	五十二
三十七 伐周傷王	三十八 太子忽救齊，齊將妻之	三十九
四	五	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	四	五	六
十二	秦出公元年	二	三
三十七 伐隋弗拔，但盟罷兵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七	八	九	十 執蔡仲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太子伋弟壽爭死
三 周史卜完後世王齊	四	五	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曹莊公射姑元年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七	八	九	十

			甲申			一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莊王元年生子頹	二 有兒弟	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天王求車非禮	十六 公會晉謀伐鄭	十七	十八 公與夫人如齊齊侯通焉使彭生殺公於車上
三十一	三十二 母知釐公令秩服如太子	三十三	齊襄公諸兒元年貶毋知秩服毋知怨	二	三	四 殺魯桓公誅彭生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	五	六 三公殺出公立其兄武公	秦武公元年伐彭至華山	二	三	四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九	衛惠公朔元年	二	三 朔奔齊立黔牟	衛黔牟元年	二	三
七 公淫蔡蔡殺公	陳莊公林元年桓公子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蔡哀侯獻舞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鄭厲公突元年	二	三 諸侯伐我報宋故	四 蔡仲立忽公出居櫟	鄭昭公元年忽母鄧女蔡仲取之	二 渠彌殺昭公	鄭子亹元年齊殺子亹昭公弟
十一	十二	十三	燕桓公元年	二	三	四

四 周公欲殺王而立子克王誅周公克奔燕	五	六	七	八	九
魯莊公同元年	二	三	四	五 與齊伐衛納惠公	六
五	六	七	八 伐紀去其都邑	九	十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王伐隋告夫人心動王卒軍中	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	二 伐申過鄧鄧人日楚可取鄧侯不許
十八	十九	宋湣公捷元年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七	陳宣公杵臼元年杵臼莊公弟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鄭子嬰元年子亹之弟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七	燕莊公元年	二	三

甲午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釐王元年
七 星隕如雨與雨偕	八 子糾來奔與管仲俱避毋知亂	九 魯欲與糾入後小白齊距魯使魯生致管仲	十 齊伐我為糾故	十一 臧文仲弔宋水	十二	十三 曹沫劫桓公反所亡地
十一	十二 毋知弑君自立	齊桓公小白元年春齊殺毋知	二	三	四	五 與魯人會柯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	四	五 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惡之楚	六 伐蔡獲哀侯以歸	七	八	九
五	六	七	八	九 宋大水公自罪魯使臧文仲來弔	十 萬殺君仇牧有義	宋桓公御説元年莊公子
十 齊立惠公黔牟奔周衛惠公朔復入十四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楚虜我侯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六	七 始霸會諸侯於鄄	八
二十七	二十八 曲沃武公滅晉侯湣以寶獻周周命武公為晉君并其地晉武公稱并晉已立二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葬雍初以人從死
十	十一	十二 伐鄧滅之
二	三	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四	鄭厲公元年厲公亡後七歲復入	二 諸侯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辰			
五	惠王元年取陳后	二 燕衛伐王王奔溫立子頹	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九 武公卒子詭諸立為獻公	晉獻公詭諸元年	二	三
秦德公元年武公弟	二 初作伏祠磔狗邑四門	秦宣公元年	二
十三	堵敖囏元年徐廣曰一作動	二	三
五	六	七 取衛女文公弟	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蔡穆侯肸元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三	四	五	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伐王王奔溫立子頹	十七 鄭執我仲父

四 誅頹入惠王	五	六	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公如齊觀社	二十四
十三	十四 陳完自陳來奔田常始此也	十五	十六
四	五 伐驪戎得姬	六	七
三	四 作密時	五	六
四	五 弟惲殺堵敖自立	楚成王惲元年	二
九	十	十一	十一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二十	二十一 厲公子完奔齊	二十二	二十三
二	三	四	五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曹釐公元年
七 救周亂入王	厲文公捷元年	二	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一		甲寅	
八	九	十 賜齊侯命	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八 盡殺故晉侯羣公子	九 始成絳都之	十	十一
七	八	九	十
三	四	五	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十一	衛懿公赤元年	二	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伐山戎爲燕也
十二 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驪姬故	十三	十四
十一	十二	秦成公元年
七	八	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	五	六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	十一	十二
六	七	八
八	九	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十二 莊公弟叔牙鴆死子般立季友奔陳立湣公	魯湣公開元年	二 慶父殺湣公季友自陳立申爲釐公殺慶父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五	十六 伐魏取霍始封趙夙耿畢萬魏始此	十七 申生將軍君子知其廢
二	三	四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七	八 翟伐我公好鶴士不戰滅我國	國怨惠公亂滅其後更立黔牟弟衛戴公元年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九	曹昭公元年	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甲子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魯釐公申元年哀姜喪自齊至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七 殺女弟魯莊公夫人淫故	二十八 為衛築楚丘救戎伐狄	二十九 與蔡姬共舟蕩公公怒歸蔡姬	三十 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責包茅貢	三十一	三十二 率諸侯伐鄭
十八	十九 荀息以幣假道于虞以伐虢滅下陽	二十	二十一 申生以驪姬讒自殺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十二 滅虞虢重耳奔狄	二十三 夷吾奔梁
秦穆公任好元年	二	三	四 迎婦於晉	五	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齊伐我至陘使屈完盟	十七	十八 伐許許公肉袒謝楚從之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衛文公燬元年戴公弟也	二 齊桓公率諸侯為我城楚丘	三	四	五	六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以女故齊伐我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二	三十三	燕襄公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四	二十五 襄王立畏大叔徐廣曰皇甫謐云二十四年惠王崩	襄王元年諸侯立王	二	三 戎伐我太叔帶召之欲誅叔帶奔齊	四
七	八	九 齊率戎伐晉亂至高梁還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	三十六 使隰朋立晉惠公	三十七	三十八 使管仲平戎于周欲以上卿禮讓受下卿
二十四	二十五 伐翟以重耳故	二十六 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晉惠公夷吾元年誅里克倍秦約	二	三
七	八	九 夷吾使郤芮賂求入夷吾	十 丕鄭子豹亡來	十一 救王伐戎戎去	十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伐黃	二十四
二十九	三十 公疾太子茲父讓兄目夷賢公不聽	三十一 公薨未葬齊蔡會葵丘	宋襄公茲父元年目夷相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九	曹共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有妾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	二十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甲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月日有蝕之不書史官失之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九 使仲孫請王言叔帶王怒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王以戎寇告齊齊徵諸侯戍周	四十三	孝公昭元年	二
四 飢請粟秦與我	五 秦飢請粟晉倍之	六 秦虜惠公復立之	七 重耳聞管仲死去翟之齊	八	九	十
十三 丕豹欲無與公不聽輸晉粟起雍至絳	十四	十五 以盜食善馬士得破晉	十六 為河東置官司	十七	十八	十九 滅梁梁好城不居民罷相驚故亡
二十五	二十六 滅六英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四	五	六	七 隕五石六鷁退飛過我都	八	九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陳穆公款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蔡莊公甲午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甲申			
十二	十三	十四 叔帶復歸於周	十五	十六 王奔氾氾鄭地也	十七 晉納王	十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五 歸王弟帶	六 伐宋以其不同盟	七	八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太子圉質秦亡歸	十四 圉立爲懷公	晉文公元年誅子圉魏武爲魏大夫趙衰爲原大夫咎犯曰求霸莫如內王	二	三 宋服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迎重耳於楚厚禮之妻之女重耳願歸	二十四 以兵送重耳晉	二十五 欲內王軍河上	二十六
三十二	三十三 執宋襄公復歸之	三十四	三十五 重耳過厚禮之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一	十二 召楚盟	十三 泓之戰楚敗公	十四 公疾死泓戰	宋成公王臣元年	二	三 倍楚親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重耳從齊過無禮	二十四	二十五	衛成公鄭元年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重耳過無禮僖負羈私善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重耳過無禮叔詹諫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九	二十 王狩河陽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公如踐土會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 孝公薨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立潘	齊昭公潘元年會晉敗楚朝周王	二	三	四	五	
四 救宋報曹衛恥	五 侵曹伐衛取五鹿執曹伯諸侯敗楚而朝河陽周命賜公土地	六	七 德周歸衛成公與秦圍鄭	八	九 文公薨	
二十七	二十八 會晉伐楚朝周	二十九	三十 圍鄭有奇言卽去	三十一	三十二 將襲鄭蹇叔曰不可	
三十九 使子玉伐宋	四十 晉敗子玉于城濮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 楚伐我我告急于晉	五 晉救我楚兵去	六	七	八	九	
二	三 晉伐我取五鹿公出奔立公子瑕會晉朝復歸晉	四 晉以衛與宋	五 周入成公復衛	六	七	
十五	十六 會晉伐楚朝周王	陳共公朔元年	二	三	四	
十三	十四 晉伐我執公復歸之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	二十一 晉伐我執公復歸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秦晉圍我以晉故	四十四	四十五 文公薨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甲午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三 僖公薨	魯文公興元年	二	三 公如晉	四	五
六 狄侵我	七 伐衛衛伐我	八	九	十	十一
晉襄公驩元年破秦於崤	二	三 秦報我崤敗于汪	四 秦伐我取王官我不出	五 伐秦圍邧新城	六 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三十三 襲鄭晉敗我崤	三十四 敗崤亡將歸公復其官	三十五 伐晉報崤敗我于汪	三十六 以孟盟等伐晉晉不敢出	三十七 晉伐我圍邧新城	三十八
四十五	四十六 王欲殺太子立職太子恐與傳潘崇殺王王欲食熊蹯死不聽自立為王	楚穆王商臣元年以其大子宅賜崇為相	二 晉伐我	三 滅江	四 滅六蓼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八	七 晉伐我我伐晉	十	十一	十二 公如晉	十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鄭穆公蘭元年秦襲我弦高詐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襄王崩
六	七	八 王使衛來求金以葬非禮
十二	十三	十四
七 公卒趙盾爲太子少欲更立君恐誅遂立太子爲靈公	晉靈公夷皋元年趙盾專政	二 秦伐我取武成報令狐之戰
三十九 繆公薨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	秦康公罃元年	二
五	六	七
十六	十七 公孫固殺成公	宋昭公杵臼元年襄公之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七	八	九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甲辰		
頃王元年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敗長狄于鹹而歸得長狄	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率諸侯救鄭	四 伐秦拔少梁秦取我北徵	五	六 秦取我羈馬與秦戰河曲秦師遁
三	四 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徵	五	六 伐晉取羈馬怒與我大戰河曲
八 伐陳以其服晉	九	十	十一
二	三	四 敗長翟長丘	五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五	曹文公壽元年	二	三
十 楚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十	燕桓公元年	二	三

					一
五頃王崩	六公卿爭政故不赴	匡王元年	二	三	四
十三	十四彗星入北斗周史曰十年齊君晉君死	十五六月辛丑日蝕齊伐我	十六	十七齊伐我	十八襄仲殺嫡立庶子為宣公
十九	二十昭公卒弟商人殺太子自立是為懿公	齊懿公商人元年	二不得民心	三伐魯	四公刖邴歜父而奪閻職妻二人共殺公立悼公子惠公
七得隨會	八趙盾以車八百乘納捷菑平王室	九我入蔡	十	十一率諸侯平宋	十二
七晉詐得隨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	楚莊王侶元年	二	三滅庸	四	五
六	七	八	九襄夫人使衛伯殺昭公弟鮑立	宋文公鮑元年昭公弟晉率諸侯平我	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八	陳靈公平國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晉伐我莊侯薨	蔡文公申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齊入我郛	七	八	九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甲寅			
五	六 匡王崩	定王元年	二	三
魯宣公倭元年魯立宣公不正公室卑	二	三	四	五
齊惠公元年取魯濟西之田	二 王子成父敗長翟	三	四	五
十三 趙盾救陳宋伐鄭	十四 趙穿殺靈公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臋于周立之趙氏賜公族	晉成公黑臋元年伐鄭	二	三 中行桓子荀林父救鄭伐陳
秦共公和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伐宋陳以倍我服晉地	七	八 伐陸渾至雒問鼎輕重	九 若敖氏為亂滅之伐鄭	十
三 楚鄭伐我以我倍楚故也	四 華元以羊羹陷於鄭	五 贖華元歸圍曹	六	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伐我
六	七	八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十二 宋圍我	十三	十四
二十 與楚侵陳遂侵宋晉趙盾伐我以倍晉故	二十一 與宋師戰獲華元	二十二 華元亡歸	鄭靈公夷元年公子歸生以黿故殺靈公	鄭襄公堅元年靈公庶弟楚伐晉來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七月日蝕	九	十 四月日蝕	十一
六	七	八	九	十 公卒崔杼有寵高國奔衛	齊景公無野元年
四 與衛侵陳	五	六 與魯伐秦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七 使桓子伐楚以諸侯師伐陳救鄭成公殺	景公據元年與宋伐鄭	二
秦桓公元年	二	三 晉伐我獲諜	四	五	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伐陳滅舒蓼	十四 伐鄭晉郤缺救鄭敗我	十五	十六 率諸侯誅陳夏徵舒立陳靈公子午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十三 與晉侵陳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衛穆公遬元年齊高國來奔	二
十一 晉衛侵我	十二	十三 楚伐我滅舒蓼	十四	十五 夏徵舒以其母辱殺靈公	陳成公午元年靈公太子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	三	四	五 楚伐我晉來救敗楚師	六 晉宋楚伐我	七
十五	十六	燕宣公元年	二	三	四

甲子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初稅畝	十六	十七 日蝕	十八 宣公薨	魯成公黑肱元年春齊取我隆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晉使郤克來齊婦人笑之克怒歸去	八 晉伐敗我	九
三 救鄭為楚所敗河上	四	五 伐鄭	六 救宋執解揚有使節秦伐我	七 隨會滅赤翟	八 使郤克使齊婦人笑之克怒歸	九 伐齊質子彊兵罷	十
七	八	九	十 伐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七 圍鄭鄭伯肉袒謝釋之	十八	十九 圍宋為殺使者	二十 圍宋五月華元告子反以誠楚罷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莊王薨	楚共王審元年
十四 伐陳	十五	十六 殺楚使者楚圍我	十七 華元告楚去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文侯薨	蔡景侯固元年	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文公薨	曹宣公盧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八	九	十 晉伐我	十一 佐楚伐宋執解揚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 楚圍我我卑辭以解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甲戌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定王薨	周簡王元年	二
二與晉伐齊齊歸我汶陽竊與楚盟	三會晉宋衛曹伐楚鄭	四公如晉晉不敬公欲倍晉合於楚	五	六	七
十晉郤克敗公於鞌虜逢丑父	十一頃公如晉欲王晉晉不敢受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與曹敗齊	十二始置六卿率諸侯伐鄭	十三魯公來不敬	十四梁山崩伯宗隱其人而用其言	十五使欒書救鄭遂侵蔡	十六以巫臣始通於吳而謀楚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秋申公巫臣竊徵舒母奔晉以為邢大夫冬伐衛魯救齊	三	四子反救鄭	五伐鄭倍我故也鄭悼公來訟	六	七伐鄭
二十二	宋共公瑕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一穆公薨與諸侯敗齊反侵地楚伐我	衛定公臧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四伐鄭	五	六	七晉侵我	八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六	十七晉率諸侯伐我	十八晉欒書取我范襄公薨	鄭悼公費元年公如楚訟	二悼公薨楚伐我晉使欒書來救	鄭成公睔元年悼公弟也楚伐我
十三	十四	十五	燕昭公元年	二	三
				吳壽夢元年	二巫臣來謀伐楚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公如晉送葬諱之	十一
十六	十七頃公薨	齊靈公環元年	二
十七復趙武田邑侵蔡	十八執鄭成公伐鄭秦伐我	十九	晉厲公壽曼元年
二十一	二十二伐晉	二十三	二十四與晉侯夾河盟歸倍盟
八	九救鄭冬與晉成	十	十一
六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九晉侯伐我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	三	四晉率諸侯伐我	五
四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六

		甲申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會晉伐秦	十四	十五始與吳通會鍾離
三	四伐秦	五	六
二	三伐秦至涇敗之獲其將成差	四	五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好直諫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秦景公元年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許畏鄭請徙葉
十	十一晉率我伐秦	十二	十三宋華元奔晉復還
十	十一	十二定公薨	衛獻公衎元年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晉率我伐秦	曹成公負芻元年	二晉執我公以歸
六	七伐秦	八	九
八	九	十	十一
七	八	九	十與魯會鍾離

十四 簡王崩	周靈王元年生有髭	二
魯襄公午元年圍宋彭城	二 會晉城虎牢	三
十 我不救鄭晉伐我使太子光質於晉	十一	十二 伐吳
晉悼公元年圍宋彭城	二 率諸侯伐鄭城虎牢	三 魏絳辱楊干
五	六	七
十九 侵宋救鄭	二十	二十一 使子重伐吳至衡山使何忌侵陳
四 楚侵我取犬丘晉誅魚石歸我彭城	五	六
五 圍宋彭城	六	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倍楚盟楚侵我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七	八
十三 晉伐取我兵次洧上楚來救	十四 成公薨晉率諸侯伐我	鄭釐公惲元年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楚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六 宣伯告晉欲殺季文子文子得以義脫	十七	十八 成公薨
七	八	九
六 敗楚鄢陵	七	八 欒書中行偃殺厲公立襄公孫為悼公
二	三	四
十六 救鄭不利子反醉軍敗殺子反歸	十七	十八 為魚石伐宋彭城
宋平公成元年	二	三 楚伐彭城封魚石
二	三	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	四	五
十 倍晉盟楚晉伐我楚來救	十一	十二 與楚伐我
十二	十三 昭公薨	燕武公元年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王叔奔晉
四公如晉	五季文子卒	六	七	八公如晉	九與晉伐鄭會河上問公年十一可冠於衞	十楚鄭侵我西鄙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與晉伐鄭	十九令太子光高厚會諸侯鍾離
四魏絳說和戎狄狄朝晉	五	六	七	八	九率齊魯宋衞曹伐鄭秦伐我	十率諸侯伐鄭荀罃伐秦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伐晉楚為我援	十四晉伐我
二十二伐陳	二十三伐陳	二十四	二十五圍陳	二十六伐鄭	二十七伐鄭師于武城為秦	二十八使子囊救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晉率我伐鄭	十三鄭伐我衞來救
八	九	十	十一楚圍我為公亡歸	十二	十三晉率我伐鄭師曹鞭公幸妾	十四救宋
三十楚伐我成公薨陳哀公弱元年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鄭侵我	二十八晉率我伐鄭	二十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	三	四	五子駟使賊夜殺釐公詐以病卒赴諸侯	鄭簡公喜元年釐公子	二誅子駟晉率諸侯伐我與鄭楚怒伐我	三晉率諸侯伐我楚來救子孔作亂子產救之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甲辰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 三桓分為三軍各將軍	十二 公如晉	十三	十四 日蝕	十五 日蝕齊伐我	十六 齊伐我地震齊復伐我北鄙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衛獻公來奔	二十四 伐魯	二十五 伐魯
十一 率諸侯伐鄭秦敗我櫟吾用魏絳九合諸侯	十二	十三	十四 率諸侯大夫伐秦敗棫林	十五 悼公薨	晉平公彪元年伐敗楚子湛坂
十五 我使庶長鮑伐晉救鄭敗之櫟	十六	十七	十八 晉諸侯大夫伐我敗棫林	十九	二十
二十九 鄭晉伐我	三十	三十一 吳伐我敗之共王薨	楚康王招元年共王太子出奔吳	二	三 晉伐我敗湛坂
十四 楚伐我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五 救鄭敗晉師櫟	十六	十七	十八 孫文子攻公公奔齊立定公弟狄	衛殤公狄元年定公弟	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四 與楚伐宋晉率諸侯伐我秦來救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四	二十五 壽夢卒	吳諸樊元年楚敗我	二 季子讓位楚伐我	三	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七 齊伐我北鄙	十八 與晉伐齊	十九
二十六 伐魯	二十七 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	二十八 廢光立子牙為太子光與崔杼殺牙日立晉衛伐我
二	三 率齊宋衛鄭圍齊大破之	四 與衛伐齊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四	五 伐鄭	六
二十 伐陳	二十一 晉率我伐齊	二十二
三 伐曹	四	五 晉率我伐齊
十三 宋伐我	十四	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二 伐衛	二十三 成公薨	曹武公勝元年
十	十一 晉率我圍齊楚伐我	十三 子產為卿
十八	十九 武公薨	燕文公元年
五	六	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 日蝕	二十一 公如晉日再蝕	二十二 孔子生	二十三
齊莊公元年	二	三 晉欒逞來奔晏嬰曰不如歸之	四 欲遣欒逞入曲沃伐晉取朝歌
五	六 魯襄公來殺羊舌虎	七 欒逞奔齊	八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六	七	八	九 齊伐我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二	三	四	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八	九	十	十一

		甲寅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四 侵齊日再蝕	二十五 齊伐我北鄙出報孝伯之師	二十六	二十七 日蝕	二十八 公如楚葬康王
五 畏晉通楚晏子謀	六 晉伐我報朝歌崔杼以莊公通其妻殺之立其弟爲景公	齊景公杵臼元年如晉請歸衛獻公	二 慶封欲專誅崔氏杼自殺	三 冬鮑高欒氏謀慶封發兵攻慶封慶封奔吳
九	十 伐齊至高唐報太行之役	十一 誅衛殤公復入獻公	十二	十三
二十八	二十九 公如晉盟不結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一 與齊通率陳蔡伐鄭救齊	十二 吳伐我以報舟之役射殺吳王	十三 率陳蔡伐鄭	十四	十五 康王薨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十	十一	十二	衛獻公衎後元年	二
二十 楚率我伐鄭	二十一 鄭伐我	二十二 楚率我伐鄭	二十三	二十四
四十三 楚率我伐鄭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七 子產曰范宣子爲政我請伐陳	十八 伐陳入陳	十九 楚率陳蔡伐我	二十	二十一
六	燕懿公元年	二	三	四 懿公薨
十二	十三 諸樊伐楚迫巢門傷射以薨	吳餘祭元年	二	三 齊慶封來奔

周景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九 吳季子來觀周樂盡知樂所爲	三十	三十一 襄公薨昭公年十九有童心	晉昭公稠元年	二 公如晉至河晉謝還之	三
四 吳季札來使與晏嬰歡	五	六	七	八 齊田無宇來送女	九 晏嬰使晉見叔向曰齊政歸田氏叔向曰晉公室卑
十四 吳季札來曰晉政卒歸韓魏趙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后子來奔	十八 齊田無宇來送女	十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秦后子奔晉車千乘	三十七	三十八
楚熊郟敖元年	二	三 王季父圍爲令尹	四 令尹圍殺郟敖自立靈王	楚靈王圍元年共上子肘玉	二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	衛襄公惡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一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四十八	四十九 爲太子娶楚女公通焉太子殺公自立	蔡靈侯班元年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二 吳季札謂子產曰政將歸子子以禮幸脫於戹矣	二十三 諸公子爭寵相殺子産子成止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夏如晉冬如楚
燕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	二	三	四	五	六 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
四 守門閽殺餘祭季札使諸侯	五	六	七	八	九

	甲子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 稱病不會楚	五	六	七 季武子卒日蝕	八 公如楚楚召之賀章華臺	九	十 四月日蝕
十	十一	十二 公如晉請伐燕入其君	十三 入燕君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	二十一 秦后子歸秦	二十二 齊景公來請伐燕入其君	二十三 入燕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春有星出婺女十月公薨
三十九	四十 公卒后子自晉歸	秦襄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 夏合諸侯宋地盟伐吳朱方誅慶封冬報我取五城	四 率諸侯伐吳	五 伐吳次乾谿	六 執芈尹亡人入章華	七 就章華臺內亡人實之滅陳	八 弟棄疾將兵定陳	九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平公薨
六 稱病不會楚	七	八	九 夫人姜氏無子	衛靈公元年	二	三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弟招作亂襄公自殺	陳惠公吳元年哀公孫也楚來定我	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七 稱病不會楚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八 子產曰三國不會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七	八	九	燕悼公元年惠公歸至卒	二	三	四
十 楚誅慶封	十一 楚率諸侯伐我	十二 楚伐我乾谿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甲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后太子卒
十一	十二 朝晉至河晉謝之歸	十三	十四	十五 日蝕
十七	十八 公如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晉昭公夷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醉殺蔡侯使棄疾圍之棄疾居之為蔡侯	十一 王伐舒以恐吳次乾谿民罷於役怨王	十二 棄疾作亂自立靈王自殺復陳蔡	楚平王居元年共王子抱玉	二 王為太子取秦女好自取之
元公佐元年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公如晉朝嗣君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楚平王復立陳惠公	六	七
十二 靈侯如楚楚殺之使棄疾居之為蔡侯	蔡侯廬元年景侯子	二 楚平王復我立景侯子廬徐廣曰一本景侯子虛	三	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曹平公須元年
三十五	三十六 公如晉	鄭定公寧元年	二	三
五	六	七	燕共公元年	二
十七	吳餘昧元年	二	三	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六 公如晉晉留之葬公恥之	十七 正月朔日蝕彗星見辰	十八	十九 地震	二十 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	二十一 公如晉至河晉謝之歸日蝕	二十二 日蝕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獵魯界因入魯	二十七	二十八
六 公卒六卿彊公室卑矣	晉頃公棄疾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周室亂公平亂立敬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	四 與吳戰	五	六	七 誅伍奢尚太子建奔宋伍胥奔吳	八 蔡侯來奔	九
六	七	八 火	九	十 公毋信詐殺公子楚太子建來奔見亂之鄭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八	九	十 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平公薨靈公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	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	二
二	三	四 平公薨	曹悼公午元年	二	三	四
四 火欲讓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五	六 火	七	八	九	十
三	四	五 共公薨	燕平公元年	二	三	四
吳僚元年	二 與楚戰	三	四	五 伍員來奔	六	七

		甲申				
周敬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三 地震	二十四 鸜鵒來巢	二十五 公欲誅季氏三桓氏攻公公出居鄆	二十六 齊取我鄆以處公	二十七	二十八 公如晉求入晉弗聽處之乾侯	二十九 公自乾侯如惲齊侯曰主君公恥之復之乾侯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彗星見晏子曰田氏有德於齊可畏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七	八	九	十 知櫟趙鞅內王於王城	十一	十二 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	十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 吳伐敗我	十一 吳卑梁人爭桑伐取我鍾離	十二	十三 欲立子西子西不肯秦女子立為昭王	楚昭王珍元年誅無忌以說眾	二	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宋景公頭曼元年	二	三	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五 吳敗我兵取胡沈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	蔡昭侯申元年悼侯弟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九	曹襄公元年廣徐曰一作聲	二
十一 楚建作亂殺之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鄭獻公蠆元年
五	六 公如晉請內王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八 公子光敗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公子光使專諸殺僚自立	吳闔閭元年	二

八	九	十 晉使諸侯為我築城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與晉率諸侯侵楚	十五
三十	三十一 日蝕	三十二 公卒乾侯	魯定公宋元年昭公喪自乾侯至	二	三	四	五 陽虎執季桓子與盟釋之日蝕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十四 頃公薨	晉定公午元年	二 率諸侯為周築城	三	四	五	六 周與我率諸侯侵我	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楚包胥請救	三十二
四 吳三公子來奔封以扞吳	五 吳伐我六潛	六	七 囊瓦伐吳敗我豫章蔡侯來朝	八	九 蔡昭侯留三歲得裘故歸	十 吳蔡伐我入郢昭王亡伍子胥鞭平王墓	十一 秦救至吳去昭王復入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與蔡爭長	三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陳懷公柳元年
七	八	九	十 朝楚以裘故留	十一	十二 與子常裘得歸如晉請伐楚	十三 與衛爭長衛侵我吳與我伐楚郢	十四
三	四	五 平公弟通曹襄公自立	曹隱公元年	二	三	四	曹靖公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 三公子奔楚	四 伐楚六潛	五	六 楚伐我迎擊敗之取楚之居巢	七	八	九 與蔡伐楚入郢	十

十六 王子朝之徒作亂故王奔晉	十七 劉子迎王晉入王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六	七 齊伐我	八 陽虎欲伐三桓三桓攻陽虎虎奔陽關	九 代陽虎虎奔齊	十 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齊歸我地	十一
四十四	四十五 侵衛伐魯	四十六 魯伐我我伐魯	四十七 囚陽虎虎奔晉	四十八	四十九
八	九 入周敬王	十 伐衛	十一 陽虎來奔	十二	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襄公薨	秦惠公元年彗星見	二 生躁公懷公簡公
十二 吳伐我番楚恐徙都	十三	十四 子西為民泣民亦泣蔡昭侯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陽虎來奔	十七	十八
三十一	三十二 齊侵我	三十三 晉魯侵伐我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二	三	四 公如吳吳畱之因死吳	陳湣公越元年	二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	三	四 靖公薨	曹伯陽元年	二	三 國人有夢衆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
十 魯侵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獻公薨	鄭聲公勝元年鄭益弱	二
燕簡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一 伐楚取番	十二	十三 陳懷公來畱之死於吳	十四	十五	十六

	甲辰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二 齊來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十三	十四	十五 定公薨日蝕	魯哀公將元年	二	三 地震
五十 遺魯女樂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伐晉	五十五 輸范中行氏粟	五十六
十四	十五 趙鞅伐范中行	十六	十七	十八 趙鞅圍范中行朝歌齊伐我	十九 趙鞅圍范中行鄭來救敗我	二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滅胡以吳敗我倍之	二十二 率諸侯圍蔡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鄭伐我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孔子過宋桓魋惡之
三十七 伐魯	三十八 孔子來祿之如魯	三十九 太子蒯聵出奔	四十	四十一 伐晉	四十二 靈公薨蒯聵子輒立晉納太子蒯聵于戚	衛公出元年
四	五	六 孔子來	七	八 吳伐我	九	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楚伐我以吳怨故	二十六 畏楚私召吳人乞遷于州來州來近吳	二十七
四	五	六 公孫强好射獻鴈君使為司城夢者	七	八	九	十 宋伐我
三	四	五 子產卒	六	七	八 敗范中行氏與趙鞅戰於鐵敗我師	九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燕獻公元年
十七	十八	十九 伐越敗我傷闔閭指以死	吳王夫差元年	二 伐越	三	四

				甲寅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四	五	六	七 公會吳王于繒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謝之	八 吳為邾伐我至城下盟而去齊取我三邑	九
五十七 乞救范氏	五十八 景公薨立嬖姬子為太子	齊晏孺子元年田乞詐立陽生殺孺子	齊悼公陽生元年	二 伐魯取三邑	三
二十一 趙鞅拔邯鄲柏人有之	二十二 趙鞅敗范中行中行奔齊伐衛	二十三	二十四 侵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 惠公薨	秦悼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救陳王死城父	楚惠王章元年	二 子西召建子勝於吳為白公	三 伐陳陳與吳故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伐魯	二十九 侵鄭衛魯	三十 曹倍我我滅之	三十一 鄭圍我敗之于雍丘
二	三 晉伐我救范氏故	四	五 晉侵我	六	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吳伐我楚來救	十四	十五	十六 倍楚與吳成
二十八 大夫共誅昭侯	蔡成侯朔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伐我	十四 宋圍我鄭救我	十五 鄭滅曹虜伯陽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圍宋敗我師雍丘伐我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伐陳	八 魯會我繒	九 伐魯	十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十 與吳伐齊	十一 齊伐我冉有言故迎孔子孔子歸	十二 與吳會橐皋用田賦	十三 與吳會黃池	十四 西守獲麟衛出公來奔	十五 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爲介齊歸我侵地
四 吳魯伐我齊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爲簡公	齊簡公元年魯與吳敗我	二	三	四 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爲平公常相之專國權	齊平公驁元年景公子也齊自是稱田氏
二十七 使趙鞅伐齊	三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與吳會黃池爭長	三十一	三十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四 伐鄭	五	六 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	七 伐陳	八	九
二十二 伐鄭	三十三	二十四	三十五 鄭敗我師	三十六	三十七 熒惑守心子韋曰善
八 孔子自陳來	九 孔子歸魯	十 公如魯與吳會橐皋	十一	十二 父蒯聵入輒出亡	衛莊公蒯聵元年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宋伐我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八	九	十	十一 敗宋師	十二	十三
十一 與魯伐齊救陳誅伍員	十二 與魯敗齊	十三 與魯會橐皋	十四 與晉會黃池	十五	十六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敬王崩徐廣曰歲在甲子
十六 孔子卒	十七	十八 二十七卒
二	三	四 三十五卒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二十七卒
十二	十三	十四 卒子厲公立
十 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	十一	十二 五十七卒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六十四卒
二	三 莊公辱州人戎州人與趙簡子攻莊公出奔	衛君起元年石專逐起出輒復入
二十三 楚滅陳殺湣公	二十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九卒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八卒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八卒
十七	十八 敗楚	十九 二十二卒

史記十四

史記十五

六國表第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内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

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湯起于亳（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周	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皇甫謐曰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	二	三	四
秦		二 蜀人來賂	三	四
魏獻子	衛出公輒後元年	晉定公卒	晉出公錯元年	
韓宣子				
趙簡子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楚	十三年 楚惠王章吳伐我（徐廣曰亦魯哀公十九年）	十四 越圍吳吳怨	十五	十六 越滅吳
燕	十七年 燕獻公	十八	十九	二十
齊	五年 齊平公驁	六	七 越人始來	八

五	六	七	八	定王元年 徐廣曰癸酉左傳盡此皇甫謐曰貞定王元年癸亥十年壬申崩	二	三	四
五 楚人來賂	六 義渠來賂繇諸乞援音義曰一作爰	七 彗星見	八	九	十 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音義拔一作捕	十一	十二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衛莊公飲大夫不解履公怒即攻公公奔宋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十七 蔡景侯卒	十八 蔡聲侯元年	十九 王子英奔秦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魯哀公卒	二十三	二十四 魯悼公元年三桓勝魯如小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九 晉知伯瑤來伐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三	十四 晉人楚人來賂	十五	十六 塹阿旁伐大荔補能戲城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公將師與綿諸戰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晉哀公忌元年	衛悼公黔元年		魏桓子敗知伯于晉陽
知伯伐鄭駟桓子如齊求救	鄭聲公卒	鄭哀公元年									韓康子敗知伯晉陽
五十四 知伯謂簡子欲廢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襄子元年未除服登夏屋誘代王以金斗殺代王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	二	三	四 與知伯分范中行地	五 襄子敗知伯晉陽與魏韓三分其地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蔡聲侯卒	三十三 蔡元侯元年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燕孝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七 救鄭晉師去中行文子謂田常乃令知以亡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齊宣公就匝元年本作積	二	三

十七	二十五 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六	三十七	十三	四
十八	二十六 左庶長城南鄭			七	三十八		五 宋景公卒 徐廣曰案左傳景公死至此九十九年
十九	二十七	衛敬公元年		八	三十九 蔡侯齊元年		六 宋昭公元年
二十	二十八 越人來迎女			九	四十	燕成公元年	七
二十一	二十九 晉大夫知寬率其邑人來奔			十	四十一	二	八
二十二	三十			十一	四十二 楚滅蔡	三	九
二十三	三十一			十二	四十三	四	十
二十四	三十二			十三	四十四 滅杞杞夏之後	五	十一
二十五	三十三 伐義渠虜其王			十四	四十五	六	十二
二十六	三十四 日蝕晝晦星見			十五	四十六	七	十三
二十七	秦躁公元年			十六	四十七	八	十四
二十八	二 南鄭友			十七	四十八	九	十五
考王元年	三			十八	四十九	十	十六

徐廣曰辛丑							
二	四			十九	五十	十一	十七
三	五			二十	五十一	十二	十八
四	六	晉幽公柳元年服韓魏		二十一	五十二	十三	十九
五	七			二十二	五十三	十四	二十
六	八 六月雨雪日月蝕			二十三	五十四	十五	二十一
七	九			二十四	五十五	十六	二十二
八	十			二十五	五十六	燕湣公元年	二十三
九	十一			二十六	五十七	二	二十四
十	十二	衛昭公元年		二十七	楚簡王仲元年滅莒	三	二十五
十一	十三 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二十八	二	四	二十六
十二	十四			二十九	三 魯悼公卒	五	二十七
十三	秦懷公元年生靈公			三十	四 魯元公元年	六	二十八
十四	二			三十一	五	七	二十九
十五	三			三十二	六	八	三十
威烈王元年 徐廣曰丙辰	四 庶長鼂殺懷公太子蚤死大臣立太子之子爲靈公	衛悼公亹元年		三十三 襄子卒	七	九	三十一
二	秦靈公元年生獻公	魏文侯斯元年	韓武子元年	趙桓子元年	八	十	三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作上下時	四	五	六	七 與魏戰少梁
二	三	四	五 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	六 晉烈公元年魏城少梁	七
二 鄭幽公元年韓殺之	三 鄭立幽公子爲繻公元年	四	五	六	七
趙獻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八 城塹河瀨初以君主妻河	九	十 補龎城城籍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爲簡公	秦簡公元年	二 與晉戰敗
八 復城少梁	九	十	十一 衛慎公元年	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七	八	九	十 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之孫西周桓公之子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伐晉敗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鄭下	三	四	五 日蝕	六 初令吏帶劒	七 塹洛城重泉初租禾
	十三 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人	十四	十五	十六 伐秦築臨晉九里	十七 擊宋中山 伐秦至鄭還築洛陽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韓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十二	十三 城平邑	十四	十五	趙烈侯籍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簡王卒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城圍陽狐	四十四 伐魯莒及安陽	四十五 伐魯取都 徐廣曰世家云取一城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取魯郕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鼎震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徐廣曰云擊宋中山置合陽世家云攻秦至鄭而還築合陽洛陽	十八 文侯受經子夏過段干木之閭常式	十九	二十 卜相李克翟璜爭	二十一	二十二 初爲侯
	二 鄭敗韓于負黍	三	四	五	六 初爲侯
	二	三	四	五	六 初爲侯
	楚聲王當元年魯穆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魏韓趙始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四十九 與鄭會于西城伐衛取母	五十	五十一 田會以廩丘反	齊康公貸元年	二 宋悼公元

	二十四	安王元年 徐廣曰庚辰	二	三 王子定奔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三	十四 伐魏至陽狐	十五	秦惠公元年	二	三 日蝕	四	五 伐緜	六	七
	二十三	二十四 秦伐我至陽狐	二十五 太子罃生	二十六 虢山崩壅河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伐鄭城酸棗
	七	八	九 鄭圍陽翟	韓烈侯元年	二 鄭殺其相駟子陽	三 鄭人殺君 三月盜殺韓相俠累 徐廣曰一作法其	四 鄭伯子陽之徒殺其君繻公	五 鄭康公元年	六 救魯鄭負黍反	七
	七 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徐越侍以仁義乃止	八	九	趙武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列爲諸侯	六 盜殺聲王	楚悼王類元年	二 三晉來伐我至桑丘	三 歸榆關于鄭	四 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	五	六	七	八	九
	燕釐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宋休公元年	十一 伐魯取最	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八	九 伐韓宜陽取六邑	十 與晉戰武城縣陝	十一 太子生	十二	十三 蜀取我南鄭	秦出公元年	二 庶長改迎靈公太子立爲獻公誅出公	秦獻公元年	二 城櫟陽	三 日蝕晝晦	四
三十三 晉孝公傾元年	三十四	三十五 齊伐取襄陽	三十六 秦侵晉	三十七	三十八	魏武侯元年襲邯鄲敗焉	二 城安邑王垣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秦伐宜陽取六邑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韓文侯元年	二 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趙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奔魏	二	三	四 魏敗我兔臺	五	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敗我平陸	十六 與晉衛會濁澤	十七	十八	十九 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爲諸侯遷公海上食一城	二十 伐魯破之田和卒	二十一 田和子桓公午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烈王元年 徐廣曰丙午	二	三	四	五
五 孝公主	六 初縣蒲藍田善明氏	七	八	九	十 日蝕	十一 縣櫟陽	十二	十三	十四
七 伐齊至桑丘	八	九 伐齊至靈丘	十 靜公俱酒元年	十一 魏韓趙滅晉絕無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衛聲公元年敗趙北藺	十六 伐楚取魚
七 伐齊至桑丘鄭敗晉	八	九 伐齊至靈丘	十	十一 韓哀侯元年分晉國	二 滅鄭康公以二十年滅無後	三	四	五	六 韓嚴殺其
七 伐齊至桑丘	八	九 伐齊至靈丘	十	十一 分晉國	十二	趙成侯元年	二	三 伐鄭取都鄗七十三魏敗我藺	四
楚肅王臧元年	二	三	四 蜀伐我茲方	五	六 魯共公元年	七	八	九	十 魏取我魯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敗齊林孤	燕桓公元年	二
二十五 伐燕取桑丘	二十六 康公卒田氏遂幷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	齊威王因齊元年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齊強天下	二	三 三晉滅其君	四	五	六 魯伐入陽關晉伐到鱄陵	七 宋辟公元年	八

	六 徐廣曰齊威王朝周	七	顯王元年 徐廣曰癸丑	二	三	四
	十五	十六 民大疫日蝕	十七 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十八	十九 敗韓魏洛陽	二十
陽	惠王元年	二 敗韓馬陵	三 齊伐我觀津	四	五 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六 伐宋取儀臺
君	莊侯元年	二 魏敗我馬陵	三	四	五	六
	五 伐齊于甄魏敗我懷	六 魏敗涿澤圍惠王	七 侵齊至長城	八	九	十
陽	十一	楚宣王良夫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趙伐我甄	十 宋剔成元年	十一 伐魏取觀趙我長城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賀秦	六	七	八	九 致胙于秦 徐廣曰紀
二十一 章蟜曰徐廣曰一云以車騎與晉戰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	二十二	二十三 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也	秦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	二 天子致胙
七	八	九 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十 取趙虎牢衛成侯元年	十一
七	八	九 魏敗我于澮大雨三月	十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魏敗我于澮	十四	十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九	十	十一	燕文公元年	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年東周惠公傑薨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四	五	六	七 與魏王會杜平	八 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九	十 衛公孫鞅為大良造安邑降之	十一
	十二 星晝墮有聲	十三	十四 與趙會鄗	十五 魯衛宋鄭侯來徐廣曰紀年一曰魯共侯來朝邯鄲成侯會燕成侯平安邑	十六 徐廣曰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	十七 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十八 邯鄲降齊敗桂陵	十九 諸侯圍我襄陽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
	十二	韓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	二 宋取我黃池魏取我朱	三	四	五	六 代東周取陵觀廩丘	七	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趙孟如齊	十九 與燕會河與齊宋會平陸	二十	二十一 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 魏拔邯鄲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君尹黑迎女秦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魯康公元年	十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	二十一 鄒忌以鼓琴見威王	二十二 封鄒忌爲成侯	二十三 與趙會平陸	二十四 與魏會田于郊	二十五	二十六 敗魏桂陵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	十二 初取小邑為三十一縣令為田開阡陌	十三 初為縣有秩史	十四 初為賦	十五	十六
歸趙邯鄲	二十一 與秦遇彤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申不害相	九	十 韓姬弒其君悼公	十一 昭侯如秦	十二	十三
魏歸邯鄲與魏盟漳水上	二十五	趙肅侯元年	二	三 公子范襲邯鄲不勝死	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殺其大夫

	二十四	二十五 諸侯會	二十六 致伯秦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城武城從東方牡丘來歸天子致伯	二十 諸侯畢賀會諸侯于澤朝天子 徐廣曰紀年作逢澤	二十一 馬生人
	二十六	二十七 丹封名會丹魏大臣	二十八	二十九 中山君為相	三十 齊虜我太子申殺將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魯景公偃元年	二十八	二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牟辛	三十四	三十五 田忌襲齊不勝	三十六	齊宣王辟疆元年	二 敗魏馬陵田忌田嬰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賀秦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二十二 封大良造商鞅	二十三 與晉戰岸門	二十四 秦大荔圍合陽孝公薨商君反	死彤地 秦惠文王元年楚韓趙蜀人來	二 天子賀行錢宋太丘社亡	三 王冠拔韓宜陽	四 天子致文武胙魏夫人來	五 陰晉人犀首為大良
軍龐涓	三十一 秦商君伐我虜我公子卬	三十二 公子赫為太子	三十三 衛鞅亡歸我我恐弗内	三十四	三十五 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	三十六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	二 秦敗我雕陰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申不害卒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拔我宜陽	二十五 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	二十六 高門成昭侯卒不出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十	楚威王熊商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圍齊於徐州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蘇秦說燕	二十九
田盼將孫子為師徐廣曰楚世家云田盼者齊之將而齊世家不說田盼或者尔時三人皆出征乎	三 與趙會伐魏	四	五	六	七 與魏會平河南	八 與魏會於甄	九 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	十 楚圍我徐州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周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秦	造	六 魏以陰晉爲和命曰寧秦徐廣曰今之華陰	七 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	八 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九 渡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與
魏		三 伐趙衛平侯元年	四	五 與秦河西地少梁秦圍我焦曲沃	六 與秦會雍秦取汾陰皮氏
韓	此門	韓宣惠王元年	二	三	四
趙		十八 齊魏伐我我決河水浸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楚		八	九	十	十一 魏敗我陘山
燕		燕易王元年	二	三	四
齊		十一 與魏伐趙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周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秦	魏會應	十 張儀相公子桑圍蒲陽降之魏納上郡	十一 義渠君爲臣歸焦曲沃	十二 初臘會龍門	十三 四月戊午魏君爲王	相張儀將兵取陝初更元年
魏		七 入上郡于秦	八 秦歸我焦曲沃	九	十	十一 衛嗣君元年
韓		五	六	七	八 韓敗我韓舉	九
趙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趙武靈王元年魏敗我趙護	二 城鄗
楚		楚懷王槐元年	二	三	四	五
燕		五	六	七	八	九
齊		十五 宋君偃元年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慎靚王元年 徐廣曰辛丑	二	三	四	五	六	周赧王元年 徐廣曰丁未
二 相張儀與齊楚會齧桑	三 張儀免相相魏	四	五 王北遊戎地至河上	六	七 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	八 與韓趙戰斬首八萬張儀復相	九 擊蜀滅之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十	十一 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十二	十三 秦取曲沃平周女化爲丈夫	十四	十五	十六	魏哀王元年擊秦不勝	二 徐敗我觀津	三	四	五 秦拔我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
十 君爲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來擊我取鄢	十五 擊秦不勝	十六 秦敗我脩魚得韓將軍申差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	四 與韓會區鼠	五 取韓女爲夫人	六	七	八 擊秦不勝	九 與韓魏擊秦齊敗我觀澤	十 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	十一 秦取我將軍英	十二 徐廣曰紀年云立燕公子職
六 敗魏襄陵	七	八	九	十 城廣陵	十一 擊秦不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平公元年
十 君爲王	十一	十二	燕噲王元年	二	三 擊秦不勝	四	五 君讓其臣子之國願爲臣	六	七 君噲及太子子之皆死
齊湣王地元年	二	三 封田嬰於蔡	四 迎婦于秦	五	六	七 敗魏趙觀澤	八	九	十

二	十二 樗里子擊藺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蜀	六 秦來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王會臨晉	二十	十三 秦拔我藺虜將趙莊	十六 張儀來相	八	十一
三	十三 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	七 擊齊虜聲子於濮與秦擊燕	二十一 秦助我攻楚圍景座	十四	十七 秦敗我將屈匄	九 燕人共立公子平	十二
四	十四 蜀相殺蜀侯	八 圍衛	韓襄王元年	十五	十八	燕昭王元年	十三
五	秦武王元年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死於魏	九 與秦會臨晉	二	十六 吳廣入女生子阿立為惠王后	十九	二	十四
六	二 初置丞相樗里子甘	十 張儀死	三	十七	二十	三	十五
七	三 茂為丞相	十一 與秦會應 徐廣曰在潁川大城	四 與秦會臨晉秦擊我宜陽	十八	二十一	四	十六
八	四 拔宜陽城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十二 太子往朝秦	五 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十九 初胡服	二十二	五	十七
九	秦昭王元年	十三 秦擊皮氏未拔而解	六 秦復與我武遂	二十	二十三	六	十八
十	二 彗星見桑君為亂誅	十四 秦武王后來歸	七	二十一	二十四 秦來迎婦	七	十九
十一	三	十五	八	二十二	二十五 與秦王會黃棘秦復	八	二十

史記十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四 彗星見	五	六 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煇定蜀日蝕晝晦伐楚	七 樗里疾卒擊楚斬首三萬魏冉	爲相 八 楚王來因留之	九	十 楚懷王亡之趙趙弗用	十一 彗星見復與魏封陵	十二 樓緩免穰
十六 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	十七 與秦會臨晉復我蒲坂	十八 與秦擊楚	十九	二十 與齊王會於韓	二十一 與齊魏共擊秦于函谷 河渭絕一日	二十二	二十三	卒擊我襄 魏昭王元年秦尉錯
九 秦取武遂	十 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	十一 秦取我穰 與秦擊楚	十二	十三 齊魏王來立咎爲太子	十四 與齊魏共擊秦	十五	十六 與齊魏擊秦秦與我武遂和	韓釐王咎元年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趙攻中山 惠后卒	二十六	二十七	趙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	二 楚懷王亡來弗內	三	四 圍殺主父
二十六 太子質秦 歸我上庸	二十七	二十八 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眛於重丘	二十九 秦取我襄城殺景缺	三十 王入秦秦取我八城	楚頃襄王元年秦敗我十六城	二	三 懷王卒於秦來歸葬	四 魯文侯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	二十四 秦使涇陽君爲質	二十五 涇陽君復歸秦薛文入相秦	二十六 與魏韓共擊秦孟常歸相齊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佐趙滅中

	侯魏冉爲丞相	城		與齊燕共滅中山	年徐廣曰一作潛		山
二十一	十三 任鄙爲漢中守	二 與秦戰解不利	二	五	五	十八	三十 甲申劫王相薛文走
二十二	十四 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四萬	三 佐韓擊秦秦敗我兵伊闕	三 秦敗我伊闕二十四萬虜將喜	六	六	十九	三十一
二十三	十五 魏冉免相	四	四	七	七 迎婦秦	二十	三十二
二十四	十六	五	五 秦拔我宛城	八	八	二十一	三十三
二十五	十七 魏入河東四百里	六 芒卯以詐見重	六 與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九	九	二十二	三十四

二十六	十八 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七 秦擊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七	十	十	二十三	三十五
二十七	十九 十月爲帝十二月復爲王任鄙卒	八	八	十一 秦拔我杜陽徐廣曰一作梗	十一	二十四	三十六 爲東帝二月復爲王
二十八	二十	九 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九	十二	十二	二十五	三十七
二十九	二十一 魏納安邑及河內	十 宋王死我溫	十 秦敗我兵夏山	十三	十三	二十六	三十八 齊滅宋
三十	二十二 蒙武擊齊	十一	十一	十四 與秦會中	十四 與秦會宛	二十七	三十九 秦拔我列

史記十五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三 尉斯離與韓魏燕趙共擊齊破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魏冉復爲丞相	二十七 擊趙斬首二萬地動	懷城	二十八	二十九 白起擊楚拔郢更東至竟陵以爲南郡	三十 白起封爲武安君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三 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十四 大水衛懷君元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魏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南城封弟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二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王會西周	十三	十四 與秦會兩周閒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陽	十五 取齊淮北	十六 與秦王會穰	十七 秦拔我兩城	十八 秦拔我石城	十九 秦敗我軍斬首三萬		二十 與秦會澠池藺相如從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五 取齊淮北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秦擊我與秦漢北及上	庸地	二十 秦拔鄢西陵	二十一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亡走陳	二十二 秦拔我巫黔中郡	二十三 復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爲郡距秦	二十四
	二十八 與秦三晉擊齊燕獨入至臨淄取其寶器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燕惠王元年	二	三	四
城九	四十 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	齊襄王法章元年	二	三	四		五 殺燕騎劫	六	七	八	九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三十三	三十四 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	四十一
秦拔我兩城軍大梁韓來救與秦溫以和	三 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 與秦南陽以知	五 擊燕	六		七	八	九 秦拔我懷城	十	十一 秦拔我廩
暴鳶救魏爲秦所敗走開封	二十二	二十三	韓桓惠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藺相如攻	齊至平邑	二十九 秦拔我閼與趙奢將擊秦大敗之賜號曰馬服	三十 秦擊我閼與城不拔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擊燕魯頃公元年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五	六	七	燕武成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楚擊我剛壽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四十二 宣太后薨安國君爲太子	四十三	四十四 秦攻韓取南陽徐廣曰一作郡	四十五 秦攻韓取十城	四十六 王之南鄭
丘徐廣曰或作邢丘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八	九 秦拔我陘城汾旁	十 秦擊我太行	十一	十二
	趙孝成王元年秦拔我三城平原君相	二	三	四	五 使廉頗距秦於長平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楚考烈王元年秦取我州黃歇爲相	二
	七 齊田單拔中陽	八	九	十	十一
	十九	齊王建元年	二	三	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四十七 白起殺趙長平卒四十五萬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王齕鄭安平圍邯鄲及齕還軍拔新中	五十一 徐廣曰乙巳赧王卒	五十二 取西周王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公子無忌救邯鄲秦兵解去	二十一 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	二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六 使趙括代廉頗將白起破括四十五萬	七	八	九 秦圍我邯鄲楚魏救我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 春申君救趙	七 救趙新中	八 取魯魯君
十二	十三	十四	燕孝王元年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徐廣曰丙午王稽棄市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秦孝文王元年徐廣曰辛亥文王后曰華陽后生莊襄王子楚母夏太后	秦莊襄王楚元年徐廣曰王子蒙驁取成皋滎陽元年初置三川郡呂不韋相取東西周	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日蝕	王齮徐廣曰一作齕擊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却我軍河水蒙驁解去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衛元君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於河外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拔我成皋滎陽	二十五	二十六 秦拔我上黨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平原君卒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封於莒	九	十 徙於鉅陽	十一	十二 柱國景伯死	十三	十四 楚滅魯頃公遷下邑爲家人絕祀	十五 春申君徙封於吳	十六
	燕王喜元年	二	三	四 伐趙趙破我軍殺栗腹	五	六	七	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始皇帝元年 徐廣曰乙卯擊取晉陽作鄭國渠	二	三	四	五	六
		蒙驁擊韓取十三城 王齮死	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蒙驁取燕酸棗二十城初置東郡	五國共擊秦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四 信陵君死	魏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	二 秦攻我朝歌衛從濮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秦拔我十三城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 秦敗我晉陽	二十一	趙悼襄王偃元年	二 太子從質秦歸	三 趙相魏相會柯盟	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王東徙壽春命曰郢
九	十	十一	十二 趙拔我武遂方城	十三 劇辛死於趙	十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彗星見北方西方夏太后薨蒙驁死	嫪毐封長信侯	彗星見竟天嫪毐為亂遷其舍人于蜀彗星復見	相國呂不韋免齊趙來置酒太后入咸陽大索	呂不韋之河南王翦擊鄴閼與取九城	發四郡兵助魏擊楚
陽徙野王 三 秦拔我汲	四	五 秦拔我垣衍蒲陽	六	七	八
三十三	三十四	韓王安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入秦置酒	九 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	趙王遷元年徐廣曰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李園殺春申君	楚幽王悼元年	二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入秦置酒	二十九	三十

呂不韋卒後嫪毐舍人遷蜀者	十三 桓齮擊平陽殺趙扈輒斬首十萬因東擊趙王之河南彗星見	十四 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韓使非來我殺非韓王請為臣	十五 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十六 置麗邑發卒受韓南陽地	十七 內史勝擊得韓王安盡取其地置潁川郡華陽太后薨	十八	十九 王翦拔趙虜王遷之邯鄲帝太后薨	二十 燕太子荊軻刺王覺之王翦將擊燕	二十一 王賁擊楚
秦助我擊楚	九	十	十一	十二 獻城秦	十三	十四 衛君角元年	十五	魏王假元年	二
	五	六	七	八 秦來受地	九 秦虜王安	秦滅韓			
幽愍元年	二 秦拔我平陽敗扈輒斬首十萬	三 秦拔我宜安	四 秦拔我狼孟鄱吾軍鄴	五 地大動	六	七	八 秦王翦虜王遷邯鄲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代王嘉元年	二
秦魏擊我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幽王卒弟郝立為哀王三月負芻殺哀王	楚王負芻元年負芻哀王庶兄	二 秦大破我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太子丹於秦亡來歸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伐我	二十九 秦拔我薊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取十城	得太子丹徙王遼東	
二十二	王賁擊魏得其王假盡取其地	三 秦虜王假		三	三	三十	四十
二十三	王翦蒙武擊破楚軍殺其將項燕			四	四 秦破我將項燕	三十一	四十一
二十四	王翦蒙武破楚虜其王負芻			五	五 秦虜王負芻	三十二	四十二
二十五	王賁擊燕虜王喜又擊得代王嘉五月天下大酺			六	秦滅楚	三十三 秦虜王喜拔遼東	四十三
二十六	王賁擊齊虜王建初并天下立為皇帝					秦滅燕	四十四 秦虜王建
二十七	更命河為德水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同天下書分三十六郡						秦滅齊
二十八	為阿房宮之衡山治馳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為太極廟賜戶三十爵一級						
二十九	郡縣大索十日帝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							
三十一	更命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三十二	帝之碣石道上郡入						
三十三	遣諸逋亡及賈人贅壻略取陸梁為桂林南海象郡以適戍西北取戎為四十四縣（徐廣曰一云四十四縣是也一云二十四縣）築長城河上蒙恬將三十萬						
三十四	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覆獄故失						
三十五	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三十六	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徐廣曰一作家）拜爵一級石晝下東郡有文言地分						

三十七　十月帝之會稽琅邪還至沙丘崩子胡亥立爲二世皇帝殺蒙恬道九原入復行錢

三十八　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兔園十二月就阿房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楚兵至戲章邯擊卻之出衛君角爲庶人

二　將軍章邯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追楚兵至河誅丞相斯去疾將軍馮劫

三　趙高反二世自殺高立二世兄子嬰子嬰立刺殺高夷三族諸侯入秦嬰降爲項羽所殺尋誅羽天下屬漢

史記

四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音善）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韋昭曰謂舜受禪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然虐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徐廣曰一作鍉）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

虐論文作後

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七月	八月	九月	二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			楚兵至戲			
楚	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	二 葛嬰爲涉徇九江立襄彊爲楚王	三 周文兵至戲敗而陳嬰聞涉王即殺彊	四 誅葛嬰	五 周文死	六 陳涉死
項			項梁號武信君	二	三	四
趙		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爲趙王始	二	三	四 李良殺武臣張耳陳餘走	五
齊			齊王田儋始儋狄人諸田宗彊從弟榮弟橫	二 儋之起殺狄令自王	三	四
漢			沛公初起	二 擊胡陵方與破秦監軍	三 殺泗水守（徐廣曰泗水屬東海）拔薛西周市東略地豐沛間	四 雍齒叛沛公以豐降魏沛公還攻豐不能下
燕			韓廣爲趙畧地至薊自立爲燕王	二	三	四
魏			魏王咎始咎在陳不得歸國（徐廣曰魏咎曹咎字皆作咎音臼）	二	三 齊趙共立周市市不肯曰必立魏咎云	四 咎自陳歸立陳涉死
韓						

端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楚王景駒始秦嘉立之	二 嘉為上將軍	三	四	五	楚懷王始都盱台故懷王孫梁立之	二 陳嬰為柱國
五 涉將召平矯拜項梁為楚柱國急西擊秦	六 梁渡江陳嬰黥布皆屬	七	八 梁擊殺景駒秦嘉遂入薛兵十餘萬眾	九	十 梁求楚懷王孫得之民間立為楚王	十一 天大雨三月不見星
趙王歇始立張耳陳餘立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讓景駒以擅自王不請我	六 景駒使公孫慶讓齊誅慶	七	八	九	十 儋救臨濟章邯殺田儋榮走東阿	十一 齊王田假為王秦急圍榮東阿
五 沛公聞景駒王在留往從與擊秦軍碭西 徐廣曰一作蕭	六 攻下碭收得兵六千與故凡九千人	七 攻拔下邑遂擊豐豐不拔聞項梁兵眾往請擊豐	八 沛公如薛見項梁梁益沛公卒五千擊豐拔之	九 雍齒奔魏	十 沛公如薛共立楚懷王	十一 沛公與項羽北救東阿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五 章邯已破涉圍咎臨濟	六	七	八 臨濟急周市如齊楚請救	九	十 咎自殺臨濟降秦	十一 咎弟豹走東阿
					韓王成韓始	二

八月	九月	後九月 徐廣曰應閏建酉	三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端月	二月
三	四 徙都彭城	五 拜宋義為上將軍	六	七 拜籍為上將軍	八	九	十
十二 救東阿破秦軍乘勝至定陶項梁有驕色	十三 章邯破殺項梁於定陶項羽恐還軍彭城	懷王封項羽於魯為次將屬宋義北救趙	二	三 羽矯殺宋義將其兵渡河救鉅鹿	四 大破秦軍鉅鹿下諸侯將皆屬項羽	五 虜秦將王離	六 攻破章邯章邯軍卻
八	九	十 秦軍圍歇鉅鹿陳餘出救兵	十一 章邯失邯鄲徙其民於河內	十二	十三 楚救至秦圍解	十四 張耳怒陳餘棄將印去	十五
楚救榮得解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為齊王始	二 田假走楚楚趣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	三 謂楚殺假乃出兵項羽怒田榮	四 齊將田都叛榮往助項羽救趙	五	六 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	七 項羽田榮分齊為二國	八
十二 沛公與項羽西略地斬三川守李由於雍丘	十三 沛公聞項梁死還軍從懷王軍於碭	十四 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將碭郡兵西約先至咸陽王之	十五 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	十六	十七 救趙至栗得皇訢武蒲軍與秦軍戰破之	十八	十九 得彭越軍昌邑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軍得積粟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使將臧荼救趙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二	魏豹自立為魏王都平陽始	二	三	四	五 豹救趙	六	七
三	四	五	六 從項羽略入關	七	八 分趙為殷國	九	十

三月	十一	七	十六	九	二十　攻開封破秦將楊熊熊走滎陽秦斬熊以徇	二十	八　分韓爲河南國	十一
四月	十二	八　楚急攻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歸秦請兵趙高讓之	十七	十	二十一　攻潁陽略韓地北絕河津	二十一	九	十二
五月	二年正月	九　趙高欲誅欣欣恐亡走告章邯謀叛秦	十八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十	十三

六月	二	十　章邯與楚約降未定項羽許而擊	十九　張耳從楚西入秦	十二	二十三　攻南陽守齮破之陽城郭東徐廣曰陽城在南陵	二十三	十一	十四
七月	三	十一　項羽與章邯期殷虛章邯等已降與盟以邯爲雍王	二十	十三	二十四　降下南陽封其守齮	二十四	十二	十五　申陽下河南降楚
八月　趙高殺二世	四	十二　以秦降都尉翳長史欣爲上將將秦降軍	二十一　趙王歇留國陳餘亡居南皮	十四	二十五　攻武關破之	二十五	十三	十六
九月　子嬰爲王　徐廣曰歲在乙未	五	十三	二十二	十五	二十六　攻下嶢及藍田以留侯策不戰皆降	二十六	十四	十七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六	七	八
十四 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於河南	十五 羽詐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	十六 至關中誅秦王子嬰屠燒咸陽分天下立諸侯
二十三 張耳從秦西入秦	二十四	二十五 分趙爲代國
十六	十七	十八 項羽怨榮殺之分齊爲三國
二十七 漢元年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破咸陽平秦還軍霸上待諸侯約	二十八 沛公出令三軍秦民大悅	二十九 與項羽有郤見之戲下謝解羽倍約分關中爲四國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臧荼從入分燕爲二國
十五 從項羽畧地遂入關	十六	十七 分魏爲殷國
十八	十九	二十 分韓爲河南國

義帝元年	二 都江南郴	三
九 諸侯尊懷王爲義帝	西楚伯王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二 都彭城
七 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		二 都江都
分楚爲四分爲衡山	王吳芮始故番君	二 都邾
分爲臨江	王共敖始故楚柱國	二 都江陵
分爲九江	王英布始故楚將	二 都六
二十六 更名爲常山	王張耳始故楚將	二 都襄國
分爲代	二十七 王趙歇始故趙王	二十八 都代
十九 更名爲臨菑	王田都始故齊將	二 都臨菑
分爲濟北	王田安始故齊將	二 都博陽
分爲膠東	二十 王田市始故齊王	二十一 都即墨
正月 分關中爲漢	二月 漢王始故沛公	三月 都南鄭
分關中爲雍	王章邯始故秦將	二 都廢丘
分關中爲塞	王司馬欣始故秦將	二 都櫟陽
分關中爲翟	王董翳始故秦將	二 都高奴
三十 燕	王臧荼始故燕將	二 都薊
分爲遼東	三十一 王韓廣始故燕王	三十二 都無終
十八 更爲西魏	十九 王魏豹始故魏王	二十 都平陽
分爲殷	王司馬卬始故趙將	二 都朝歌
二十一 韓	二十二 王韓成始故韓將	二十三 都陽翟
分爲河南	王申陽始故楚將	二 都洛陽

四	五	六	七
三 諸侯罷戲下皆之國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廿九	卅	三十一	三十二
三	四 田榮擊都都降楚	五 齊王田榮始故齊相	二
三	四	五	六 田榮擊殺安
二十二	二十三	廿四 田榮擊殺市	屬齊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三	四	五	六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項王滅義帝	
七	八	九	十
七	八	九	十
七	八	九	十
七	八	九	十
七	八	九 耳降漢	
二十三	二十四	廿五 歇後王趙	廿六 代王歇還王趙
三	四	五	六
七 屬齊			
八月	九月	十月 王至陝徐廣曰弘農陝縣	十一月
七 邯守廢丘漢圍之	八	九	十 漢拔我隴西
七 欣降漢國除	屬漢為河南上郡		
七 翳降漢國除	屬漢為上郡		
七	八	九	十
廿七 臧荼擊殺廣無終滅之	屬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七	八	九	十
廿八 韓王鄭昌始項王立之	二	三	韓王信始漢立之
七	八	九	屬漢為河南郡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項羽以三萬兵破漢兵五十六萬	四	五	六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歇以陳餘為代王號成安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七	八 項籍擊榮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項籍立故齊王田假為齊王	二 田榮弟橫反城陽擊假假走楚楚殺假	三 齊王田廣始廣榮子橫立之	二	三	四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王擊殷	四月 王伐楚至彭城壞走	五月 王走滎陽	六月 王入關立太子復如滎陽	七月
十一	十二 漢拔我北城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漢殺邯廢丘	屬漢為隴西北地中地郡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降漢為廢王	三十三 從漢伐楚	三十四 豹歸叛漢	三十五	三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降漢卬廢	為河內郡屬漢			
二	三	四	五	六 從漢伐楚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布身降漢	地屬項籍					
九	十	十一	十二 漢將韓信斬陳餘	十三	屬漢為太原郡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漢滅歇立張耳	屬漢為郡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八月	九月	後九月 徐廣曰閏建巳	二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楚圍王滎陽	五月	六月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十七	三十八 漢將韓信虜豹屬漢為河東上黨郡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漢將韓信破殺龍且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漢御史周苛入楚	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三十一 王敖薨	臨江王驩始敖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趙王張耳始漢立之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漢將韓信擊殺廣	屬漢為郡		齊王韓信始漢立之	二	三
王出滎陽徐廣曰項羽高紀七月出滎陽	八月 周苛縱公殺魏豹	九月	四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立信齊王	三月 周苛入楚	四月 王出滎陽豹死徐廣曰項羽紀曰王出成皋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誅籍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漢虜驩
		淮南王英布始立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五月	六月	七月 立為淮南王	八月	九月 太公呂后自楚歸	五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年一月	二	三

齊王韓信徙楚王	二	三	四	五
十二 徙王長沙	屬淮南國			
屬漢為南郡				
七 淮南國	八	九	十	十一
三 趙國	四	五	六	七
十二 徙王楚屬漢南四郡				
正月 殺項籍天下平諸侯臣屬漢	二月 甲午王更號即皇帝位於定陶	三月	四月	五月
		三	四	五
五年一月燕國	二			
復置梁國	二月 梁王彭越始	二	三	四
四 韓王信	五 徙王代都馬邑	六	七	八
分臨江為長沙王	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王荀故項羽將鍾離眛殺之以聞	十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	四
八	九 耳薨諡景王	趙王張敖立耳子	二	三
六月 帝入關	七月	八月 帝自將誅燕	九月	後九月 徐廣曰應閒建寅
六	七	八	九 反漢虜荼	燕王盧綰始漢太尉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十一	五年一月	五年一月
五	六 薨諡文王	長沙王成臣始芮子	二	三

史記十六秦楚之際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襃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韋昭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徐廣曰一云非有功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徐廣曰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韋昭曰遼東陽縣）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徐廣曰穀水在沛）薄會稽爲梁楚吳

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是分為七)趙分為六(徐廣曰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為五(徐廣曰濟陽濟川濟東山陽也)淮南分三(徐廣曰盧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元年	二
楚	都彭城
齊	都臨菑
荊	都吳
淮南	都壽春
燕	都薊
趙	都邯鄲
梁	都淮陽
淮陽	都陳
代	十一月初王韓信元
長沙	

年都馬邑徐廣曰本紀及表高祖起五年始徙信故韓王孫

三	四	五
		齊王信徙爲楚王元
	初王信元年故相國	二徙楚
	十月乙丑初王武王英布元年	二
		九月壬子初王盧綰
	初王張耳元年薨	王張敖元年耳子
		初王彭越元年
二	三	四降匈奴國除爲
		二月乙未初王文王

	六	七	八	九
年反廢	正月丙午初王交元年交高祖弟也	二	三	四朝來
	正月甲子初王悼惠王肥元年肥高祖子	二	三	四朝來
	正月丙午初王劉賈元年	二	三	四
	三	四	五	六朝來
元年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廢	初王隱王如意元年如意高祖子
	二	三	四	五朝來
郡	初王喜元年	二	三	四匈奴攻代代王棄其國亡歸漢後置代郡中都
吳芮元年薨	成王臣元年	二	三	四

十　十　一
五　來朝　六
五　來朝　六
五　來朝　六　爲英布所殺國除爲郡
七　來朝反誅　十二月庚午厲王長元年高祖子
六　來朝　七　徐廣曰一云十月亡入於匈奴
二　三
六　來朝反誅　二月丙午初王恢元年高祖子
二月丙寅初王友元年高祖子徙趙
二月丙子初王恆元年高祖子
五　來朝　六

十　二
七
七
更爲吳國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高祖兄仲子故沛侯
二
三月甲午初王靈王建元年高祖子
四　死
二
二
三
七

孝惠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來朝	十	十一來朝	十二	十三	十四來朝
						初置魯國
八	九來朝	十	十一來朝	十二	十三薨	哀王襄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來朝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來朝
二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來朝
淮陽王徙於趙名友元年是為幽王	二	三	四來朝	五	六	七來朝
						初置常山國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來朝
						初置呂國
為郡						復置淮陽國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八	哀王回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高后元年	二
十五	十六
四月元王張偃元年偃高后外孫故趙王敖子	二
二	三
九	十
十	十一
九	十
八	九
四月辛卯哀王不疑元年薨	七月癸巳初王
十	十一
四月辛卯呂王台元年薨	十月癸亥王呂
四月辛卯初王懷王強元年強惠帝子	二
十	十一
七	恭王石元年

	三
	十七
	三
	四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
義元年皇子哀王弟義孝惠子故襄城侯立爲帝	二
	十二
嘉元年肅王子	二
	三
	十二
	二來朝

四	五
十八	十九
四	五
五	六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一
五月丙辰初王朝元年朝惠帝子故軹侯	二
十三	十四
三	四
四	五無嗣
十三	十四
三	四

六	七
二十	二十一
六	七
七	八
初置琅邪國	王澤元年故營陵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四	十五絕
十三	十四楚呂產
三	四
十五	十六趙徙王
嘉廢七月丙辰呂產元年產肅王弟故汶侯	二呂產徙王梁
初王武元年孝惠帝子故壺關侯	
十五	十六
五	六

八
二十三
八
九
侯 二
十六
十七
十月辛丑初王呂通元年肅
徙梁元年 初王呂祿元年呂后兄子胡
五非子誅國除爲郡
呂產元年 二有罪誅爲郡
七月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 三
二
十七
七

孝文前元年
二十三
九廢爲侯
十薨
初置成陽郡
初置濟北
三徙燕
十七
十八
王子故東平侯九月誅國除 十月庚戌琅邪王澤徙燕元年
陵侯誅國除 十月庚戌趙王遂元年幽王子
分爲河間都樂成
初置太原都晉陽
復置梁國
三武誅國除
十八爲文帝
八

二	三
夷王郢元年	二
文王則元年	二
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章悼惠王子故朱虛侯	二
二月乙卯王興居元年興居悼惠王子故東牟侯	二
國除為郡	
十八	十九來朝
十九	二十來朝
二是為敬王薨	康王嘉元年
二	三
二月乙卯初王文天辟彊元年辟彊趙幽王子	二
二月乙卯初王參元年參文帝子	二
二月乙卯初王懷王勝元年勝文帝子	二
	復置淮陽國
二月乙卯初王武元年武文帝子	二徙淮陽
九	靖王著元年

四	五
三	四薨
三	四
共王喜元年	二
為郡	
一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三更為代王	
三	四
代王武徙淮陽三年	四
三太原王參更號為代王三年實居太原是為孝王	四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王戊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來朝	八	九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徙淮南爲郡屬齊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
二十三王無道遷蜀死雍	爲郡					城陽王喜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	十
六	七來朝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六	七來朝	八	九	十	十一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	十來朝薨無後	十一
五	六來朝	七	八來朝	九	十來朝徙梁爲郡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	十來朝	十一
四	五	六	七	八來朝	九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八來朝	九	十	十一
			初置衡山	四月丙寅王勃元年淮
來朝	十二	十三	十四薨無後	四月丙寅孝王將閭元
			復置城陽國	淮南王喜徙城陽十三
			復置濟北國	四月丙寅初王志元年
			分爲濟南國	四月丙寅初王辟光元
			分爲菑川都劇	四月丙寅初王賢元年
			分爲膠西都宛徐日廣樂安有宛縣	四月丙寅初王卬元年
			分爲膠東都即墨	四月丙寅初王雄渠元
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徙淮南元年	二	三	四徙城陽	四月丙寅王安元年淮
	十一	十二來朝	十三來朝	十四
來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來朝	十二	十三薨	哀王福元年薨無後國除爲郡	
			初置廬江國	四月丙寅王賜元年淮
淮陽王武徙梁元年是爲孝王	十二	十三	十四來朝	十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後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來朝	十七
南厲王子故安陽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年齊悼惠王子故陽虛侯	二	三	四來朝	五	六	七
年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齊悼惠王子故安都侯	二	三	四來朝	五來朝	六	七
年齊悼惠王子故朸侯	二	三	四來朝	五	六	七
齊悼惠王子故武成侯	二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齊悼惠王子故平昌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年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	二	三	四	五	六來朝	七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南厲王子故阜陵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來朝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二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來朝	二十一	二十二
南厲王子故陽周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來朝
	十六	十七薨	恭王登元年	二	三	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來朝

十七	孝景前元年
十八	十九
八	九
八	九
二十	二十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三十九	四十
八	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復置河間國
	初置廣川都信都
八	九
二十二	二十三
	初置臨江都江都
	初置汝南
	初置淮陽國
五	六
二十一來朝薨無後國除	復置長沙國

二	三
二十來朝	二十一反誅
分楚復置魯國	六月乙亥淮陽王徙魯元
十	十一
十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來朝	十一徙菑川
十	十一反誅
十	十一賢反誅濟北王
十	十一反誅六月乙亥
十	十一反誅
四十一	四十二反誅
十	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來朝	二十六
三月甲寅初王獻王德元年景帝子	二來朝
三月甲寅王彭祖元年景帝子	二來朝
初置中山都盧奴	六月乙亥靖王勝元年景
十	十一
二十四來朝	二十五來朝
三月甲寅初王閼元年景帝子	二
三月甲寅初王元元年景帝子	二
三月甲寅初王非元年景帝子徙魯	二
七	八
三月甲寅定王發元年景帝子	二

	四四月乙巳立太子
	文王禮元年王子故平陸侯
年是爲共王	二來朝
	十二徙濟北盧江王賜徙衡
	懿王壽元年
	二十四
	十二
	爲郡
志徙甾川十一年是爲懿王	十二
王端元年景帝子	二
	四月乙巳初王元年是爲孝武帝
	初置江都六月乙亥淮南王非爲
	十二
	二十五
	爲郡
	三
	三
帝子	二
	十二徙衡山國除爲郡
	二十六
	三薨無後國除爲郡
	三徙江都
	爲郡
	九
	三

	五
	二
	三
山王元年	二
	三來朝
	二十五
	十三薨是爲貞王
	十三
	三
	二
江都王元年是爲易王	二
	十三來朝
	二十六薨
	廣川王彭祖徙趙四年是爲敬肅王
	四
	四徙趙國除爲信都郡
	三
	二十七
	十
	四

六	七十一月乙丑太子廢
三來朝薨	安王道元年
四	五
三	四
三	四
二十六	二十七
武王胡元年	二
十四	十五
四	五
三	四四月丁巳為太子
三	四
十四	十五
王定國元年	二
五	六
五	六
四	五來朝
二十八	二十九來朝
復置臨江國	十一月乙丑初王閔王榮元年景帝子太子廢
十一	十二
五來朝	六來朝

	中元	二
	二來朝	三
	六來朝	七
	五	六
	五	六
	二十八	二十九來朝
	三	四
	十六來朝	十七來朝
	六來朝	七
	五復置膠東國	四月乙巳初王康王寄元年景帝子
	五	六
	十六	十七
	三	四
	七	八來朝
	七	八來朝
	復置廣川國	四月乙巳惠王越元年景帝子
	六	七
		初置清河都濟陽
	三十	三十一來朝
為王	二	三
	十三	十四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來朝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七來朝	八	九	十
七	八	九	十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薨
五	六	七	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八	九	十	十一
二	三	四來朝	五
七	八	九	十
十八	十九來朝	二十	二十一
五來朝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八	九來朝	十	十一
五月丁巳哀王乘元年景帝子	二	三	四
	復置常山國	三月丁巳初王憲王舜元年孝景子	二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來朝薨
		分爲濟川國	五月丙戌初王明元年梁
四坐寢廟壖垣爲宮自殺國除爲南郡		分爲濟東國	五月丙戌初王彭離元年
		分爲山陽國	五月丙戌初王定元年梁
		分爲濟陰國	五月丙戌初王不識元年
十五來朝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	十來朝	十一來朝	十二

	後元元年	二	三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朝來	十三
	頃王延元年	二	三
	九	十 朝來	十一
	二十二 朝來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六	七	八 朝來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九 朝來	十 朝來	十一
	十三 朝來	十四	十五
	十三 朝來	十四	十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恭王買元年孝王子	二	三
孝王子	二	三	四
梁孝王子	二	三	四
孝王子	二	三	四
梁孝王子	二 薨無後國除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孝武建元元年	二	三
十一	十二 朝來	十三
十五	十六 朝來	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
十五	十六	十七
九	十	十一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五	二十六 朝來	二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八	九 朝來	十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坐射
五	六	七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五	
	十四		十五	
	十八		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七		十八	
	七		八	
	十五		十六	
七	二十	八	二十	九
	十八		十九	
	十二		十三	
	十七	來朝	十八	
七	二十	八	二十	九
	十五		十六	
	十九		二十	
	十九		二十	
	十二		繆王元年	徐廣曰齊立此五年以征和元年乙丑有罪病死謚曰懿
來朝	十八		十九	薨無後國除為郡
	十一		十二	
	九 來朝		十	
	七 薨		平王襄元	年
	八 為郡			
殺中傅徐廣曰一作太傅廢遷房陵	八		九	
	八		九 薨無	後國除為郡
四 來朝	二十	五	二十	六
來朝	十九		二十	

六	元光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來朝	十九 來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卒	厲王次昌元年	二
九	十 來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薨
二十 來朝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四	十五 來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七	十八 來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一 來朝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來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來朝	二十三 來朝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來朝	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王義元年	二	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來朝	二十四 來朝	二十五	二十六

六	元朔元年
二十二薨	襄王注元年
二十六薨	安王光元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三	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來朝
靖王建元年	二
二十六	三十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三	二十四坐禽獸行自殺國除爲郡
二十七來朝	二十八
恭王不害元年	二
八	九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七	十八
八	九
十六	十七
四	五
二十七	康王庸元年

二	三	四
二	三	四來朝
二	三	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五薨無後國除爲郡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	四	五
二十八來朝	二十九	三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王建元年	二	三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	四薨	剛王堪元年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八	二十九來朝	三十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來朝	十一	十二
十八	十九	二十來朝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三十	三十一
二十	二十一來朝
二十八	二十九
六	七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五來朝	二十六
四	五
四十一安有罪削國二縣	四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三
二	三
十三	十四來朝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二來朝	二十三
十三	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九	十
五	六

元狩元年	一
七	八
七	八來朝
三十二反自殺國除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	三十一
八	九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七	二十八
六	七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
四十三反自殺爲六安郡	以故陳爲都七月丙子徐廣
三十四來朝	三十五
四	五
十五	十六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	十二來朝
七	八來朝

三		四	五	六
九		十來朝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三
			復置齊國	四月乙巳初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來朝薨	敬王義元年
三十二來朝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		十一	十二來朝	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哀王賢元年		二	三	四
			更爲廣陵國	四月乙未初王
二	日一云壬子初王恭王慶元年膠東王子	三	四	五
			復置燕國	四月乙巳初王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六		七	八	九來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五來朝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五		二十六來朝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元鼎元年
	十三
	十三
懷王閎元年武帝子	一
	二
	三十六
	十四
	三十九
	五
晉元年武帝子	二
	六
剌王旦元年武帝子	二
	四十
	十
	二十一來朝
	三十九
來朝	三十
	二十一
	二十九剽攻殺人遷上庸國爲太
	十七
	十三 一

	十二	三
	十四薨	節王純元年
	十四來朝	十五
		初置泗水都郯徐廣曰泗水屬東海
	三	四
	三	四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五	十六
	四十	四十一
	六	七
	三	四
	七	八
	三	四
	四十一	四十二
	十一	十二薨
	二十二	二十三
	四十	四十一來朝
		復置清河國
	三十一	三十二薨子爲王
	二十二	二十三
河郡		
	十八來朝	十九徙清河爲太原郡
	十四	十五來朝

四	五
二	三
十六	十七
思王商元年徐廣曰一云勤王商元年恒山憲王子	二
五	六
五	六
三十九	四十
十七	十八
四十二	四十
八	九
五	六
九	十
五	六
四十三	四十
頃王授元年	二
二十四	三十
四十二薨	四十十
二十一代王義徙淸河郡是爲剛王	二十
更爲眞定國頃王平元年常山憲王子	二
二十四	二十
十六	十七

	六	元封五
	四	五
	十八	十九
	三	四
	七	八薨無後國
	七	八來朝
	四十一來朝	四十二
	十九	二十
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十	十一
	七	八
	十一來朝	十二
	七	八
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三	四
五來朝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哀王昌元年卽年薨康王昆侈元年		二
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	四來朝
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八	十九

年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二十	二十一來朝	二十
	五	六	七
除爲郡			
	九薨	惠王武元年	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
	頃王遺元年	二	三
	四十六	四十七薨無後國除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九	十	十一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
	五	六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	四	五
	二十四	二十五來朝	二十
	五	六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五	六	太初元年
	九	十	十一
二	二十三朝泰山	二十四	二十五
	八	九	十
	三	四	五
五	四十六朝泰山	四十七	四十八
	四	五	六
	戴王通平元年	二	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八	九	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六	七	八
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八	九來朝	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	三
十二	十三
二十六	二十七
薨子哀王安世元年節戴王賀元年安世子	二
六	七薨
四十九	五十
七	八
四	五
十五	十六
十九	二十
十五	十六
五十三	五十四
十一	十二
三十四	三十五
九來朝	十
三十	三十一
十一	十二
三十四	三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四	
十四	
二十八	
荒王賀元年	
五十一	
九	
六	
十七	
二十一	
十七	
五十五	
十三	
三十六	
十一	
三十二	
十三	
三十六來朝	
二十八來朝	

徐廣曰孝武太始二年廣陵中山眞定五來朝孝宣本始元年趙來朝二年廣川來朝四年清河來朝孝宣地節元年梁來朝二年河間來朝三年濟北來朝濟北分平原太山二郡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矦年表第六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乃絕耳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矦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矦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矦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矦自倍富厚如之子孫

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國名	侯功	高祖十二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	侯第
平陽 漢書音義曰曹參位第二而表在首以前後故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左丞相出征齊魏以右丞相爲平陽侯萬六百戶 如淳曰謁者通書謂出納君命石奮爲謁中涓受陳平謁是也春秋傳曰涓人漢書音義曰曹子有中涓如漢儀注天子有中涓如黃門皆中官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懿侯曹參元年	五 其二年爲相國 二 六年十月靖侯窋元年	八	十九 四 後元四年簡侯奇元年	三 十三 四年夷侯時元年	十 元光五年恭侯襄元年 十六 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	二

信武	以中涓從起宛朐入漢以騎都尉定三秦擊項羽別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戶以車騎將軍攻黥布陳豨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肅侯靳歙元年	七	五 三 六年夷侯亭元年	十八 後元三年侯亭坐事國人過律奪侯國除			十一
清陽	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為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羽功侯三千一百戶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定侯王吸元年	七	八	七 元年哀侯彊元年 十六 八年孝侯伉元年	四 十二 五年哀侯不害元年	七 元光二年侯不害薨無後國除	十四
汝陰	以令史從降沛為太僕常奉車為滕公竟定天下入漢中全孝惠魯元侯六千九百戶常為太僕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文侯夏侯嬰元年	七	八	八 九年夷侯竈元年 七 八 十六年恭侯賜元年	十六	七 元光二年侯頗元年 十九 元鼎二年侯頗坐尚公主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八

陽陵	以舍人從起橫陽至霸上為魏將入漢定三秦屬淮陰定齊為齊丞相侯二千六百戶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景侯傅寬元年	五 二 六年頃侯靖元年	八	十四 九 十五年恭侯則元年	二 十三 前四年侯偃元年	十八 元狩元年侯偃坐與淮南王謀反國除	十
廣嚴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連敖入漢以騎將定燕趙得將軍侯二千二百戶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召歐元年	七	八	一 二年戴侯勝元年 九 十三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至後元七年嘉薨無後國除			二十八
廣平	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為郎中入漢以將軍擊項羽鍾離眛功侯四千五百戶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敬侯薛歐元年	七	八 元年靖侯山元年	十八 平棘 五 後元三年侯澤元年	八 中二年平棘有罪絕 五 中五年復封節侯澤元年	七 其十年為丞相 五 元朔四年侯穰元年 三 元狩元年穰受淮南王財物稱臣在赦前詔問謾罪國除	十五

博陽	以舍人從起碭以刺客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滎陽絕甬道殺卒追功侯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陳濞元年	七	八	十八 後元三年侯始元年 五	四 前五年侯始有罪國除 塞 二 中五年復封始 後元年始有罪國除			十九
曲逆	以故楚都尉漢王二年初從修武爲都尉遷爲護軍中尉出六奇計定天下侯五千戶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獻侯陳平元年	七 其五年爲左丞相	八 其元年徙爲右丞相後專爲丞相相孝文二年	二 三年恭侯買元年 十九 五年簡侯悝元年	四 十二 五年侯何元年	十 元光五年侯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		四十七
堂邑	以自定東陽爲將屬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折江都折自立爲王壯思侯千八百戶復相楚元王十一年	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安侯陳嬰元年	七	四 五年恭侯祿元年 四	二 三年夷侯午元年 二十一	十六	十一 元光六年季須元年 十三 元鼎元年侯須坐母長公主卒未除服姦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		八十六

周呂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入漢爲侯還定三秦將兵先入碭漢王之解彭城往從之復發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三 六年正月丙戌令武侯呂澤元年 四 九年子台封鄜侯元年	七 有罪						
建成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擊三秦漢王入漢而釋之還豐沛奉衛呂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釋之爲建成侯	七 六年正月丙戌康侯釋之元年	二 三年侯則元年 五 有罪	胡陵 七 元年五月丙寅封則弟太中大夫呂祿元年 八年祿爲趙王國除追尊康侯爲昭王祿以趙王謀爲不善大臣誅祿遂滅呂					
留	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國言上張旗志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郄爲漢王請漢中地常計謀平天下侯萬戶	七 六年正月丙戌文成侯張良元年	七	二 三年不疑元年 六	四 五年侯不疑坐與門大夫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爲城旦國除				六十二

射陽	兵起初與諸侯共擊秦為楚左令尹漢王與項羽有郄于鴻門項伯纏解難以破羽纏嘗有功封爵射陽侯	七 六年正月丙午侯項纏元年賜姓劉氏	二 三年侯纏卒嗣子睢有罪國除					
酇	以客初起從入漢為丞相備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上定諸侯法令立宗廟侯八千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文終侯蕭何元年 元年為丞相九年為相國	二 三年哀侯祿元年 五	一 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祿弟 七	九 筑陽 元年同有罪封何小子延元年 十 後元四年煬侯遺元年 三 五年侯則元年	一 有罪 武陽 前二年封煬侯弟幽侯嘉元年 七 中二年侯勝元年 八	十三 元朔二年侯勝坐不敬絕 酇 元狩三年封何孫恭侯慶元年 三 元狩六年侯壽成元年 十 元封四年壽城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一
曲周	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中及蜀定三秦擊項羽侯四千八百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景侯酈商元年	八	八	二十三 元年侯寄元年	九 有罪絕 繆 中二年封商他子靖侯堅元年 七	九 元光四年康侯遂元年 五 元朔三年侯宗元年 十三 元鼎二年侯終根五年 十八 後二年五月侯終根坐祝詛誅國除	六

絳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侯定三秦食邑為將軍入漢定隴西擊項羽守嶢關定泗水東海八千一百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武侯周勃元年	七	八 其四年為太尉	十一 元年為右丞相三年免復為丞相 六 十二年侯勝元年 條 六 後元二年封勃子亞夫元年	十三 其三為太尉七為丞相有罪國除 平曲 三 後元元年封勃子恭侯堅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建德元年 十二 元鼎五年侯建德坐酎金國除	四
舞陽	以舍人起沛從至霸上為侯入漢定三秦為將軍擊項籍再益封從破燕執韓信侯五千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武侯樊噲元年 其七為將軍相國三月	六 七年侯伉元年呂須子 一	八 坐呂氏誅族	二十三 元年封樊噲子荒侯市人元年	六 七年侯它廣元年 六 中元五年侯它廣非荒侯市人子國除		五
潁陰	以中涓從起碭至霸上為昌文君入漢定三秦食邑以車騎將軍屬淮陰定齊淮南及下邑殺項羽籍侯五千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懿侯灌嬰元年	七	八	四 其一為太尉三為丞相 十九 五年平侯何元年	九 七 中三年侯彊元年	六 有罪絕 九 元光二年封嬰孫賢為臨汝侯賢元年 元朔五年侯賢行賕罪國除	九

汾陰	初起以職志擊破秦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大夫定諸侯比清陽侯二千八百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悼侯周昌元年	三 建 四 四年哀侯開方元年 平有罪絕	八	四 前五年侯意元年 有罪絕 十三	安陽 八 中二年封昌孫左車建元元年有罪國除			十六
梁鄒	兵初起以謁者從擊破秦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功比博陽侯二千八百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孝侯武儒元年	四 元年康侯最元年 三	八	二十三	十六	六 元光元年項侯嬰齊元年 三 元光四年侯山柎元年 二十 元鼎五年侯山柎坐酎金國除		二十
成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為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定諸侯功比厭次侯二千五百戶	七 六年正月丙午敬侯董渫元年	七 元年康侯赤元年	八	二十三	六 有罪絕 節氏 五 中五年復封康侯赤元年	三 建元四年恭侯罷軍元年 五 元光三年侯朝元年 十二 元狩二年侯朝為濟南太守與成陽王女通不敬國除		二十五
蓼	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以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羽屬韓信功侯	七 六年正月丙午侯孔聚元年	七	八	八 九年侯臧元年 十五	十六	十四 元朔三年侯臧坐為太常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國除		三十
費	以舍人前元年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羽有功為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陽侯	七 六年正月丙午圉侯陳賀元年徐廣曰圉或作幽	七	八	二十二 元年共侯常元年 一 二年侯偃元年	八 中元二年有罪絕 巢 四 中元六年封賀子侯最元年 後元三年最薨無後國除			
陽夏	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為侯以遊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	五 六年正月丙午侯陳豨元年 十年八月豨以趙相國將兵守代漢使召豨豨反以其兵與王黃等畧代自立為燕漢殺豨靈丘							

隆慮	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鈹都尉擊項羽有功侯	七 六年正月丁未哀侯周竈元年	七	八	十七 後元二年侯通元年 六	七 中元元年侯通有罪國除		三十四
陽都	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為樓煩將入漢定三秦別降翟王屬悼武王殺龍且彭城為大司馬破羽軍葉拜為將軍忠臣侯七千八百戶	七 六年正月戊申敬侯丁復元年	七	五 六年趮侯甯元年 三	九 十年侯安成元年 十四	一 二年侯安成有罪國除		十七
新陽	以漢五年用左令尹初從功比堂邑侯千戶	七 六年正月壬子胡侯呂清元年	三 四年頃侯世元年 四	八	六 七年懷侯義元年 二 九年惠侯它元年 十五	四 五年恭侯善元年 五 中三年侯譚元年 七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譚坐酎金國除	八十一
東武	以戶衛徐廣曰一云從起薛為悼武王破秦軍杠里陽熊軍曲遇入漢為越徐廣曰一云城將軍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為將軍破籍軍功侯二千戶	七 六年正月戊午貞侯郭蒙元年	七	五 六年侯他元年 三	二十三	五 六年侯他棄市國除		四十一
汁邡 如淳曰汁音什邡音方	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侯二千五百戶功比平定侯齒故沛豪有力與上有郄故晚從	七 六年三月戊子肅侯雍齒元年	二 三年荒侯巨元年 五	八	二十三	二 三年侯野元年 十四 中元六年終侯桓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終侯桓坐酎金國除	五十七
棘蒲	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二歲十月入漢擊齊歷下軍田既功侯	七 六年三月丙申剛侯陳武元年	七	八	十六 後元元年侯武薨嗣子奇反不得置後國除			十三

都昌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以騎隊率先降翟王虜章邯功侯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朱軫元年	七	八 元年剛侯率元年	七 八年夷侯詘元年 十六 元年恭侯偃元年	二 三年侯辟彊元年 五 中元元年辟彊薨無後國除			二十三
武彊	以舍人從至霸上以騎將入漢還擊項羽屬丞相甯功侯用將軍擊黥布侯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莊不識元年	七	六 七年簡侯嬰元年 二	十七 後元二年侯青翟元年 六	十六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青翟坐為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國除		三十三
貰	以越戶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千六百戶功比臺侯	二 六年三月庚子齊侯呂元年徐廣曰呂一作台 五 八年恭侯方山元年	七	八	十一 元年煬侯赤元年 十二 十二年康侯遺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倩元年 八 元鼎元年侯倩坐殺人棄市國除		三十六
海陽	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千八百戶	七 六年三月庚子齊信侯搖毋餘元年	二 二年哀侯昭襄元年 五	四 五年康侯建元年 四	二十三	三 四年哀侯省元年 十 中六年侯省薨無後國除			二十七
南安	以河南將軍漢王三年降晉陽以亞將破臧荼侯九百戶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宣虎元年	七	八	八 九年恭侯戎元年 十一 後元四年侯千秋元年 四	七 中元元年千秋坐傷人免			六十三
肥如	以魏太僕三年初從以車騎都尉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	七 六年三月庚子敬侯蔡寅元年	七	八	二 三年莊侯成元年 十四 後元年侯奴元年 七	元年侯奴薨無後國除			六十六

曲城	以曲城戶將卒三十七人初從起碭至霸上為執圭為二隊將屬悼武王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羽軍陳下功侯四千戶為將軍擊燕代拔之	七 六年三月庚子圉侯蟲逢元年	七	八	八 元年侯捷元年有罪絕 五 後元五年復封恭侯捷元年	十三 有罪絕 垣 五 中五年復封恭侯捷元年	一 建元二年侯皋柔元年 二十五 元鼎三年侯皋柔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國除	十八
河陽	以卒前元年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羽身得郎將處功侯以丞相定齊地	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陳涓元年	七	八	三 元年侯信元年 四年侯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奪侯國除			二十九
淮陰	兵初起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為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為連敖典客蕭何言為大將軍別定魏齊為王徙楚坐擅發兵廢為淮陰侯	五 六年四月侯韓信元年 十一年信謀反關中呂后誅信夷三族國除						
芒	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至霸上為武定君入漢還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	三 六年侯昭元年 徐廣曰昭一作起漢書年表云芒侯耏跖 九年侯昭有罪國除				張 十二 孝景三年昭以故芒侯將兵從太尉亞夫擊吳楚有功復封 後元元年三月張侯申元年	七 元朔六年侯申坐尚南宮公主不敬國除	
故市	以執盾初起入漢為河上守遷為假相擊項羽侯千戶功比平定侯	三 六年四月癸未侯閻澤赤元年 四 九年夷侯毋害元年	七		十九 後四年戴侯續元年 四	四 孝景五年侯穀嗣 十二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穀坐酎金國除	五十五
柳丘	以連敖從起薛以二隊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軍為將軍侯千戶	七 六年六月丁亥齊侯戎賜元年	七	四 五年定侯安國元年 四	二十三	十三 四年敬侯嘉成元年 後元元年侯角嗣有罪國除		三十九

魏其	祁	平	魯	故城	任侯
以舍人從沛以郎中入漢爲周信侯定三秦遷爲郎中騎將破籍東城侯千戶	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陽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子留彭城軍執圭東擊羽急絕其近壁侯千四百戶徐廣曰戰彭城爲尉敗斬將又云漢王顧歎賀祁戰彭城斬將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洛陽功侯比貰侯賀千三百戶	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爲郎中入漢以將軍從定諸侯侯四千八百戶功比舞陽侯死事無代侯徐廣曰漢書云魯侯涓涓死無子封母疵	兵初起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陽功比厭次侯二千戶	以騎都尉漢五年從起東垣擊燕代屬雍齒有功侯爲車騎將軍
七 六年六月丁亥莊侯周定元年	七 六年六月丁亥穀侯繒賀元年	六 六年六月丁亥悼侯沛嘉元年 一 十二年靖侯奴元年	七 六年中母侯疵元年	七 六年中莊侯尹恢元年	七 六年侯張越元年
七	七	七	七	二 五 三年侯開方元年	七
四 五年侯間元年 四	八	八	四 五年母侯疵薨無後國除	二 三年開方奪侯爲關內侯	二 三年侯越坐匿死罪免爲庶人國除
二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二年頃侯湖元年	十五 八 十六年侯執元年			
二 前三年侯間反國除	五 十一 六年侯它元年	十一 中元五年侯執有罪國除			
	八 元光二年侯它坐從射擅罷不敬國除 徐廣曰射一作酎				
四十四	五十一	三十二			

棘丘	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七 六年侯襄元年	七	四 四年侯襄奪侯爲士伍相除				
阿陵	以連敖前元年從單父以塞疏入漢還定三秦屬悼武王以都尉擊籍功侯 徐廣曰一云塞路一云以衆入漢中	七 六年七月庚寅頃侯郭亭元年	七	八	二 三年惠侯歐元年 二十一	一 前二年侯勝客元年 八 有罪絕 南 中六年靖侯延居元年 四	十二 元光六年侯則元年 十七 元鼎四年侯則坐酎金國除	二十七
昌武	初起以舍人從以郎中入漢定三秦以郎中將擊諸侯侯九百八十戶比魏其侯	七 六年七月庚寅靖信侯單甯元年	五 六年夷侯如意元年 二	八	二十三	十 中四年康侯賈成元年 六	十 元光五年侯得元年 四 元朔元年侯得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國除	四十五
高苑	初起以舍人從入漢定三秦以中尉破籍侯千六百戶比斥丘侯	七 六年七月戊戌制侯丙倩元年	七 元年簡侯得元年	八	十五 十六年孝侯武元年 八	十六	二 建元元年侯信元年 建元三年侯信坐出入屬車間奪侯國除	四十一
宣曲	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秦破籍軍滎陽爲郎騎破鍾離昧軍固陵侯六百七十戶	七 六年七月戊戌齊侯丁義元年	七	八	十 十一年侯通元年 十三	四 有罪除 中五年復封侯通元年 發婁 中六年侯通有罪國除		四十三
絳陽	以越將從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侯七百四十戶從攻馬邑及布	七 六年七月戊戌齊侯華無害元年	七	八	三 四年恭侯勃齊元年 十六 後元四年侯祿元年 四	三 前四年侯祿坐出界有罪國除		四十六

東茅	以舍人從起碭至霸上以三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破臧荼侯補韓信爲將軍益邑千戶	七 六年八月丙申敬侯劉釗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三年侯吉元年 十六年侯吉奪爵國除			四十八
斥丘	以舍人從起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籍剋敵爲東郡都尉擊破籍武城爲漢中尉擊布爲斥丘侯千戶 徐廣曰一云武城	八 六年八月丙辰懿侯唐厲元年	七	八		八 九年恭侯鼂元年 十三 二 後元六年侯賢元年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尊元年 三 元鼎五年侯尊坐酎金國除	四十
臺	以舍人從起碭用隊率入漢以都尉擊籍籍死轉擊臨江屬將軍賈功侯以將軍擊燕	七 六年八月甲子定侯戴野元年	七	八	三 二十 四年侯才元年	二 三年侯才反國除		三十五
安國	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淮水中及堅守豐千雍侯五千戶	七 六年八月甲子武侯王陵元年定侯安國	七 其六年爲右丞相	七 八年哀侯忌元年 一	二十三 元年終侯游元年 徐廣曰游一作昭	十六	二十八 建元元年三月安侯辟方元年 元狩三年侯定元年 元鼎五年侯定坐酎金國除	十二
樂成	以中涓騎從碭中爲騎將入漢定三秦侯以都尉擊籍屬灌嬰殺龍且更爲樂成侯千戶	七 六年八月甲子節侯丁禮元年	七	八	四 五年夷侯馬從元年 十八 後七年武侯客元年 二	十六	二十五 元鼎二年侯義元年 三 元鼎五年侯義坐言五利侯不道棄市國除	四十二
辟陽	以舍人初起侍呂后孝惠沛三歲十月呂后入楚食其從一歲侯	七 六年八月甲子幽侯審食其元年	七	八	三 二十 四年侯平元年	二 三年平坐反國除		五十九

安平	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侯二千戶	七 六年八月甲子敬侯諤千秋元年	二 孝惠三年簡侯嘉元年 五	七 一 八年頃侯應元年	十三 十 十四年煬侯寄元年	十五 一 後三年侯但元年	十八 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書稱臣盡力棄市國除	六十一
蒯成	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侯入漢定三秦食邑池陽擊項羽軍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戰不利不敢離上侯三千三百戶	七 六年八月甲子尊侯周緤元年 十二年十一月乙未定蒯成	七	八	五 緤薨子昌代有罪國除	鄲一 中元年封緤子康侯應元年 八 中二年侯中居元年	二十六 元鼎三年居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二十二
北平	以客從起陽武至霸上為常山守得陳餘為代相從趙相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千三百戶	七 六年八月丁丑文侯張倉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其四為丞相五歲罷	五 六年康侯奉元年 八 三 後元元年侯預元年	四 建元五年侯預坐臨諸侯喪後不敬國除	六十五
高胡	以卒從起杠里入漢以都尉擊籍以都尉定燕侯千戶	七 六年中侯陳夫乞元年	七	八	四 五年殤侯程嗣薨無後國除			八十二
厭次	以慎將前元年從起留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功侯	七 六年中侯元頃元年 徐廣曰漢書作爰類	七	八	五 元年侯賀元年 六年侯賀謀反國除			二十四
平皋	項它漢六年以碭郡長初從賜姓為劉氏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戶	六 七年六月癸亥煬侯劉它元年	四 五年恭侯遠元年 三	八	二十三	十六 元年節侯光元年	二 建元元年侯勝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勝坐酎金國除	百二十一

復陽 應劭曰在桐柏山下復水之陽	以卒從起薛以將軍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籍侯千戶	六 七年十月甲子剛侯陳胥元年	七	八	十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 十三	五 六年康侯拾元年 十一	十二 元朔元年侯彊元年 七 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國除	四十九
陽河	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侯五百戶功比高胡侯	三 七年十月甲子齊哀侯元年漢表云齊侯其石 三 十年侯安國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十 中元四年侯午元年中絕 六	二十七 元鼎四年恭侯章元年 三 元封元年侯仁元年 二十 征和二年十月仁與母坐祝詛大逆無道國除	八十三
朝陽	以舍人從起薛以連敖入漢以都尉擊項羽後攻韓王信侯千戶	六 七年三月丙寅齊侯華寄元年	七	八 元年文侯要元年	十三 十四年侯當元年 十	十六	十三 元朔二年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罪國除	六十九
棘陽	以卒從起胡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軍以擊諸侯侯千戶	六 六年七月丙辰莊侯杜得臣元年	七	八	五 六年質侯但元年 十八	十六	九 元光四年懷侯武元年 七 元朔五年侯武薨無後國除	八十一
涅陽	以騎士漢王二年從出關以郎將擊斬項羽侯千五百戶比杜衍侯	六 七年中莊侯呂勝元年	七	八	四 五年莊侯子成實非子不當爲侯國除			百四
平棘	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署蜀守用燕相侯千戶	六 七年中懿侯執元年徐廣曰漢書作林摯	七	七 一 八年侯辟彊元年	五 六年侯辟彊有罪鬼薪國除			六十四

國名	侯功	高祖十二	孝惠七	高后八	孝文二十三	孝景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侯第
羹頡	以高祖兄子從軍擊反韓王信爲郎中將信母嘗有罪高祖微時太上怜之故封爲羹頡侯	六 七年中侯劉信元年	七	元年信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				
深澤	以趙將漢王三年降屬淮陰侯定趙齊楚以擊平城侯七百戶	五 八年十月癸丑齊侯趙將夜元年	七	一 奪絕 二年復封封二年薨	四 十四年復封將夜元年 六 後元二年戴侯頭元年	二 二年侯循元年 七 罪絕 更 五 中五年封頭子夷侯胡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夷侯胡薨無後國除	九十八
栢至	以駢憐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 表師古曰二馬曰駢憐爲並兩騎爲軍翼也說讀曰稅說衛謂軍行止舍主爲衛也	六 漢七年七月戊辰靖侯許溫元年	七	一 二年有罪絕 六 三年復封溫如故	十四 元年簡侯祿元年 九 十五年哀侯昌元年	十六	七 元光二年共侯如安元年 十三 元狩三年侯福元年 五 元鼎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五十八
中水	以中郎騎將漢王二年從起好時以司馬擊龍且後共斬項羽侯千五百戶	六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呂馬童元年	七	八	九 十年夷侯假元年 三 十一 十三年共侯青肩元年	十六	五 建元六年靖侯德元年 一 元光五年侯宜成元年 二十三 元鼎五年宜成坐酎金國除	百一
杜衍	以郎中騎漢王三年從起下邳屬淮陰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七百戶	六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王翳元年	七	五 三 六年共侯福元年	四 七 五年侯市臣元年 十二 十二年侯翕元年	十二 三 有罪絕後元元年復封翳子彊侯郢人元年徐廣曰彊一作景	九 元光四年侯定國元年 十二 元狩四年侯定國有罪國除	百二
赤泉	以郎中騎漢王二年從起杜屬淮陰後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九百戶	六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楊嘉元年	七	一 元年奪絕二年復封 七	十一 十二 十二年定侯殷元年	三 四年侯無害元年有罪絕 六 臨汝 五 中五年復封侯無害元年	七 元光二年侯無害有罪國除	百三

栒	以燕將軍漢王四年從曹咎軍爲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國定盧奴千九百戶	五 八年十月丙辰項侯溫疥元年	七	八	五 六年文侯仁元年 十七 後元七年侯河元年 一	十 中元四年侯河有罪國除			九十一
武原	漢七年以梁將軍初從擊韓信陳豨黥布功侯二千八百戶功比高陵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靖侯衛胠元年	三 四年共侯寄元年 四	八	二十三	三 四年侯不害元年 十三 後二年不害坐葬過律國除			九十三
磨	以趙衛將軍漢王三年從起盧奴擊項羽敖倉下爲將軍攻臧荼有功侯千戶	五 八年七月癸酉簡侯程黑元年	七	二 三年孝侯釐元年 六	十六 後元元年侯竈元年 七	七 中元元年竈有罪國除			九十二
稾	高帝七年爲將軍從擊代陳豨有功侯六百戶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祗侯陳錯元年	二 三年懷侯嬰元年 五	八	六 七年恭侯應元年 十四 後五年侯安元年 三	十六	十二 不得千秋父徐廣曰千秋父以元朔元年立 七 元狩二年侯千秋元年 九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百二十四
宋子	以漢三年以趙羽林將初從擊定諸侯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戶	四 八年十二月丁卯惠侯許瘛元年 十二年共侯不疑元年 一	七	八	九 十年侯九元年 十四	八 中元二年侯九坐買塞外禁物罪國除			九十九
猗氏	以舍人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侯二千四百戶	五 八年三月丙戌敬侯陳遬元年	六 七年靖侯交元年 一	八	二十三	二 三年頃侯差元年薨無後國除			五十

清	以弩將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五 八年三月丙戌簡侯空中元年 徐廣曰空一作窒	七 元年項侯聖元年	八	七 八年康侯鮒元年 十六	十六	二十 元狩三年恭侯石元年 七 元鼎四年侯生元年 一 元鼎五年生坐酎金國除		七十一
彊	以客吏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三 八年三月丙辰簡侯留勝元年 二 十一年戴侯章元年	七	八	十二 十三年侯服元年 二 十五年侯服有罪國除				七十二
彭	以卒從起薛以弩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千戶	五 八年三月丙戌簡侯秦同元年	七	八	二 三年戴侯執元年 二十一	二 三年侯武元年 十一 後元元年武有罪國除			七十
吳房	以郎中騎將漢王元年從起下邽擊夏陽以都尉斬項羽有功侯七百戶	五 八年三月辛巳莊侯楊武元年	七	八	十二 十二年侯去疾元年 十一	十四 後元元年去疾有罪國除			九十四
甯	以舍人從起碭入漢以都尉擊臧荼功侯千戶	五 八年四月辛卯莊侯魏選元年	七	八	十五 十六年恭侯連元年 八	元年侯指元年 三 四年侯指坐出國界有罪國除			七十八
昌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無鹽定齊擊籍及韓王信於代侯千戶	五 八年六月戊申圉侯盧卿元年	七	八	十四 十五年侯通元年 九	二 二年侯通反國除			百九

共	閼氏	安丘	合陽	襄平	龍
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臨菑擊籍及韓王信於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戶	以代太尉漢王三年降爲鴈門守以特將平代反寇侯千戶	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二歲五月以執鈹入漢以司馬擊籍以將軍定代侯三千戶	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豐天下已平以六年正月立仲爲代王高祖八年匈奴攻代王棄國亡廢爲合陽侯	兵初起紀成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定平侯戰好畤死事子通襲成功侯	以卒從漢王元年起霸上以謁者擊籍斬曹咎侯千戶
五 八年六月壬子莊侯盧罷師元年	四 八年六月壬子節侯馮解敢元年 一 十二年恭侯它元年	五 八年七月癸酉懿侯張說元年	五 八年九月丙午侯劉仲元年 徐廣曰一作嘉	五 八年九月丙午侯紀通元年	五 八年後九月己未敬侯陳署元年
七	薨絕後絕	七	二 仲子濞爲吳王 以子吳王故尊仲謚爲代頃侯	七	七
八		八		八	六 二 七年侯堅元年
六 七年惠侯黨元年 八 十五年懷侯商元年 五 後四年侯商薨無後國除	十四 三年封恭侯遺腹子文侯遺元年 八 十六年恭侯勝之元年	十二 十一 十三年恭侯奴元年		二十三	十六 後元元年侯堅奪侯國除
	五 十一 前六年侯平元年	三 四年敬侯執元年 十三 三年康侯訢元年		九 中元三年康侯相夫元年 七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平坐酎金國除	十八 元狩元年侯指元年 九 元鼎四年侯指坐入上林謀盜鹿國除		十二 元朔元年侯夷吾元年 十九 元封二年侯夷吾薨無後國除	
百十四					八十四

繁	以趙騎將從漢三年從擊諸侯功比吳房侯千五百戶	四 九年十一月壬寅莊侯彊瞻元年	四 五年康侯眴衙元年一云侯悼 三	八	二十三	三 四年侯寄元年 六 中三年侯安國元年 七	十八 元狩元年安國為人所殺國除		九十五
陸梁	詔以為列侯自置吏受令長沙王	二 九年三月丙辰侯須毋元年 一 十二年共侯桑元年	七	八	十八 後三年康侯慶忌元年 五	十六 元年侯冉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冉坐酎金國除		百三十七
高京 徐廣曰一作景	周苛起兵以內史入從擊破秦為御史大夫入漢圍取諸侯堅守滎陽功比辟陽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為後襲侯	四 九年四月丙寅侯周成元年	七	八	二十 後五年坐謀反繫死國除絕	繩 中元年封成孫應元年 侯平嗣不得元年	元狩四年平坐為太常不繕治園陵不敬國除		六十
離	元年四月戊寅鄧弱元年	失此侯始所起及所絕							
義陵 徐廣曰一作陽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戶	四 九年九月丙子侯吳程元年	三 四年侯種元年 四	六 七年侯種薨無後國除 皆失謚					百三十四
宣平	兵初起張耳誅秦為相合諸侯兵鉅鹿破秦定趙為常山王陳餘反襲耳棄國與大臣歸漢漢定趙為王卒子敖嗣其臣貫高不善廢為侯	四 九年四月武侯張敖元年	七	六 信平 薨子偃為魯王國除 徐廣曰改封信平	十五 元年以故魯王為南宮侯 八 十六年哀侯歐元年	九 中三年侯生元年 七	七 罪絕 十八 雎陽 元光三年封偃孫侯廣元年 十三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	太初三年侯昌為太常乏嗣國除漢表師古曰祠事有闕乏也	三

東陽	高祖六年爲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	二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武侯張相如元年	七	八	十五 十六年共侯殷元年 五 後元五年戴侯安國元年 三	三 四年哀侯彊元年 十三	建元元年侯彊薨無後國除	百十八
開封	以右司馬漢王五年初從以中尉擊燕定代侯比共侯二千戶	一 十一年十二月丙辰閔侯陶舍元年 一 十二年夷侯青元年	七 景帝時爲丞相	八	二十三	九 中元三年節侯偃元年 七	十 元光五年侯睢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睢坐酎金國除	百十五
沛	高祖兄合陽侯劉仲子侯	二 十一年二月癸巳侯劉濞元年 十二年十月辛丑侯濞爲吳王國除						
慎陽	爲淮陰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	二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侯欒說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十二 中元六年靖侯願之元年 四	二 建元元年侯買之元年 十二 元狩五年侯買之坐鑄白金棄市國除	百三十一
禾成	以卒漢二年初從以郎中擊代斬陳豨侯千九百戶	二 十一年正月巳未孝侯高邑元年	七	八	四 五年懷侯漸元年 九 十四年侯漸薨無後國除			百十七
堂陽	以中涓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籍爲惠侯坐守滎陽降楚免後復來以郎擊籍爲上黨守擊豨侯八百戶	二 十一年正月巳未哀侯孫赤元年	七	八 元年侯德元年	二十三	十三 中六年侯德有罪國除		七十七
祝阿	以客從起齧桑以十隊將入漢以將軍定魏太原破井陘屬淮陰侯以缻度軍擊籍及攻豨侯八百戶	二 十一年正月巳未孝侯公孫耳元年	七	八	四 五年侯成元年 十四 後三年侯成坐事國人過律國除			七十四

長修	江邑	營陵	土軍	廣阿	須昌
以漢二年用御史初從出關以內史擊諸侯功比須昌侯以廷尉死事千五百戶	以漢五年爲御史用奇計從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而伐陳豨功侯六百戶	以三年爲郎中擊項羽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侯與高祖疏屬劉氏世爲衛尉萬二千戶	高祖六年爲中地守以廷尉擊陳豨侯千二百戶就國後爲燕相	以客從起沛爲御史守豐二歲擊籍爲上黨守陳豨反堅守侯千八百戶後遷御史大夫	以謁者漢王元年初起漢中雍軍塞陳謁上上計欲還衍言從弋道道通後爲河間守陳豨反誅都尉相如功侯千四百戶
二 十一年正月丙辰平侯杜恬元年一云杜格	二 十一年正月己未侯趙堯元年	二 十一年侯劉澤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丁亥武侯宣義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丁亥懿侯任敖元年	二 十一年二月己酉貞侯趙衍元年
二 三年懷侯中元年 五	七	七 六年侯澤爲琅琊王國除	五 六年孝侯莫如元年 二	七	七
八	元年侯堯有罪國除	五	八	八	八
四 五年侯喜元年 十九			二十三	三 三年夷侯敬元年 二十 四年敬侯但元年	十五 十六年戴侯福元年 四 後元四年侯不害元年 四
八 罪絕 陽平 中五年復封侯相夫元年 五			二 二年康侯平元年 十四	十六	四 五年侯不害有罪國除
三十三 元封四年侯相夫坐爲太常與樂令無可當鄭舞人擅繇不如令闌出函谷關國除			五 建元六年侯生元年 八 元朔二年生坐與人妻姦罪國除	四 建元五年侯越元年 二十二 元鼎二年侯越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百八		八十八	百十三	八十九	百七

臨轅	以起從爲郎，以都尉守蘄城，以中尉侯，五百戶	二 十一年二月乙酉，堅侯戚鰓元年	四 五年，夷侯觸龍元年 三	八	二十三	二十三 四年，共侯忠元年	三 建元四年，侯賢元年 二十五 元鼎五年，侯賢坐酎金，國除		百十六
汲	高祖六年爲太僕，擊代豨，有功，侯，千二百戶，爲趙太傅	二 十一年二月己巳，終侯公上不害元年	一 六 二年，夷侯武元年		十三 十 十四年，康侯通元年	十六	二 建元二年，侯廣德元年 九 元光五年，侯廣德坐妻精大逆罪，頗連廣德，棄市，國除		百二十三
甯陵	以舍人從陳留，以郎入漢，破曹咎成皋，爲上解隨馬，以都尉擊陳豨，功侯，千戶	二 十一年二月辛亥，夷侯呂臣元年	七	八	十 十一年，戴侯射元年 十三	三 四年，惠侯始元年 一 五年，侯始薨，無後，國除			七十三
汾陽	以郎中騎千人前二年從起陽夏，擊項羽，以中尉破鍾離眛，功侯	二 十一年二月辛亥，侯靳彊元年	七	二 三年，共侯解元年 六	二十三	四 五年，康侯胡元年 十二	絕 江鄒 十九 元鼎五年，侯石元年 太始四年五月丁卯，侯石坐爲太常行太僕事治齋大可年益縱年，國除		九十六
戴	以卒從起沛，以卒開沛城門，爲太公僕，以中令擊豨，侯，千二百戶	二 十一年三月癸酉，敬侯彭祖元年	七	二 三年，共侯悼元年 六	七 八年，夷侯安國元年 十六	十六	十二 元朔五年，侯安期元年 元鼎五年，侯蒙元年 二十八 後元元年五月甲戌，坐祝詛無道，國除		百二十六
衍	以漢二年爲燕令，以都尉下楚九城，堅守燕，侯，九百戶	二 十一年七月乙巳，簡侯翟盱元年	七	三 四年，祗侯山元年 二 三 六年，節侯嘉元年	二十三	十六	二 建元三年，侯不疑元年 十 元朔元年，不疑坐挾詔書論罪，國除		百三十

平州	漢王四年以燕相從擊籍還擊荼以故二千石將為列侯千戶	二 十一年八月甲辰共侯昭涉掉尾元年	七	八	一 二年戴侯福元年 三 五年懷侯它人元年 四 九年孝侯童元年 十五	十四 二 後元二年侯昧元年	二十三 元狩五年侯昧坐行馳道中更呵馳去罪國除		百十
中牟	以卒從起沛入漢以郎中擊布功侯二千三百戶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一馬故得侯	一 十二年十月乙未共侯單父聖元年	七	八	七 八年敬侯繒元年 五 十一 十二年戴侯終根元年	十六	十 元光五年侯舜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舜坐酎金國除		百二十五
郎 漢書音義曰音巨已反	以故群盜長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及諸侯破布功侯千戶	一 十一年十月戊戌莊侯黃極忠元年	七	八	十一 十二年慶侯榮盛元年 九 三 後元五年共侯明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遂元年 八 元鼎元年遂坐賣宅縣官故貴國除		百十三
博陽	以卒從起豐以隊卒入漢擊籍成皋有功為將軍布反定吳郡侯千四百戶	一 十二年十一月辛丑節侯周聚元年	七	八	八 九年侯遬元年 十五	十二 中五年侯遬奪侯爵一級國除			五十三
陽義	以荊令尹漢王五年初從擊鍾離眛及陳公利幾破之徙為漢大夫從至陳取韓信還為中尉從擊布功侯二千戶	一 十二年十月壬寅定侯靈常元年	七	六 七年共侯賀元年 二	六 七年哀侯勝元年 六 十二年侯勝薨無後國除				百十九
下相	以客從起沛用兵從擊破齊田解軍以楚丞相堅守彭城距布軍功侯二千戶	一 十二年十月乙酉莊侯泠耳元年	七	八	二 三年侯慎元年 二十一	二 三年三月侯慎反國除			八十五

德	高陵	期思	穀陵	戚	壯 徐廣曰一作莊
以代頃王子侯頃王吳王濞父也廣濞之弟也	以騎司馬漢王元年從起廢丘以都尉破田橫龍且追籍至東城以將軍擊布九百戶	淮南王布中大夫有郄上書告布反侯二千石布盡殺其宗族	以卒從前二年起柘擊籍定代爲將軍功侯	以都尉漢二年初起櫟陽攻廢丘破之因擊項籍別屬丞韓信破齊軍攻臧荼遷爲將軍擊信侯合千戶	以楚將漢王三年降起臨濟以郎中擊籍陳豨功侯六百戶
一 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哀侯劉廣元年	一 十二年十一月丁亥圉侯王周元年	一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康侯賁赫元年	一 十二年正月乙丑定侯馮谿元年	一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圉侯李必元年	一 十二年正月乙丑敬侯許倩元年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二 三年頃侯通元年 六	二 三年惠侯并弓元年 六	八	八	八	八
二十三	十二 十三年侯行元年 十一	十三 十四年赫薨無後國除	六 七年共侯熊元年 十七	三 四年齊侯班元年 二十	二十三
五 六年侯齕元年 十一	二 二年反國除		一 五年隱侯卬元年 三 五年獻侯解元年 十二	十六	一 二年共侯恢元年 十五
二十七 元鼎四年侯何元年 一 元鼎五年侯何坐酎金國除			三 建元四年侯偃元年	二 建元三年侯信成元年 二十 元狩五年侯信成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壖不敬國除	一 建元二年殤侯則元年 九 元光五年侯廣宗元年 十五 元鼎元年侯廣宗坐酎金國除
百二十七	九十二	百三十二	百五	九十	百十一

成陽	以魏郎漢王二年從起陽武擊籍屬魏豹豹反屬相國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戶	一 十二年正月己酉定侯意元年	七	八	十一 十二年侯信元年	十六	建元元年侯信罪鬼薪國除	百一十
桃	以客從漢王二年從起定陶以大謁者擊布侯千戶爲淮陰守項氏親也賜姓	一 十二年三月丁巳安侯劉襄元年	七	一 奪絕二年復封襄 七	九 十年哀侯舍元年景帝時爲丞相	十六	十 建元元年厲侯申元年 三 元朔二年侯自爲元年 十五 元鼎五年侯自爲坐酎金國除	百三十五
高梁	食其兵起以客從擊破秦以列侯入漢還定諸侯常使約和諸侯列卒兵聚侯功比平侯嘉以死事子疥襲食其功侯九百戶	一 十二年三月丙寅共侯酈疥元年	七	八	二十三	十六	八 元光三年侯勃元年 十 元狩元年坐詐詔衡山王取金當死病死國除	六十六
紀信	以中涓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籍後攻盧綰侯七百戶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匡侯陳倉元年	七	二 三年夷侯開元年 六	十七 後二年六月侯陽元年 六	二 三年陽反國除		八十
甘泉 徐廣曰一作景	以車司馬漢王元年初從起高陵屬劉賈以都尉從軍侯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侯王竟元年	六 七年戴侯莫摇元年	八	十 十一年侯嫖元年 十三	九 十年侯嫖有罪國除		百六
鄒陵	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籍荼侯七百戶	一 十二年中莊侯朱濞元年	七	三 四年恭侯慶元年 五	六 七年恭侯慶薨無後國除			五十二
菌 徐廣曰一作鹵	以中涓前元年從起單父不入關以擊籍布燕王綰得南陽侯二千七百戶	一 十二年六月莊侯張平元年	七	四 五年侯勝元年 四	三 四年侯勝有罪國除			四十八

煮棗	張
以越連敖從起豐別以郎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戶	以中涓騎從起豐以郎將入漢從擊諸侯侯七百戶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靖侯赤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節侯毛澤元年
七	七
	八
二 十二 二年赤子康侯武元年	十二 十一年夷慶元年 十一 丁三年侯舜元年
八 中二年侯昌元年 二 中四年有罪國除	十二 中六年侯舜有罪國除
七十五	七十九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芮王故著令使特王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以非制故特著令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惟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徐廣曰孝文後七年靖王薨無嗣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異姓國八王者吳芮英布張耳共敖韓王信彭越盧綰韓信也

國名	侯功	孝惠 七	高后 八	孝文 二十三	孝景 十六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便	軑 音大	平都	
長沙王子侯二千石	長沙相侯七百戶	以齊將高祖三年降定齊侯千戶	
七 元年九月頃王吳淺元年	六 二年四月庚子侯秋倉元年	二 五年六月乙亥孝侯劉到元年	右孝惠時三
八	二 三年侯豨元年 六	八	
二十二 後七年恭侯信元年 一	十五 十六年侯彭祖元年 八	三 三年侯成元年 二十一	
五 前六年侯廣志元年 十一	十六	十四 後元年侯成有罪國除	
二十九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三十 元封元年侯秩為東海太守行過不請擅發卒兵為衛當斬會赦國除		

扶柳	郊	南宮
高后姊長姁子侯	呂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呂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產為郊侯	以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從軍以大中大夫侯
元年四月庚寅侯呂平元年 七 八年侯平坐呂氏事誅國除	五 元年四月辛卯侯呂產元年 六年七月壬辰產為呂王國除 高后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為漢相謀為不善大臣誅產遂滅諸呂	七 元年四月丙寅侯張買元年 高后八年侯買坐呂氏事誅國除

梧	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戶		六 元年四月乙酉齊侯陽成延元年 二 七年敬侯去疾元年	二十三	九 中元三年靖侯偃元年 七	八 元光三年侯戎奴元年 十四 元狩五年侯戎奴坐謀殺季父棄市國除	
平定	以卒從高祖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梟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功用齊丞相侯一云項涓		八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齊受元年	一 二年齊侯市人元年 四 十八 六年恭侯應元年	十六	七 元光二年康侯延居元年 十八 元鼎二年侯昌元年 二 元鼎四年侯昌有罪國除	
博成	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從高祖起豐攻雍丘擊項籍力戰奉衛悼武王出滎陽功侯		三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馮無擇元年 四 四年侯代元年 高后八年侯代坐呂氏事誅國除				
沛	呂后兄康侯少子侯奉呂宣王寢園		七 元年四月乙酉侯呂種元年 一 爲不其侯 高后元年侯種坐呂氏事誅國除				
襄成	孝惠子侯		二 元年四月辛卯侯義元年 高后二年侯義爲常山王國除				
軹	孝惠子侯		三 元年四月辛卯侯朝元年 高后四年侯朝爲常山王國除				
壺關	孝惠子侯		四 元年四月辛卯侯武元年 高后五年侯武爲淮陽王國除				

沅陵	長沙嗣成王子侯			八 元年十二月壬申頃侯吳陽元年	十七 後二年頃侯福元年 六	十一 中元五年哀侯周元年 四 後二年侯周薨無後國除		
上邳	楚元王子侯			七 二年五月丙申侯劉郢客元年	一 孝文元年侯郢客為楚王國除			
朱虛	齊悼惠王子侯			七 二年五月丙申侯劉章元年	一 孝文二年侯章為城陽王國除			
昌平	孝惠子侯			三 四年二月癸未侯太元年 高后七年太為呂王國除				
贅其	呂后昆弟子用淮陽丞相侯			四 四年四月丙申侯勝元年 八年侯勝坐呂氏事誅國除				
中邑	以執矛從高祖入漢以中尉破曹咎用呂相侯六百戶			五 四年四月丙申貞侯朱通元年	十七 後元二年侯悼元年 六	十五 後元三年侯悼有罪國除		
樂平	以隊卒從高祖起沛屬皇訢以郎擊陳餘用衛尉侯六百戶			二 四年四月丙申簡侯衛無擇元年 六年恭侯勝元年 三	二十三	十五 後元三年侯侈元年 一	五 建元六年侯侈坐以買田宅不法又請求吏罪國除	

山都	高祖五年爲郎中柱下令以衛將軍擊陳豨用梁相侯		四年四月丙申貞侯王恬開元年 五	三 四年惠侯中黃元年 二十	三 四年敬侯觸龍元年 十三	二十三 元狩六年侯當元年 八 元封元年侯當坐與奴闌入上林苑國除	
松兹 徐廣曰松一作祝	兵初起以舍人從起沛以郎吏入漢還得雍王邯家屬功用常山丞相侯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徐厲元年 五	六 七年康侯悼元年 十七	十二 中元六年侯偃元年 四	五 建元六年侯偃有罪國除	
成陶 徐廣曰一作陰	以卒從高祖起單父爲呂氏舍人度呂氏淮之功用河南守侯五百戶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周信元年 五	十一 十二年孝侯勃元年 三 十五年侯勃有罪國除			
俞 如淳曰音輸	以連敖從高祖破秦入漢以都尉定諸侯功比朝陽侯嬰死子它襲功用大中大夫侯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它元年 四 八年侯它坐呂氏事誅國除				
滕	以舍人郎中十二歲以都尉屯霸上用楚相侯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更始元年 四 八年侯更始坐呂氏事誅國除				
醴陵	以卒從漢王二年初起櫟陽以卒吏擊項籍爲河南都尉長沙相侯六百戶		四年四月丙申侯越元年 五	三 四年侯越有罪國除			

呂成	呂氏昆弟子侯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忿元年 四 八年侯忿坐呂氏事誅國除			
東牟	齊悼惠王子侯		六年四月丁酉侯劉興居元年 三	一 二年侯興居爲濟北王國除		
錘 一作鉅	呂肅王子侯		六年四月丁酉侯呂通元年 二 高后八年侯通爲燕王坐呂氏事國除			
信都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八年四月丁酉侯侈元年 一	孝文元年侯侈有罪國除		
樂昌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八年四月丁酉侯受元年 一	孝文元年侯受有罪國除		
祝茲	呂后昆弟子侯		八年四月丁酉侯呂榮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建陵	以大謁者侯宦者多奇計		八年四月丁酉侯張澤元年九月奪侯國除			
東平 徐廣曰一作康	以燕王呂通弟侯		八年五月丙辰侯呂莊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陽信	軹	壯武	清郭 徐廣曰一作鄡音苦堯反	周陽	樊	管	瓜丘
右高后時三十一	高祖十二年爲郎以典客奪趙王呂祿印關殿門拒呂產等入共尊立孝文侯二千戶	高祖十年爲郎從軍十七歲爲大中大夫迎孝文代用車騎將軍迎太后侯萬戶薄太后弟	以家吏從高祖起山東以都尉從之滎陽食邑以代中尉勸代王入驂乘至代邸王卒爲帝功侯千四百戶	以齊哀王舅父侯	以淮南厲王舅父侯	以睢陽令高祖初起從阿以韓家子還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戶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孝文二十三	十四 元年二月辛丑侯劉揭元年 九 十五年侯中意元年	十 元年四月乙巳侯薄昭元年 十三 十一年易侯戎奴元年	二十三 元年四月辛亥侯宋昌元年	元年四月辛未侯駟鈞元年 五 孝文前六年鈞有罪國除	元年四月辛未侯趙兼元年 五 孝文前六年兼有罪國除	十四 元年六月丙寅侯蔡兼元年 九 十五年康侯客元年徐廣曰容一作容	二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罷軍元年 十八 六年侯戎奴元年	十一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寧國元年 九 十五年侯偃元年
孝景十六	五 六年侯中意有罪國除	十六	十一 中元四年侯昌奪侯國除			九 中元三年恭侯平元年 七	二 三年侯戎奴反國除	二 三年侯偃反國除
		一 建元二年侯梁元年				十三 元朔二年侯辟方元年 十四 元鼎四年侯辟方有罪國除		

營	齊悼惠王子侯			十 四年五月甲寅平侯劉信都元年 十 十四年侯廣元年	二 三年侯廣反國除		
楊虛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將廬元年 十六年侯將廬爲齊王有罪國除			
朸音力	齊悼惠王子侯			十一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辟光元年 十六年侯辟光爲濟南王國除			
安都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志元年 十六年侯志爲濟北王國除			
平昌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卬元年 十六年侯卬爲膠西王國除			
武城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賢元年 十六年侯賢爲菑川王國除			
白石	齊悼惠王子侯			十二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雄渠元年 十六年侯雄渠爲膠東王國除			
波陵	以陽陵君侯			五 七年三月甲寅康侯魏駟元年 十二年康侯魏駟薨無後國除			

南鄭 徐廣曰一作朝	以信平君侯			一 七年三月甲寅侯起元年 孝文時坐復父故奪爵級關內侯			
皋陵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安元年 十六年安為淮南王國除			
安陽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勃元年 十六年侯勃為衡山王國除			
陽周	以淮南厲王子侯			八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賜元年 十六年侯賜為廬江王國除			
東城	以淮南厲王子侯			七 八年五月丙午哀侯劉良元年 十五年侯良薨無後國除			
犂	以齊相召平子侯千四百一十戶			十一 十年四月癸丑頃侯召奴元年 三 後五年侯澤元年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延元年 十九 元封六年侯延坐不持出馬斬國除	
缾	以北地都尉孫卬匈奴入北地力戰死事子侯			十 十四年三月丁巳侯孫鄲元年	二 前三年侯鄲謀反國除		
弓高	以匈奴相國降故韓王信孽子侯千二百三十七戶			十六年六月丙子莊侯韓頹當元年 八	十六 前元年侯則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則薨無後國除	

國名	侯功	孝惠	高后	孝文	孝景	建元至元封	太初已後
襄成	以匈奴相國降侯故韓王信太子之子侯千四百三十二戶			十六年六月丙子哀侯韓嬰元年 七 一 後元七年侯澤之元年	十六	十五 元朔四年侯澤之坐詐病不從不敬國除	
故安	孝文元年舉淮陽守從高祖入漢功侯食邑五百戶用丞相侯二千七百一十二戶			後三年四月丁巳節侯申屠嘉元年 五	二 前二年恭侯蔑元年 十四	十九 元狩二年清安侯臾元年 五 元鼎元年臾坐為九江太守有罪國除	
章武	以孝文后弟侯萬一千八百六十九戶			後七年六月乙卯景侯竇廣國元年 一	六 前七年恭侯完元年 十	八 元光三年侯常坐元年 十 元狩元年侯常坐謀殺人未殺罪國除	
南皮	以孝文后兄竇長君子侯六千四百六十戶			後元七年六月乙卯侯竇彭祖元年 一	十六	建元六年夷侯良元年 五 元光五年侯桑林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桑林坐酎金罪國除	

右孝文時八十二

孝景六十

國名	侯功	孝惠	高后	孝文	孝景	建元至元封	太初已後
平陸	楚元王子侯三千二百六十七戶				元年四月乙巳侯劉禮元年一云乙卯 二 三年侯禮為楚王國除		
休	楚元王子侯				元年四月乙巳侯富元年 二 三年侯富以兄子戊為楚王反富與家屬至長安北闕自歸不能相教上印綬詔復王後以平陸侯為楚王更封富為紅侯		

沈猶	楚元王子侯千三百八十戶				十六 元年四月乙巳夷侯劉穢元年	四 建元五年侯受元年 十八 元狩三年侯受坐故爲宗正聽謁不具宗室不敬國除
紅	楚元王子侯千七百五十戶				四 三年四月乙巳莊侯富元年一云禮侯 一 前七年悼侯澄元年 九 中元元年敬侯發元年發一作嘉	十五 元朔四年侯章元年 一 元朔五年侯章薨無後國除
宛朐	楚元王子侯				二 元年四月乙巳侯劉埶元年 三年侯埶反國除	
魏其	以大將軍屯滎陽扞吳楚七國反已破爲侯三千三百五十戶				十四 三年六月乙巳侯竇嬰元年	九 建元元年爲丞相二歲免 元光四年侯嬰坐爭灌夫事上書稱爲先帝詔矯制罪棄市國除
棘樂	楚元王子侯戶千二百一十三				十四 三年八月壬子敬侯劉調元年	一 建元二年恭侯應元年 十一 元朔元年侯慶元年 十六 元鼎五年侯慶坐酎金國除
俞	以將軍吳楚反時擊齊有功布故彭越舍人越反時布使齊還已梟越布祭哭之當亨出忠言高祖赦之黥布反布爲都尉戶千八百				六 六年四月丁卯侯欒布元年 十一 中元五年侯布薨 一 元朔三年侯賁元年	元狩六年侯賁坐爲太常廟犧牲不如令國除
建陵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中尉侯戶一千三百一十				十一 六年四月丁卯敬侯衛綰元年	十 元光五年侯信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建平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江都相侯戶三千一百五十				十一 六年四月丁卯哀侯程嘉元年	七 元光二年節侯橫元年 一 元光三年侯回元年 一 元光四年侯回薨無後國除

平曲	江陽	遽	新市	商陵	山陽	安陵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隴西太守侯戶三千二百二十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趙相侯戶二千五百四十一	以趙相建德王遂反建德不聽死事子侯戶千九百七十	以趙內史王慎王遂反慎不聽死事子侯戶一千十四	以楚太傅趙夷吾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一千四十五戶	以楚相張尚王戊反尚不聽死事子侯戶千一百一十四	以匈奴王降侯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六年四月己巳侯公孫昆邪元年 五 中元四年侯昆邪有罪國除太僕賀父	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徐廣曰蘇一作籍 四 中元二年懿侯盧元年徐廣曰一作哀侯 七	中元二年四月己巳侯橫元年 六 後元三年侯橫有罪國除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康元年 五 後元元年殤侯始昌元年 三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周元年 八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當居元年 八	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子侯子軍元年 七
	二 建元三年侯明元年 十六 元朔六年侯雕元年 十一 元鼎五年侯雕坐酎金國除		元光四年殤侯始昌爲人所殺國除 九	二十九 元鼎四年侯周坐爲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廷尉自殺國除	十六 元朔五年侯當居坐爲太常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寔罪國除徐廣曰程一作擇	五 建元六年侯子軍薨無後國除

垣	以匈奴王降侯				三 中元二年十二月丁丑侯賜元年 六年賜死不得及嗣		
遒	以匈奴王降侯戶五千五百六十九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隆彊元年不得隆彊嗣	後元年四月甲辰侯則坐使巫齊少君祠祝詛上大逆無道國除 徐廣曰漢書云武後二年	
容成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唯徐盧元年 七	十四 建元元年侯綽元年 二十二 元朔三年侯光元年	十八 後二年三月壬辰侯光坐祠祝詛國除
易	以匈奴王降侯				中元二年十二月丁丑侯僕黥元年 六 後元二年侯僕黥薨無嗣		
范陽	以匈奴王降侯戶千一百九十七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端侯代元年 七	七 元光二年懷侯德元年 二 元光四年侯德薨無後國除	
翕	以匈奴王降侯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邯鄲元年 七	九 元光四年侯邯鄲坐行來不請長信不敬國除	
亞谷	以匈奴東胡王降故燕王盧綰子侯千五百戶				中元五年四月丁巳簡侯它父元年 二 三 後元元年安侯種元年	十一 建元元年康侯偏元年 二十四 元光六年侯賀元年	十五 征和二年七月辛巳賀坐太子事國除

隆慮	以長公主嫖子侯戶四千一百二十六					中元五年五月丁丑侯蟜元年 五 徐廣曰按本紀乃前五年非中元年	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長公主薨未除服奸禽獸行當死自殺國除 二十四
乘氏	以梁孝王子侯					中元五年五月丁卯侯買元年 一 中元六年侯買嗣為梁王國除	
桓邑	以梁孝王子侯					中元五年五月丁卯侯明元年 一 中六年為濟川王國除	
蓋	以孝景后兄侯戶二千八百九十					中元五年五月甲戌靖侯王信元年 五	二 元狩三年侯偃元年 十 八 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塞	以御史大夫前將軍兵擊吳楚功侯戶千四十六					三 後元元年八月侯直不疑元年	三 建元四年侯相如元年 十二 元朔四年侯堅元年 十二 元鼎五年侯堅坐酎金國除
武安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戶八千二百一十四					後元三年三月侯田蚡元年 一	九 元光四年侯梧元年 五 元朔三年侯梧坐以襜褕入宮廷中不敬國除
周陽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戶六千二十六					後元三年三月懿侯田勝元年 一	十一 元光六年侯彭祖元年 八 元狩二年侯彭祖坐當歸與章侯宅不與罪國除

右孝景時十三

史記十九 終

史記

五

史記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太史公曰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荼是徵（毛詩傳曰膺當也鄭玄曰徵艾）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强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國名	侯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已後

翕	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屬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益封	三 四年七月壬午侯趙信元年	六年侯信爲前將軍擊匈奴遇單于兵敗信降匈奴國除				
持裝	匈奴都尉降侯	一 六年後九月丙寅侯樂元年	六	六	元鼎元年侯樂死無後國除		
親陽	匈奴相降侯	三 四年十月癸巳侯月氏元年	五 元朔五年侯月氏坐亡斬國除				
若陽	匈奴相降侯	三 四年十月癸巳侯猛元年	五 元朔五年侯猛坐亡斬國除				
長平	以元朔三年再以車騎將軍擊匈奴取朔方河南功侯元朔五年以大將軍擊匈奴破右賢王益封三千戸		五 二年三月丙辰烈侯衛青元年徐廣曰青以元封五年薨		六	六	太初元年今侯伉元年
平陵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擊匈奴青功侯以元朔五年用游擊將軍從大將軍益封		五 二年二月丙辰侯蘇建元年	六	六 元鼎六年侯建爲右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贖國除		

國名	岸頭	平津	涉安	昌武	襄城	南奅 徐廣曰匹孝友
侯功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侯元朔六年從大將軍益封	以丞相詔所褒侯	以匈奴單于太子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從驃騎將軍擊左賢王功益封	以匈奴相國降侯	以騎將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太初二年以丞相封爲葛繹侯
元朔	五 二年六月壬辰侯張次公元年	四 三年十一月乙丑獻侯公孫弘元年	三 三年四月丙子侯於單元年 五年卒無後國除	三 四年七月庚申堅侯趙安稽元年	三 四年七月庚申侯無龍元年一云乘龍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賀元年
元狩	元狩元年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姧及受財物罪國除	二 元狩三年侯慶元年 四		六	六	六
元鼎		六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賀坐酎金國除絕十歲
元封		三 元狩四年侯慶坐爲山陽太守有罪國除		一 二年侯充國元年 五	六	
太初				五 太初元年侯充國薨亡後國除	一 太初二年无龍從浞野侯戰死 二 四年侯病已元年	十三 太初二年三月丁卯封葛繹侯征和二年賀子敬聲有罪國除

合騎	以護軍都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增封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敖元年	一 元狩二年敖將兵擊匈奴與驃騎將軍期後當斬贖爲庶人國除			
樂安	以輕車將軍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蔡元年	四 元狩五年侯蔡以丞相侵盜孝景園神道壖地罪自殺國除			
龍頟	以都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元鼎六年以橫海將軍擊東越功爲案道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韓說元年	六	四 五年侯說坐酎金國絕二歲復侯	六 元年五月丁卯案道侯說元年	十三 征和元年子長代有罪絕子曾復封爲龍頟侯
隨成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攻農吾先登石累得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乙卯侯趙不虞元年	三 元狩三年侯不虞坐爲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謾國除			
從平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至右賢王庭數爲鴈行上石山先登功侯		二 五年四月乙卯公孫戎奴元年	一 元狩三年侯戎奴坐爲上郡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謾國除			
涉軹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虜閼氏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朔元年	元狩元年侯朔有罪國除			

宜春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伉元年	六	元鼎元年侯伉坐矯制不害國除		
陰安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不疑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發干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登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登坐酎金國除		
博望	以校尉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絕國大夏功侯		一 六年三月甲辰侯張騫元年	一 元狩二年侯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國除			
冠軍	以嫖姚校尉再從大將軍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迎渾邪王益封擊左右賢王益封		一 六年四月壬申景桓侯霍去病元年	六	元鼎元年哀侯嬗元年 六	元封元年哀侯嬗薨無後國除徐廣曰嬗字子侯爲武帝奉車登封泰山暴病死	
衆利	以上谷太守四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首虜千級以上功侯		一 六年五月壬辰侯郝賢元年	一 元狩二年侯賢坐爲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上計謾罪國除			

潦	宜冠	煇渠	從驃
以匈奴趙王降侯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再出擊匈奴侯功故匈奴歸義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再出擊匈奴得王功侯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虜五王功益封故匈奴歸義	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數深入匈如得兩王子騎將功侯以匈河將軍元封三年擊樓蘭功復侯
元年七月壬午悼侯趙王煖訾元年 二 元狩二年煖訾死無後國除	二年正月乙亥侯高不識元年 二 元狩四年不識擊匈奴戰軍功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國除	五 二年二月乙丑忠侯僕多元年	五 二年五月丁丑侯趙破奴元年
		三 元鼎四年侯電元年 三	四 元鼎五年侯破奴坐酎金國除
		六	浞野 四 三年侯破奴元年
		四	一 二年侯破奴以將軍擊匈奴失軍爲虜所得國除

下麾	以匈奴王降侯			五 二年六月乙亥侯呼毒尼元年	四 元鼎五年煬侯伊即軒元年 二	六	四
漯陰	以匈奴渾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萬戶			四 二年七月壬午定侯渾邪元年	六 元鼎元年魏侯蘇元年	五 元封五年魏侯蘇薨無後國除	
順梁 一作煇渠	以匈奴王降侯			四 三年七月壬午悼侯扁訾元年	一 二年侯扁訾死無後國除		
河綦	以匈奴右王與渾邪降侯			四 三年七月壬午庚侯烏黎元年	二 元鼎三年餘利鞮元年 四	六	四
常樂	以匈奴大當戶與渾邪降侯			四 三年七月壬午肥侯稠雕元年	六	六	二 太初三年今侯廣漢元年
符離	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將重會期首虜二千七百人功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路博德元年	六	六	太初元年侯路博德有罪國除
壯	以匈奴歸義因淳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一百人功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復陸支元年	二 元鼎三年今侯偃元年 四	六	四

衆利	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手自劒合功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質侯伊即軒元年	六	五 六年今侯當時元年 一	四
湘成	以匈奴符離王降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敞屠洛元年	四 元鼎五年侯敞屠洛坐酎金國除		
義陽	以北地都尉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得王功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衛山元年	六	六	四
散	以匈奴都尉降侯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董荼吾元年	六	六	三 太初三年今侯安漢元年 二
臧馬	以匈奴王降侯			四年六月丁卯康侯延年元年 一 五年侯延年死不得置後國除			
周子南君	以周後紹封				三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姬嘉元年	三 四年君買元年 三	四
樂通	以方術侯				一 四年四月乙巳侯五利將軍欒大元年五年侯大有罪斬國除		

國名	侯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瞭	以匈奴歸義王降侯				四年六月丙午侯次公元年 一 五年侯次公坐酎金國除		
術陽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				四年侯建德元年 一 五年侯建德有罪國除		
龍亢	以校尉摎世樂擊南越死事子侯				二 五年三月壬午侯廣德元年	六 元封六年侯廣德有罪國除	
成安	以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事子侯				三 五年三月壬子侯延年元年	六 元封六年侯延年有罪國除	
昆	以屬國大且渠擊匈奴功侯				二 五年五月戊戌侯渠復累元年	六	四
騏	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功侯				二 五年五月壬子侯駒幾元年一云騎幾	六	四
梁期	以屬國都尉五年間出擊匈奴得復累絺縵等功侯				二 五年七月辛巳侯任破胡元年	六	四
牧丘	以丞相及先人萬石積德謹行侯				二 五年九月丁丑恪侯石慶元年	六	二 二年侯德元年 二

膫	將梁	安道	隨桃	湘成	海常	北石	下鄜
以南越將降侯	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摧鋒却敵侯	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	以南越蒼梧王聞漢兵至降侯	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兵四十餘萬降侯	以伏波司馬捕得南越王建德功侯	以故東越衍侯佐繇王斬餘善功侯	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畢取元年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楊僕元年	一 六年三月乙酉侯揭陽令定元年	一 六年四月癸亥侯趙光元年	一 六年五月壬申侯監居翁元年	一 六年七月乙酉莊侯蘇弘元年		
六	三 元封四年侯僕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六	六 九年正月壬午侯吳陽元年	六 元年四月丁酉侯左將軍黃同元年
四		四		四	太初元年侯弘死無後國除	三 太初四年今侯首元年	四

繚嫈	蘌兒	開陵	臨蔡	東成	無錫	涉都
以故校尉從横海將軍說擊東越功侯	以軍卒斬東越徇北將軍功侯	以故東越建成侯與繇王共斬東越王餘善功侯	以故南越郎聞漢軍破番禺為伏波得南越相呂嘉功侯	以故東越繇王斬東越王餘善功侯萬戶	以東越將軍漢兵至棄軍降侯	以父棄故南海守漢兵至以城邑降子侯
元年五月乙卯侯劉福元年 一	元年閏月癸卯莊侯轅終吉元年徐廣曰閏四月也 六	元年閏月癸卯侯建成元年 六	元年閏月癸卯侯孫都元年 六	元年閏月癸卯侯居服元年 六	元年侯多軍元年 六	元年中侯嘉元年 六
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太初元年終吉死無後國除	四	四	四	四	太初二年侯嘉薨無後國除 二

平州	荻苴	澅清	騠茲	浩	瓡讘 徐廣曰在河東 瓡音胡讘之涉反	幾
以朝鮮將漢兵至降侯	以朝鮮相漢兵至圍之降侯	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侯	以小月氏若苴王將衆降侯	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功侯	以小月支王將衆千騎降侯	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
						四年三月癸未侯張路歸義元年 二 元封六年侯張路使朝鮮謀反死國除
三年四月丁卯侯唊元年 如淳曰唊音頰 一 四年侯唊薨無後國除	三年四月侯朝鮮相韓陰元年 四	三年六 四	四年十一月丁卯侯稽谷姑元年 三	四年正月甲申侯王恢元年 一 四年四月侯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國除封凡三月	四年正月乙酉侯扜者元年 二 六年侯勝元年	
	四	四	太初元年侯稽谷姑薨無後國除		四	

涅陽	以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其子侯				四年三月壬寅庚侯子最元年	太初二年侯最死無後國除

右太史公本表

當塗　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蒲　蘇昌以圉尉史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潦陽　江德以園廐嗇夫共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富民　田千秋家在長陵以故高廟寢郎上書諫孝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黃帝涉江上書至意拜爲大鴻臚征和四年爲丞相封三千戶至昭帝時病死子順代立爲虎牙將軍擊匈奴不至質誅死國除漢書音義曰質所期處也

右孝武封國名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于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以三得之者即上所謂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也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頟侯曾爲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于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爲王侯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誡之

博陸　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文穎曰博廣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瓚曰漁陽有博陸城也）中輔幼主昭帝為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為大司馬益封邑萬戶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秺　（漢書音義曰音妒在濟陰成武今有亭矣）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為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　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為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　上官安以父桀為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為昭帝夫人立為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　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為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為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為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戶子延壽代立為太僕侍中

義陽　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為郎為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為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　王山齊人也故為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說安

與

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爲侯三千戸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國除

建平

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爲侯邑二千七百戸拜爲太僕元年出爲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爲御史大夫

弋陽

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爲侯二千戸後爲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宜城

燕蒼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罪有功封侯邑二千戸爲汝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

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爲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爲丞相封二千戸立二年爲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爲屬國都尉

安平

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爲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爲丞相封二千戸立二年病死子賁代立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爲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爲庶人國除

右孝昭時所封國名

陽平

蔡義家在溫故師受韓詩爲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爲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爲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爲爲人主師當以爲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爲丞相封二千戸病死絶無後國除

扶陽 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爲博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爲昭帝師遷爲光祿大夫大鴻臚長信少府以爲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戸爲丞相五歲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爲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爲關內侯

平陵 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昭帝拜爲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二千戸取霍光女爲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 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爲護軍都尉中事昭帝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戸

陽成 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事後留遲不得封爲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戸逢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都內錢三千萬（漢書百官表曰司農屬官有都內）發覺自殺國除

平丘 王遷家在衞爲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戸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洩中事誅死國除

樂成 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絶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戸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爲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 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爲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爲冠軍侯薨卒子

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以其邑三千戶
封雲爲冠軍侯後生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 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相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爲侯邑三千戶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 田廣明故郎爲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二年封爲侯邑二千三百戶爲御史大夫後爲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 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爲府卒史以賢良舉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爲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爲揚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遷爲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毀韋賢代爲丞相封千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 許中翁名舜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爲侯邑二千戶亦故有私恩爲長樂衛尉死子延年代立

樂平 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二千戶拜爲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爲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 史子回名曾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百戶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妒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 史子叔名玄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五百戶衛太子時

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
也外家有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樂陵 史子長名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
謀反事封二千五百戶

博成 張章父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
氏第舍卧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
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戶

都成 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
有功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奉車都尉秺侯從羣子行謹
善退讓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 楊惲家在華陽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好士自喜知人
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與屏語言霍
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四年
作爲妖言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 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有材力能騎射
用短兵給事黃門（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
楊惲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爲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
廟乘小車奪百戶

爰戚 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 地節元年楚王與廣
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子推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
廣陵王廣陵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今帝
復立子爲廣陵王

酇 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

今絕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三千戶封蕭何玄孫建世爲
酇侯

平昌　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衛太子時嫁太子
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子男絕不聞聲問行且四十
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戶宣帝舅
父也

樂昌　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
封爲侯邑五千戶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邛城　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戶言
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
故爲侯

安遠　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弛刑士田渠
黎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
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
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戶

博陽　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屬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
舊恩宣帝遷爲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戶神爵二年代魏相
爲丞相立五歲病死子翁孟代立爲將軍侍中甘露元年
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爲關內侯

建成　黃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爲河內守丞遷爲
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
久繫獄三歲從勝學尚書會赦以賢良舉爲揚州刺史頻
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黃金百斤秩中二千
石居頻川入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

爲丞相封千八百戶

西平　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爲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爲光祿大夫爲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爲御史大夫代黃霸爲丞相

右孝宣時所封

陽平　王稚君名桀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爲太子妃太子立爲帝女爲皇后故侯千二百戶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宣於國家也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國名	王子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茲	河間獻王子	五年正月壬子侯劉明元年 二	二 元朔三年侯明坐謀反棄市國除徐廣曰一作掠殺人棄市				
安成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思侯劉蒼元年 一	六	六	元年今侯自當元年 六	六	四

宜春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侯劉成元年 一	六	六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句容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哀侯劉黨元年 一	元朔元年哀侯黨薨無後國除				
句陵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侯劉福元年 一	六	六	四 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杏山	楚安王子	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成元年 一	六	六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浮丘	楚安王子	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不審元年 一	六	四 五年今侯霸元年 二	四 五年侯霸坐酎金國除		
廣戚	魯恭王子		元年十月丁酉節侯劉擇元年 徐廣曰擇一作將 六	元年侯始元年 六	四 五年侯始坐酎金國除		
丹楊	江都易王子		元年十二月甲辰哀侯敢元年 六	元狩元年侯敢薨無後國除			
胎台	江都易王子		元年十二月甲辰侯劉象之元年 六	六	四 五年侯象之坐酎金國除		

湖孰	秩陽	睢陵	龍丘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元年正月丁亥頃侯劉胥元年 六	元年正月丁卯終侯劉漣元年 六	元年正月丁卯侯劉定國元年 六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代元年 五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今侯聖元年 二	三 四年終侯漣薨無後國除	四 五年侯定國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代坐酎金國除
六			
四			

張梁	劇	壤	平望
江都易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易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仁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原侯劉錯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高遂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賞元年 五
六	六	六	二 三年今侯楚人元年 四
三 三年今侯須元年 四	一 二年孝侯廣昌元年 五	元年今侯延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國名	王子號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臨原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敬侯劉始昌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葛魁 徐廣曰葛一作莒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節侯劉寬元年 五	三 四年今侯戚元年 三	二 元鼎三年侯戚坐殺人棄市國除		
益都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胡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平酌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戴侯劉彊元年 五	六	元年忠侯中時元年 六	六	四

國名	王子號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劇魁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墨元年 五	六	六	元年侯昭元年 三 四年侯德元年	四
壽梁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守元年 五	六	四 五年侯守坐酎金國除		
平度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衍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宜城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康侯劉偃元年 五	六	六 元年侯福元年	六	太初元年侯福坐殺弟棄市國除

臨朐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奴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雷	城陽共王子		二年五月甲戌劉稀元年 五	六	五 五年侯稀坐酎金國除		
東莞	城陽共王子		三年五月甲戌侯劉吉元年 三 元朔五年侯吉有痼疾不朝廢國除				
辟	城陽共王子		三年五月甲戌節侯劉壯元年 三 五年侯朋元年 二	六	四 五年侯朋坐酎金國除		

尉文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節侯劉丙元年 五	元年侯犢元年 六	四 元年侯犢坐酎金國除		
封斯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共侯劉胡陽元年 五	六	六	六	二 四年今侯如意元年
榆丘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壽福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壽福坐酎金國除		
襄嚵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建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建坐酎金國除		

邯會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子侯劉仁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朝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義元年 五	六	一 二年今侯祿元年 四	六	四
東城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遺元年 五	六	元年侯遺有罪國除		
陰城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蒼元年 五	六	六	元年侯蒼有罪國除	
廣望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安中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將梁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朝平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朝平坐酎金國除		
新館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未央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未央坐酎金國除		
新處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陘城	蒲領	西熊	棗彊	畢梁	房光	距陽	蔞安
中山靖王子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貞元年 五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嘉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明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晏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嬰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殷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白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邈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度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貞坐酎金國除				六	元鼎元年殷有罪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度有罪國除	六
				二 元封四年侯嬰有罪國除			元年今侯嬰元年 六
							四

阿武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湣侯劉豫元年 四	六	六	六	三年今侯寬元年
參戶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勉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州鄉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節侯劉禁元年 四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惠元年 一	四
成平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禮元年 四	二 元狩三年侯禮有罪國除			
廣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順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蓋胥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陪安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康侯劉不害元年 四	六	一 二年哀侯秦客元年 一 元鼎三年侯秦客薨無後國除		
榮簡 徐廣曰一作營簡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騫元年 四	二 三年侯騫有罪國除			

周堅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何元年 四	四 五年侯當時元年 二	四 元鼎五年侯當時坐酎金國除		
安陽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桀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五據 一本作㯫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臒丘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臒丘坐酎金國除		
富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龔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陪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繆侯劉明元年 四	六	二 三年侯邑元年 二 元鼎五年侯邑坐酎金國除		
叢 徐廣曰一作散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信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平	濟北貞王子		二年十月癸酉侯劉遂元年 四	元狩元年侯遂有罪國除	六	六	四
羽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成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胡母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楚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楚坐酎金國除		
離石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綰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邵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慎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利昌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嘉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藺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憙元年				
臨河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賢元年				
隰成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子侯劉忠元年				
土軍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郢客元年		侯郢客坐與人妻姦棄市		

皋狼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遷元年				
千章 徐廣曰一作斥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遇元年				
博陽	齊孝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康侯劉就元年 四	六	二 三年侯終吉元年 三 元鼎五年侯終吉坐酎金國除		
寧陽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恢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瑕丘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貞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公丘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夷侯劉順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郁狼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騎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騎坐酎金國除		
西昌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敬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敬坐酎金國除		

陘城	中山靖王子		三年三月癸酉侯劉義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義坐酎金國除		
邯平	趙敬肅王子		三年四月庚辰侯劉順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武始	趙敬肅王子		三年四月庚辰侯劉昌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象氏	趙敬肅王子		三年四月庚辰節侯劉賀元年 四	六	六	二 元封三年思侯安德元年 四	四
易	趙敬肅王子		三年四月庚辰安侯劉平元年 四	六	六	四 五年今侯種元年 二	四
洛陵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章元年 三	一 元狩二年侯章有罪國除			
攸輿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則元年 三	六	六	六	太初元年侯則篡死罪棄市國除
茶陵	長沙定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欣元年 三	六	一 二年哀侯陽元年 五	六	太初元年侯陽薨無後國除

	建成	安衆	葉	利鄉	有利	東平	運平	山州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拾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丹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嘉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嬰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釘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慶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訢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齒元年 三
	五 元狩六年拾坐不朝不敬國除	六		二 元狩三年侯嬰有罪國除	元狩元年侯釘坐遺淮南書稱臣棄市國除	三 元狩三年侯慶坐與姊妹姦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訢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齒坐酎金國除
		五 六年今侯山拊元年 一						
		四						

海常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福元年 三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鈞丘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憲元年 三	三 四年今侯執德元年 三	六	六	四
南城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貞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廣陵 徐廣曰一作陽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常侯劉表元年 三	四 五年侯成元年 二	四 元鼎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莊原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皐元年 三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皐坐酎金國除		
臨樂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敦侯劉光元年 三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建元年 一	四
東野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章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高平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三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廣川	中山靖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頗元年 三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頗坐酎金國除		
千鍾 徐廣曰一作重	河間獻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搖元年一云劉陰 三	元狩二年侯陰不使人爲秋請有罪國除			
披陽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丑敬侯劉燕元年 三	六	四 五年今侯淵元年 二	六	四
定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劉越元年 三	六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六	四

稻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丑夷侯劉定元年 三	六	二 二年今侯都陽元年 四	六	四
山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國元年 三	六	六	六	四
繁安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忠元年 三	六	六	六	三 四年今侯壽元年 三
柳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康侯劉陽元年 三	六	三 四年侯罷師元年 三	四 五年侯自爲元年 二	四

雲	牟平 徐廣曰一作羊	柴	柏陽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趙敬肅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劉信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恭侯劉渫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原侯劉代元年 三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終古元年 二
六	一 三年今侯奴元年 四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歲發元年 一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鄗	桑丘	高丘	柳宿
趙敬肅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延年元年 二	五年十一月辛酉節侯劉洋元年 二	五年三月癸酉哀侯劉破胡元年 二	五年三月癸酉夷侯劉蓋元年 二
六	六	六	三 三年侯蘇元年 四
四 元鼎五年侯延年坐酎金國除	二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元鼎元年侯破胡薨無後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蘇坐酎金國除
	六		
	四		

戎丘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樊輿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節侯劉條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曲成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萬歲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萬歲坐酎金國除		
安郭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博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安險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應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安遥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恢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恢坐酎金國除		
夫夷	長沙定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敬侯劉義元年 二	六	四 五年今侯禹元年 二	六	四
舂陵	長沙定王子		五年六月壬子侯劉買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都梁	洮陽	泉陵	終弋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衡山王賜子
五年六月壬子敬侯劉遂元年 二	五年六月壬子靖侯劉狗彘元年 二	五年六月壬子節侯劉賢元年 二	六年四月丁丑侯劉廣置元年 二
六	五 元狩六年侯狗彘無後國除	六	六
一 元年今侯係元年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廣置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四	

麥	鉅合	昌	蕢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昌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發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差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方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昌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發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差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方坐酎金國除

雩殷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康侯劉澤元年 六	六	六	四
石洛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敬元年 六	六	六	四
扶浸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昆吾元年 六	六	六	四
挍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霸元年 六	六	六	四
朸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讓元年 六	六	六	四
父城 徐廣曰一作六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光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光坐酎金國除		
庸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譚元年 六	六	六	四
翟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壽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壽坐酎金國除		

鱣	彭	瓡 徐廣曰一作報	虛水	東淮	栒	涓	陸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菑川靖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應元年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偃元年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息元年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禹元年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類元年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買元年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不疑元年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何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類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買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廣饒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康侯劉國元年 六	六	六	四
缾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侯劉成元年 六	六	六	四
俞閭	菑川靖王子			元年十月辛卯侯劉不害元年 六	六	六	四
甘井	廣川穆王子			元年十月乙酉侯劉元元年 六	六	六	四
襄陵	廣川穆王子			元年十月乙酉侯劉聖元年 六	六	六	四
皋虞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侯劉建元年 三 三 四月令侯處元年		
魏其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暢侯劉昌元年 六	六	四

祝茲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侯劉延元年 四 元鼎三年延坐棄印綬出國不敬國除	

史記二十一終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高皇帝元年	春沛公為漢王之南鄭秋還定雍	一 丞相蕭何守漢中		御史大夫周苛守滎陽
二 立太子	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夏伐項籍至彭城還據滎陽	二 守關中	一 太尉長安侯盧綰	
三	魏豹反使韓信別定魏伐趙楚圍我滎陽	二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入都關中						
使韓信別定齊及燕太公自楚歸與楚界洪渠	冬破楚垓下殺項籍春王踐皇帝位定陶	尊太公爲太上皇劉仲爲代王立大市更名咸陽曰長安	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伐匈奴匈奴圍我平城	擊韓信反虜於趙城貫高作亂明年覺誅之匈奴攻代代王棄國亡廢爲郃陽侯	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帝奉玉巵上壽曰始常以臣不如仲力今臣功孰如仲多太上皇笑殿上稱萬歲徙齊田楚昭屈景于關中	太上皇崩陳豨反代地	誅淮陰彭越黥布反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罷太尉官	封爲酇侯張蒼爲計相			遷爲相國		
三	四						
周苛守滎陽死	後九月綰爲燕王						周勃爲太尉攻代後官省
御史大夫汾陽侯周昌					御史大夫昌爲趙丞相	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	

十二	孝惠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冬擊布還過沛夏上崩置長陵	趙隱王如意死始作長安城西北方除諸侯丞相爲相	楚元王齊悼惠王來朝 七月辛未何薨	初作長安城蜀湔氐反擊之	三月甲子赦無所復作	爲高祖立廟於沛城成置歌兒一百二十人 八月乙丑參卒	七月齊悼惠王薨立太倉西市八月赦齊	上崩大臣用張辟彊計呂氏權重以呂台爲呂王立少帝己卯葬安陵
十二	十三	十四 七月癸巳齊相平陽侯曹參爲相國	二	三	四	一 十月乙巳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十月己巳曲逆侯陳平爲左丞相	二
						堯抵罪	
						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徐廣曰漢書在高后元年	

高后元年	王孝惠諸子 置孝悌力田	三 十一月甲子徙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		
二	十二月呂王台薨子嘉代立爲呂王行八銖錢	四 平二 食其		平陽侯曹窋一本爲御史大夫在六年
三		五 三		
四	廢少帝更立常山王弘爲帝	六 置太尉官 四	一 絳侯周勃爲太尉	
五	八月淮陽王薨以其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令戍卒歲更	七 五	二	
六	以呂產爲呂王四月丁酉赦天下晝昏	八 六	三	
七	趙王幽死以呂祿爲趙王梁王徙趙自殺	九 七	四	
八	七月高后崩九月誅諸呂後九月代王至踐位皇帝	十 七月辛巳爲帝太傅九月丙戌復爲丞相 八	五 隆慮侯竈爲將軍擊南越徐廣曰姓周	御史大夫蒼

孝文元年	二	三
除收孥相坐律，立太子，賜民爵	除誹謗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勝爲梁王 十月丞相平薨	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上幸太原，濟北王反，匈奴大入上郡，以地盡與太原，太原更號代 十一月壬子勃免相之國
十一 十一月辛巳，平徙爲左丞相，太尉絳侯周勃爲右丞相	一 十一月乙亥，絳侯勃復爲丞相	十二月乙亥，太尉頴陰侯灌嬰爲丞相 罷太尉官
六 勃爲相，頴陰侯灌嬰爲太尉	一	二 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擊濟北，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遬、深澤侯將夜皆爲將軍，屬武，祁侯賀將兵屯滎陽。徐廣曰遬姓魏，將夜姓趙

四	五	六	七
十二月乙巳嬰卒	除錢律，民得鑄錢	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	四月丙子，初置南陵
一 三月甲午，御史大夫北平侯張蒼爲丞相	二	三	四
安丘侯張說爲將軍，擊胡出代			
關中侯申屠嘉爲御史大夫			

八	九	十	十一
太僕汝陰侯滕公卒	溫陵鍾自鳴以芷陽鄉為霸陵	諸侯王皆至長安	上幸代地動

五	六	七	八
	御史大夫敬		

十二	十三	十四
河決東郡金堤徙淮陽王為梁王	除肉刑及田租稅律戍卒令	匈奴大入蕭關發兵擊之及屯長安旁

九	十	十一
		成侯董赤內史欒布昌侯盧卿隆慮侯竈甯侯遬皆為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皆擊匈奴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皆為將軍屯長安旁

十五	十六	後元元年	二
黃龍見成紀上始郊見雍五帝	上郊見渭陽五帝	新垣平詐言方士覺誅之	匈奴和親地動 八月戊辰相蒼免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封故安侯
			御史大夫青

三	四	五	六
置谷口邑		上幸雍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
二	三	四	五
			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去亦罷

七	孝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六月己亥孝文皇帝崩其年丁未太子立民出臨三日葬霸上	立文皇帝廟郡國為太宗廟	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四月中孝文太后崩	吳楚七國反發兵擊皆破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立太子	置陽陵邑 丞相北平侯張蒼卒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六	七 置司徒官	嘉卒 八 開封侯陶青為丞相	二 置太尉官	三	四	五
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屬國捍為將屯將軍詹事戎奴為車騎將軍侍太后			中尉條侯周亞夫為太尉擊吳楚曲周侯酈寄為大將軍擊趙竇嬰為大將軍屯滎陽欒布為大將軍擊齊	二 太尉亞夫	三	四
		御史大夫錯		御史大夫蚡		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

七	中元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後元元年
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四月丁巳膠東王立為太子。 青罷相		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皇子乘為清河王。 亞夫免相	臨江王徵，自殺，葬藍田，燕數萬為銜土置冢上。	皇子舜為常山王。	梁孝王武薨。分梁為五國，王諸子：子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	五月地動。七月乙巳日蝕。 舍免相
六月乙巳太尉條侯亞夫為丞相。 罷太尉官	二	三	四 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	二	三	四	五 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五 遷為丞相。							
御史大夫舍			御史大夫綰				御史大夫不疑

二	三	孝武建元元年	二
	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	綰免相	置茂陵 嬰免相
二	三	四 魏其侯竇嬰為丞相 置太尉	二月乙未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 罷太尉官 太尉蚡免
六月丁丑御史大夫岑邁卒		武安侯田蚡為太尉	
		御史大夫抵 漢表云牛抵	御史大夫趙綰

三	四	五	六
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家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		行三分錢 徐廣曰漢書云半兩四分曰兩	正月閩越王反孝景太后崩徐廣曰景帝母竇氏 昌免相
二	三	四	五 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青翟為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青翟			御史大夫安國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元光元年		二		
二	帝初之雍郊見五時	三	夏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篡單于馬邑不合誅恢	
三	五月丙子決河於瓠子	四		
四	十二月丁亥地動	五 平棘侯薛澤爲丞相		御史大夫歐
五	十月族灌夫家棄魏其侯市	二		
六	南夷始置郵亭	三	大中大夫衛青爲車騎將軍出上谷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皆擊匈奴	

元朔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衛夫人立爲皇后		匈奴敗代太守友徐廣曰太守姓共名友	匈奴入寇襄代上郡	匈奴敗代都尉朱英 澤免相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二
車騎將軍青出鴈門擊匈奴衛尉韓安國爲將屯將軍軍代明年屯漁陽卒	春車騎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取河南地			春長平侯衛青爲大將軍擊右賢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屬青左內史李沮爲强弩將軍太僕賀爲車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大行息爲將軍皆屬大將軍擊匈奴	大將軍青再出定襄擊胡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中令李廣爲後將翕侯趙信爲將軍敗降匈奴衛尉蘇建爲將軍敗身脫皆屬青左內史沮爲强弩將軍
		御史大夫弘			

元狩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月中，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皆自殺，國除。	匈奴入鴈門、代郡。江都王建反。膠東王子慶立爲六安王。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四月乙巳，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弘卒			蔡坐侵園堧自殺	
三	四 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	二	三	四 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爲丞相	二
	冠軍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胡，至祁連；合騎侯敖爲將軍，出北地；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爲將軍，出右北平。		大將軍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擊單于。		
御史大夫蔡	御史大夫湯				

元鼎元年	二	三	四
	青翟有罪自殺		立常山憲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六月中河東汾陰得寶鼎
三	四 太子太傅高陵侯趙周爲丞相	二	三
	湯有罪自殺		
	御史大夫慶		

五	六	元封元年	二
三月中南越相嘉反殺其王及漢使者 九月周坐酎金自殺	十二月東越反		
四 九月辛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封牧丘侯	二	三	四
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主爵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皆破南越	故龍頟侯韓說爲橫海將軍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中尉王溫舒出會稽皆破東越		秋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擊朝鮮
		御史大夫寬	

三	四	五	六	太初元年	二
				改曆以正月爲歲首	正月戊申慶卒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月丁卯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

三	四	天漢元年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御史大夫延廣		御史大夫卿		御史大夫周

四	太始元年 班固云司馬遷記事訖于天漢自此已後後人所續	二	三	四	征和元年	二	三	四
					冬賀坐為蠱死	七月壬午太子發兵殺游擊將軍說使者江充	六月劉屈氂因蠱斬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彭城侯	二	六月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至余吾水上游擊將軍韓說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皆擊匈奴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以兵降胡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擊匈奴	
			御史大夫勝之			御史大夫成		

(The entries 冬賀坐為蠱死 and 六月劉屈氂因蠱斬 are printed upside down.)

後元元年	二	孝昭始元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元鳳元年	二
二	三	四 九月日磾卒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月己巳光祿大夫霍光爲大將軍博陸侯都尉金日磾爲車騎將軍秺侯太僕安陽侯上官桀爲大將軍				三月癸酉衛尉王莽爲左將軍騎都尉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九月庚午光祿勳張安世爲右將軍	
								御史大夫訢	

三	四	五	六	元平元年	二	孝宣本始元年
	三月甲戌千秋卒	十二月庚戌訢卒		敞卒		
十二	三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封宜春侯	二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封安平侯	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封陽平侯	二	三
十二月庚寅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擊烏丸			九月庚寅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擊烏丸	四月甲申光祿大夫龍額侯韓曾爲前將軍五月丁酉水衡都尉趙充國爲後將軍右將軍張安世爲車騎將軍	七月庚寅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龍額侯韓曾爲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爲蒲類將軍度遼將軍平陵侯范明友爲雲中太守富民侯田順爲虎牙將軍皆擊匈奴	
	御史大夫楊敞			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廣明		

三	三月戊子皇后崩 六月乙丑義薨	六月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丞相封扶陽侯 田廣明田順擊胡還皆自殺充國奪將軍印		御史大夫魏相
四	二月乙卯立霍后	二		
地節元年		三		
二		四 三月庚午將軍光卒	二月丁卯侍中中郎將霍禹爲右將軍	

三	立太子 五月甲申丞相賢老賜金百斤	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封高平侯	七月安世爲大司馬衛將軍禹爲大司馬	御史大夫邴吉
四		二 七月壬寅禹腰斬		
元康元年		三		
二		四		
三		五		

四	神爵元年	二	三	四	五鳳元年	二	三	四	甘露元年
	上郊甘泉太畤汾陰后土	上郊雍五畤祋栩出寶璧玉器	三月相卒				正月吉卒		
六 八月丙寅安世卒	七	八	四月戊戌御史大夫邴吉爲丞相封博陽侯	二	三	四 五月己丑霸卒	三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封建成侯	二	三 二月丁未延壽卒
	四月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後將軍充國擊羌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韓曾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五月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御史大夫望之			御史大夫霸	御史大夫延年		

二	三	四	黃龍元年	孝元初元元年
赦殊死賜高年及鰥寡孤獨帛女子牛酒	二月己丑霸薨			
四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封西平侯	二	三	四
			樂陵侯史子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	
御史大夫定國	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			

建昭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月甲辰玄成薨		
五	六	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封樂安侯	二	三
	弘免			
	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	衛尉繁延壽爲御史大夫		

竟寧元年	孝成建元元年	二	三
			十二月丁丑衡免
四	五	六	七 八月癸丑遣光祿勳詔嘉上印綬免賜金二百斤
六月己未衛尉楊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延壽卒			十月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為光祿大夫右將軍執金吾弋陽侯任千秋為右將軍 譚免
三月丙寅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			延尉尹忠為御史大夫

二	三	四	五	永光元年
				十月戊寅定國免
五	六	七	八	九 七月子長免就第
	十二月執金吾馮奉世為右將軍		二月丁巳平恩侯許嘉為左將軍	九月衛尉平昌侯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二月廣德免
			中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 十二月丁未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七月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

二	三	四	五	
三月壬戌朔日食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相封扶陽侯丞相賢子	二	三	四	
七月太常任千秋爲奮武將軍擊西羌雲中太守韓次君爲建威將軍擊羌後不行	右將軍平恩侯許嘉爲車騎將軍侍中光祿大夫樂昌侯王商爲右將軍右將軍馮奉世爲左將軍			
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				

四	河平元年	二	三	四
				四月壬寅丞相商免
三月甲申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爲右丞相	二	三	四	六月丙午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張禹爲丞相
任千秋爲右將軍長樂衛尉史丹爲右將軍 十一月己亥丑忠自刺殺			十月辛卯史丹爲左將軍太僕平安侯王章爲右將軍	
少府張忠爲御史大夫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陽朔元年				
二		二		六月太僕王章爲御史大夫
三		三	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章爲車騎將軍	十月乙卯光祿勳于永爲御史大夫
四		七月乙丑右將軍光祿勳平安侯王章卒	閏月壬戌永卒	
鴻嘉元年	三月禹卒	四月庚辰薛宣爲丞相		

史記

六

史記二十三

禮書第一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摠一海内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鄭玄曰以金飾諸末）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其滋味謂之庶羞鄭衆曰羞者進也）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王肅曰不緣也）皮弁布裳（周禮曰王視朝則皮弁之服鄭玄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爲裳也）朱絃洞越（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越瑟底孔）大羹玄酒（鄭玄曰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

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毁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衞所居不合（論語曰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應劭曰抵至也贊曰抵歸也）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

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改年爲太初）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

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服虔曰簀謂之笫）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詩云約軝錯衡毛傳云錯衡文衡也）和鸞之聲（鄭玄云和鸞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内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服虔曰鸞在鑣和在衡續漢書輿服志曰鸞雀立衡也）步中武象騶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鄭玄曰武武王樂也象武舞也韶舜樂也護湯樂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周禮曰交龍爲旂）寢兕持虎鮫韅（徐廣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音交韅者當馬腋之革音呼見反）彌龍（徐廣曰乘輿車金薄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徐廣曰大剛曰鉅）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熛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許慎曰垂涉地名也）莊蹻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渴欲得飲飲於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騆謂鄧林後遂爲林名）然而

陖字論文作峻字

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陖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徐廣曰試一作誠也）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嚮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

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毛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禮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謂別子之後也）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音含）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鄭玄曰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法之賦）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穀梁傳曰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始封之者必爲其太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禮記曰庶人祭於寢）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鄭玄曰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臑孰之也）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鄭玄曰嚌至齒）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鄭玄曰啐入口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

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禮記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玄曰素車殷輅也郊之麻冕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論語曰麻冕禮也孔安國曰冕緇布冠古者積麻三十升布以爲之喪服之先散麻一也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之三尺禮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也三年哭之不反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鄭玄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一倡而三歎鄭玄曰倡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歎縣一鐘尚拊膈徐廣曰一作搏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徐廣曰一作悅故至備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鄭玄曰誠猶審也陳設也謂彈畫也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鄭玄曰衡稱也縣謂錘也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鄭玄曰方猶道也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

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史記二十三 終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敇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敎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

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幷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靑陽夏歌朱明晉灼曰爾雅云春曰靑陽夏曰朱明秋歌西皥韋昭曰西方少皥也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旁利長先爲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窐曲之窐也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騁容與兮跇萬里孟康曰跇音逝如淳曰跇謂超踰也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諭文作政刑

鄭玄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王肅曰物事也謂哀樂喜怒和敬之事感人而動見於聲聲相應故生變鄭玄曰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而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變成方謂之音鄭玄曰方猶文章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鄭玄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玄曰噍踧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鄭玄曰嘽寬綽之貌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鄭玄曰發揚也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鄭玄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鄭玄曰極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鄭玄曰此其所謂至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徐廣曰一作憤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鄭玄曰言以八音和否隨政也宮爲君王肅曰居中總四方商爲臣王肅曰秋義斷角爲民王肅曰春物並生各以區別民之衆也徵爲事王肅曰夏物盛故事多羽爲物王肅曰冬物聚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鄭玄曰怗懘敝敗不和之貌也宮亂則荒鄭玄曰荒猶散其君驕商亂則搥徐廣曰搥今禮作陂也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玄曰君臣民事物也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玄曰比猶同桑間濮上之音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在濮陽南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鄭玄曰倫猶類也理分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鄭玄曰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鄭玄曰幾近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鄭玄曰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鄭玄曰隆猶盛也極猶窮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鄭玄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王肅曰

於清廟中所鼓之瑟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玄曰遺猶餘也王肅曰未盡音之極大饗之禮尚玄酒
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
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鄭玄曰教之使知好惡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今禮作欲物至知知然後
好惡形焉王肅曰事至能以智知之然後情之好惡見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己天
理滅矣王肅曰內無定節智為物所誘於外情從之動而失其天性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
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鄭玄曰隨物變化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
者也鄭玄曰言無所不為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
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
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鄭玄曰為作法度以遏其欲也王肅曰以人為之節
言得其中也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
笄所以別男女也鄭玄曰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鄭玄曰射鄉大射鄉飲禮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
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鄭玄曰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同則相親異則相
敬樂勝則流王肅曰流遁不能自還禮勝則離王肅曰離析而不親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玄曰欲其並行彬彬然禮義立則貴賤等矣鄭玄曰等階級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
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
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鄭玄曰和在心禮自外作鄭玄曰敬在貌樂由中出故靜禮
自外作故文鄭玄曰文猶動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玄曰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樂至則無怨禮
至則不爭鄭玄曰至猶達也行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
賓服兵革不試鄭玄曰賓協也試用也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
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
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鄭玄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和故百物不
失鄭玄曰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鄭玄曰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鄭玄曰教人者也幽則有鬼

術字論文作述字

神鄭玄曰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聖人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
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
以相沿也鄭玄曰沿猶因述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故事與時竝鄭玄曰舉事在其時也王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名與功偕
鄭玄曰爲名在於其功也偕猶俱也王肅曰有功然後得受其名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詘信俯
仰級兆舒疾徐廣曰級今禮作綴騆案鄭玄曰兆其外營域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
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
樂之文者能術鄭玄曰述謂訓其義作者之謂聖術者之謂明明聖者術作之
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
物皆別鄭玄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鄭玄曰言法天地過制則亂過作則
暴鄭玄云過猶誤也暴失文武意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王肅曰言能合道論中倫理而無患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鄭玄曰質猶本莊敬
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

聚字論文作序字

事於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肅曰自天子至民人皆貴禮之敬樂之和以事鬼神先祖也王者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鄭玄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
其禮具徐廣曰辨一作別騆案鄭玄曰辨徧也干戚之舞非備樂也鄭玄曰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也亨孰而祀
非達禮也鄭玄曰達猶具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
禮鄭玄曰言其有損益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玄曰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害在倦略及夫敦樂而
無憂鄭玄曰敦厚也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也鄭玄曰禮爲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鄭玄曰樂爲同春作夏長仁也
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鄭玄曰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樂者敦和率神
而從天鄭玄曰敦和樂貴同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鄭玄曰別宜禮尚異也孫炎曰居鬼品處人鬼之志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玄曰各得其事也王肅曰各得其位也天
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鄭玄曰高卑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鄭玄曰動靜陰陽用事也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陰陽出入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

同矣鄭玄曰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鄭玄曰象光耀形體貌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隮鄭玄曰隮升也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鄭玄曰蕩動也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鄭玄曰奮迅也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興焉鄭玄曰百物化生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登鄭玄曰登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鄭玄曰極至也蟠猶委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鄭玄曰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王肅曰著明也明太始謂法天也成物謂地也居亦謂法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鄭玄曰著猶明白也息謂休止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鄭玄曰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鄭玄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養長己也其辭未聞也王肅曰南風育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鄭玄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

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王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聞其謚而知其行鄭玄曰謚者行之迹泰章章之也鄭玄曰堯樂名言堯德章明咸池備也鄭玄曰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韶繼也鄭玄曰舜樂名言能繼堯之德夏大也鄭玄曰禹樂名言禹能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也鄭玄曰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鄭玄曰教謂樂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王肅曰作樂所以法其治行也善則行象德矣王肅曰君行善即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夫豢豕為酒鄭玄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鄭玄曰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鄭玄曰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到多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閉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鄭玄曰大事謂死喪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

紹字禮文作昭字

也鄭玄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者往來樂樂其所自生鄭玄曰自由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
報情反始也孫炎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德若舜之民樂其紹堯也周之民樂其伐紂而作韶武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殷尚質周尚文是也所謂
大路者天子之輿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葆
龜也公羊傳曰龜青緣何休曰緣甲頓也千歲之龜青頓明乎吉凶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鄭玄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鄭玄曰理猶事也樂統同禮別異鄭玄曰統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之位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
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
德降興上下之神鄭玄曰降下也興猶出也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鄭玄
曰凝猶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紹焉天地欣合陰
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然後草木茂區萌達鄭玄曰屈生曰區羽
翮奮角觡生鄭玄曰無䚡曰觡蟄蟲昭蘇鄭玄曰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羽者嫗伏毛者孕
鬻鄭玄曰孕任也鬻生也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鄭玄曰內敗曰殰殈猶裂也則樂之道歸

焉耳孫炎曰樂和陰陽故歸此也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鄭玄曰揚越也樂之末節
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
也故有司掌之鄭玄曰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
王肅曰但能別聲詩不知其義故北面而弦鄭玄曰弦謂鼓琴瑟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
禮鄭玄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神故後主人鄭玄曰後尸居後贊禮儀也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德成而上
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鄭玄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是故先王
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鄭玄曰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樂者
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
其教焉鄭玄曰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
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鄭玄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志微焦衰之
音作鄭玄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曰其細已甚而民思憂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鄭玄曰簡節少
易也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王肅曰粗厲亢厲猛起發揚奮末浸疾廣賁廣大之也而

民剛毅廉直經正孫炎曰經法也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王肅曰肉好言音之洪美
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王肅曰狄成言成而似夷狄之音也滌放湯濫僭差也
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鄭玄曰生氣陰陽也五常五行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鄭玄曰密之言閉也
剛氣不怒柔氣不懾鄭玄曰懾猶恐懼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
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鄭玄曰等差也各用其材差學之也廣其節奏省其文
采鄭玄曰廣增習之也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以繩德厚也鄭玄曰繩猶度也王肅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類小大之稱孫炎曰作樂器大小稱十二律
比終始之序鄭玄曰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鄭玄曰宮為君商為臣使親疏貴賤長
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
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
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
欲王肅曰其音寬大則容姦偽其狹者則使人思利欲也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

流字論文作留字

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鄭玄曰成象謂人樂習之也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
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鄭玄曰反猶本也
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流於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
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孫炎曰奮發也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化也著猶誠也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王肅曰清明廣大終始周旋皆樂之節奏容儀發動也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鄭玄曰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王肅曰至樂之極能使然耳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
濁代相為經鄭玄曰清為蕤賓至應鍾也濁謂黃鍾至仲呂也故樂行而倫清鄭玄曰倫謂人道也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

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鄭玄曰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鄭玄曰方猶道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鄭玄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耳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鄭玄曰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以見方鄭玄曰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王肅曰舞武樂三步爲一節者以見伐道也再始以著往鄭玄曰武舞再更始以明伐紂時再往之復亂以飭歸鄭玄曰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德也奮疾而不拔也王肅曰舞雖奮疾而不失節若樹木得疾風而不拔極幽而不隱鄭玄曰極幽謂歌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王肅曰樂能使仁人獨樂其志不厭倦其道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君子曰

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鄭玄曰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王肅曰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鄭玄曰油新生好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鄭玄曰若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鄭玄曰禮自外作故治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鄭玄曰謂利欲生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鄭玄曰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鄭玄曰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止也孫炎曰德煇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鄭玄曰人所倦也王肅曰自謙損也樂主其盈鄭玄曰人所懽也王肅曰充氣志也禮謙而進以進爲文鄭玄曰進者謂自勉強也文猶美也善也王肅曰禮自減損所以進德修業也樂

盈而反以反爲文鄭玄曰反謂自抑止也王肅曰樂充氣至而反本也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鄭玄曰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故禮有報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王肅曰禮自減損而以進爲報也而樂有反孫炎曰反謂曲終還更始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鄭玄曰俱起立於中不銷不放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鄭玄曰人道人之所爲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鄭玄曰不可過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鄭玄曰形聲音動靜也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鄭玄曰文篇辭也息銷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鄭玄曰曲直歌之曲折繁省廉肉聲之洪殺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鄭玄曰方道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

鄭玄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鄭玄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要其節奏鄭玄曰要猶會也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鄭玄曰紀總要之名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鄭玄曰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鄭玄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鄭玄曰無姦聲也弦匏笙簧合守拊鼓鄭玄曰合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也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也始奏以文止亂以武鄭玄曰文謂鼓武謂金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孫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趣之以雅鄭玄曰相即拊也亦以節樂雅亦樂器名狀如漆筩中有椎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

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鄭玄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姦
聲以淫溺而不止王肅曰姦聲淫使人溺而不能自止及優侏儒王肅曰俳優短人也獶雜子女不知
父子鄭玄曰優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亂男女尊卑也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
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鄭玄
曰鏗鎗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何如鄭玄曰欲知音樂異意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
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祅祥此之謂大當鄭玄
曰當謂不失其所也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
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
順克俾鄭玄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擇善而從之曰比俾於文王其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鄭玄曰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及後世今君
之所好者其溺音與鄭玄曰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

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鄭玄曰濫濫竊姦聲也宋音燕女溺志王肅曰說歆悅衛音趣
數煩志孫炎曰趣數音促速而數變也鄭玄曰煩勞也齊音驁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不用也鄭玄曰言四國出此溺音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
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鄭玄曰古者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
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
易此之謂也鄭玄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
鄭玄曰椌楬謂柷敔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鄭玄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
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醻酳酢也所以官
序貴賤各得其宜也鄭玄曰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
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鄭玄曰號令所以警衆也王肅曰鐘聲高故以之立號也號以立橫鄭玄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橫
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硜王肅曰聲果勁硜以立別鄭玄曰謂分明於節義別
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鄭玄曰廉廉隅廉

讙字論文作歡

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王肅曰濫會諸音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鄭玄曰聞讙囂則人意動作也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鄭玄曰以聲合己志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鄭玄曰武謂周武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答曰病不得其衆也鄭玄曰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永歎之淫液之何也鄭玄曰永歎淫液歌遲之也答曰恐不逮事也鄭玄曰逮及也事伐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王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答曰及時事也鄭玄曰時至武事當施也王肅曰欲令之事各及時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答曰非武坐也鄭玄曰言武之事無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王肅曰聲深淫貪商答曰非武音也王肅曰言武王不獲已爲天下除殘非貪商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鄭玄曰有司典樂者傳猶說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鄭玄曰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時人妄說也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鄭玄曰萇弘周大夫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孫炎曰聞命謂言是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鄭玄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女鄭玄曰居猶安坐也夫樂者象成者也王肅曰象成功而爲樂摠干而山立王肅曰摠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王肅曰志在鷹揚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王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而北出鄭玄曰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成而滅商鄭玄曰成猶奏也再奏象克殷時三成而南王肅曰誅紂已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王肅曰有南國以爲疆界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王肅曰分陝東西而治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玄曰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王肅曰以象尊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振威於中國也王肅曰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一擊一刺爲一伐也分夾而進徐廣曰一作遲事蚤濟也王肅曰分部而並進者欲事早成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鄭玄曰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鄭玄曰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鄭玄曰反當爲及謂至紂都也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鄭玄曰積土爲封封比干之墓崇賢也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徐廣曰周本紀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又曰表商容之閭)庶民弛政庶士倍祿(鄭玄曰弛政去紂時苛役倍祿復其紂時薄者)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鄭玄曰散猶放)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徐廣曰在弘農縣今曰桃丘)而不復服車甲弢(徐廣曰音韜)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鄭玄曰苞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王肅曰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建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鄭玄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王肅曰郊有學宮可以習禮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玄曰左東學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歌為節也)而貫革之射息也(鄭玄曰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搢笏(鄭玄曰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搢插也)而虎賁之士稅劒也祀乎明堂(鄭玄曰文王之廟為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鄭玄曰耕藉藉田也)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周名太學曰東膠)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鄭玄曰冕而揔干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鄭玄曰言武遲久為

重禮樂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鄭玄曰師樂官也乙名也)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鄭玄曰氣順性)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鄭玄曰樂人稱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鄭玄曰執猶處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鄭玄曰肆正也)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鄭玄曰各因其德歌所宜)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鄭玄曰育生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鄭玄曰以其肆直)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鄭玄曰以其溫良而能斷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鄭玄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有此事)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鄭玄曰長言引其聲)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鄭玄曰手舞足蹈歡之至子貢問樂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
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與之以殃其
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
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
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
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
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衞靈公之時將之
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
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
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
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卽去之晉見晉平公平

遂字 論文作聰

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
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
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
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
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
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
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
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
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
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
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

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土 論文作士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

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音戹賣反）選（音思兗反）蠕（音而兗反）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

月字下也字論文無之

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徐廣曰一作含）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言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殖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其於十

上條字論文作降

泰字論文作太

蜄字論文作娠

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條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徐廣曰一作橫也）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萬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徐廣曰一作莖）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音孚）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於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蜄（音之愼反）也清明風居東南

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
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
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於七星
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
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
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
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
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
也故曰丁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吴落（徐廣曰吴一作柔）且就死也西至於
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
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
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

於字論文作干

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
律中夷則夷則言陰（徐廣曰一作陽）氣之賊（徐廣曰一作則）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
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徐廣曰一作則）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
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
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
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
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
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
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徐廣曰一作圭）奎者主毒
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
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蔟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鍾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

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卽從斯之謂也

史記二十五終

史記二十六

曆書第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徐廣曰秭音姊鳺音規子雉鳥也一名鷤鴂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卒斯也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音義曰以歲之餘為閏故曰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

記 蒲文作紀

瀆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漢書音義曰少皞時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漢書音義曰次十二次也史推歷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正月為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而指巳是謂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義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徐廣曰戒一作敕天之曆數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鄭玄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故

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如淳曰呂氏春秋荆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璣之璣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韋昭曰謂正歷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冬至也舉正於中韋昭曰氣在望中則時日昬明皆正也歸邪音餘於終韋昭曰餘餘分也終閏月也中氣在晦則後月閏在望是其正中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音餘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竝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眞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

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德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曆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漢書音義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爲距度）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曆（徐廣曰陳術云徵士巴郡落下閎也）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曆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曆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曆曆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曆數之分也瓚曰黃帝聖德與虛合契升龍登仙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徐廣曰蓋以爲應土德土勝水）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淸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文穎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更相治間不容期忽五家文悖異推太初之元也）

曆術甲子篇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十二

無大餘　無小餘

無大餘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大餘五　小餘八

端蒙單閼（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二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芒落四年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橫赤奮若三年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四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橫艾閹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困敦二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二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汭漢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游兆徐廣曰作游桃攝提格征和元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協洽二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涒灘始元元年正西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閹茂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彊梧赤奮若六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犁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一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協洽六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閹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太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閼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涒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閹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犁大淵獻三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橫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尚章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涒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犂作噩黃龍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橫閹茂初元元年正東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五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五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涒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閹茂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彊梧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犂大荒落四年
右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旃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
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時)正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時)正東(加卯時)

史記二十六　終

四字論文作五字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
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
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蘇林曰音掊打之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
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
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爲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
夜半建者衡(徐廣曰第五星)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
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第一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
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晉灼曰似戴匡故曰戴匡也)曰文昌

索隱曰衿音其炎切

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 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
曰三能 蘇林曰能音三台 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 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 明近輔
臣親强斥小疏弱 蘇林曰斥遠也 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 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
晉灼曰更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 一外爲盾天鋒 晉灼曰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一名玄戈 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
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
大兵起 李奇曰角芒角 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
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
一星曰舝 徐廣曰音轄 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
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
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 晉灼曰如鼎之句曲 攝
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

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
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
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 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
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
一十五星蔚然 徐廣曰一云哀烏 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
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
形 晉灼曰中坐犯帝坐也成形禍福之形見也 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 音他果反 星五
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 孟康曰形如騰龍 前大星女主象旁小
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
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
質 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爲質 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 晉灼曰日月五
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帝車舍 傷成鉞 晉灼曰賊傷之占先成形於鉞 禍成井 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

誅成質（晉灼曰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如淳曰芻藁積爲廥也）昴曰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坤維河山已北國陽河山已南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西直似稱衡）下有三星兌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銳晉灼曰三星少斜列無銳形）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孽生爲葆晉灼曰葆菜也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生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

弧 希字官作布

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徐廣曰音流）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晉灼曰比地近地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漢書音義曰木星土星入北落則吉也）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徐廣曰孫一作名）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徐廣曰一曰路嶂）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徐廣曰一曰天津）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徐廣曰一曰大星）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

尺字論文作丈字

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攙韋昭曰攙音參差之參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徐廣曰一作御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韋昭曰星相擊為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

廟歲星廟也察剛徐廣曰一作罰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徐廣曰以下云熒惑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鬬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晉灼曰伏不見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遠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孟康曰犯

七寸已內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營惑廟也謹
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塡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巳黃帝主
德女主象也歲塡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巳去而復還
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巳居之又西東去
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
曰易猶輕速也其一名曰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
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
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塡星乃爲之動搖贏爲
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塡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鍾宮其失次上
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
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塡星廟天子之星也木
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

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
焠晉灼曰火入水故曰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
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
徐廣曰或云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絕行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
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竝
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
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早
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
星同舍爲合相凌爲鬬孟康曰凌相冒占過也韋昭曰突掩爲凌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
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黃圜
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
則水意徐廣曰一作志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

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云三十二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

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徐廣曰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

虜字論文作鹵字　乃　天

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晉灼曰耎退之不進）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音澤）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者色也）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唯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而留桑榆間（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而上者餘二千里）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矣（晉灼曰三分天過之其一此在戌酉之間）疾其對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

景字論文作影

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强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早爲月蝕晚爲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强國弱小國强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

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刑失者罰
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
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
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牵牛
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孟康曰辰星月相凌不見者則所蝕也）晚
爲彗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
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
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
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
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
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
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

上右字論文作有字

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
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
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
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
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
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鬭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椷
劒（蘇林曰椷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劒）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
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
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
能星鈎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
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
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

東字論文作
日字論文作旦字

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日暈（如淳曰暈讀曰運）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

暈字論文作軍字

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白虹屈短（李奇曰屈或為尾也韋昭曰短而直）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閒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閒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徐廣曰一云食於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丙丁江

三字論文作二字

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
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爲也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記不盡狀類南
極徐廣曰老人星也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
乍上乍下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出正東
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一作六 賊星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
之精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
孟康曰星大而有毛兩角熒惑之精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二彗縱橫亦填星之精漢書天文志獄漢一名咸漢 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
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
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
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
太白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

及字下論文有炎火二字

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蛇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 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孟康曰星名 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
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 其大經也 天鼓
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
如大奔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 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
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
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
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下白類
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徐廣曰蚩尤也旬一作營
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李奇曰怒當作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則色青 枉矢類大流星
虵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
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孟康曰精明也有赤

論文餘字上無千字　後高論文作高後　郤字論文作郄

（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如淳曰摶專也或曰摶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郤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車通車轍也避漢武諱故曰通）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

積聚論文作聚積

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徐廣曰古作泉字）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曰蔡邕云麻田曰疇）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象天開示縣象）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徐廣曰土雍曰垘音服駰案孟康曰谿谷也垘崩也蘇林曰垘流也）水澹澤竭地長

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謡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産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 俉迎也伯莊曰音五故反 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産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 孟康曰人姓名作占候者 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 孟康曰戎菽胡豆也爲成也 小雨 徐廣曰一無此上兩字 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 韋昭曰歲大穰 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

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 孟康曰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 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 孟康曰月一日雨正月水 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 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 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 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不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 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

記論文作紀

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徐廣曰一作征）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幷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簒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幷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塡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韋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爲陰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

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
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內則理
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
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
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
十年之間兵相駘藉蘇林曰駘音臺登躐也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
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
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
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
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於河戒
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

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
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
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
迫之爲薄虧毀爲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
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
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
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孟康曰闊狹若三台星相去遠近水火金木塡星徐廣曰木火土三星
若合是謂驚位絕行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
日變修德月變修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
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次修禳正下
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李斐曰適
見災於天劉向以爲日月食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駰案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雲風此天之

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　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　黃帝行德天天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　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　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二十七　終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

害字論文作敗字

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 徐廣曰陟古作敕 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説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 徐廣曰一作鷸音嬌 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巳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 韋昭曰水外四周員如辟雍以節觀 諸侯曰泮宮 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 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害 徐廣曰犬一作畎 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駒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黄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 李奇曰鄜音孚山阪曰衍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 李奇曰於雍旁有吳陽地 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黄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 李奇曰搢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 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 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也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

鄜祠論文作鄜畤

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瓚曰殷聲也云足句之辭）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雊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作鄜祠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云（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　駰案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俈字論文作嚳字

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鄗上山也鄗音臛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

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國曰爲魯諱也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視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皇覽曰萇弘冢在河南洛陽東北山上也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徐廣曰凡去作密畤二百五十年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

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畦各一土封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爾雅曰右陵太丘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韋昭曰黃者地色螾亦地物故以爲瑞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上法令也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應劭曰稭禾稾也去其皮以爲席如淳曰葅讀曰租稭讀曰戛晉灼曰葅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

太字論文作泰字下同

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旣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羡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徐廣曰一云之下畤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徐廣曰屬東平郡）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縣）皆在齊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入海不夜古縣名）最居齊

陽字論文作隅字

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韋昭曰名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羡門（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爲之龍解骨化之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服虔曰傅音附或曰其傅書云爾瓚云世人相傳之）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

嶽字諭文作岳字

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 瓚曰考校其虛實）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太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閒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

諭文襄山上有者字

諭文汶山下有也字

諭文幣字下有各字

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伯莊曰）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吳岳（徐廣曰在汧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將蓼之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陳寶節來祠（服虔曰寶神應節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駵駒四霸產長水灃澇（徐廣曰音勞 駰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韋昭曰無車駵之屬）汧洛二

掌昭蓋是韋昭之誤

淵鳴澤蒲山岳嵎山（徐廣曰音先許反）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玉女凡二十六小神不說）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掌昭曰亳音薄湯所都 瓚曰濟陰薄縣是）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李奇曰菅茅也）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畤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漢書音義曰寓寄也 寄生龍形於木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 狀若井挈皐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 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 如淳曰權舉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也 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云枌榆鄉名高祖里社）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牢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

徇字龠文作狥字

牢字龠文作宰字

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傳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能依人為厲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

女字論文作
文字

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其符也

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以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瓚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駰案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值其立處以作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褚先生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

艾論文作乂

今天子一奏今上直截徐義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元年漢興巳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巳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黄金黄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黄錘徐廣曰音才恚反錘縣黄縣皆在東萊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

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徐廣曰澤一作皐)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歲)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地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封爲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二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

置字論文作致字

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强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廣曰元鼎四年）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絶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徐廣曰以元狩二年薨）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

思字論文作息字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曣𥈽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
九鼎皆嘗亨鬺徐廣曰亨煑也音殤曰鬺嘗以亨牲牢而祭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
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也非魯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
壇下報祠大亨徐廣曰一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
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
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
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
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
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
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
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
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
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
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
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
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請寒徐廣曰一作塞門者

祀字論文作祠字

如字論文作加字

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
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
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
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
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
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陔（徐廣曰陔次也）五帝壇環居其
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
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
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
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於釜中曰洎音蔇）祭日以牛祭月
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
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
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
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
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
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
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
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太一）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
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
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
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

弦字諭文作絃字

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瑟及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

祠字諭文作祀字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井後

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徐廣曰一云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徐廣曰在甘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徐廣曰元封五年）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黄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戸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史記二十八　終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
蹈毳山行即橋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檋檋直轅車也音巳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樏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力喬反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
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
悍韋昭曰湍疾悍強也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
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
于勃海瓚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九川既疏九澤
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

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晉灼曰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息秦伐韓之計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竝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馮翊懷德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息發卒徐廣曰一云悉衆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

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韋昭曰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瓚曰褒斜二水名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一作漊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

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瓚曰下流曰頹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晉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以爲揵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揵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如淳曰殫盡也駰謂州閭盡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駰案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

迹字諭文作蹟字

塡河也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瓠子決灌鉅野澤使溢也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駰案漢書音義曰鉅野滿溢則衆魚沸鬱而滋長也迫冬日乃止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駰案晉灼曰言河道皆弛壞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瓚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如淳曰搴取也茭草也音郊一曰茭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河瓚曰竹葦絚謂之茭下所以引致土石者也河伯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旱燒故薪不足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如淳曰河決楗不能禁故言菑韋昭曰楗柱也木立死曰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盩厔有靈軹渠引堵水徐廣曰一作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瓚曰鉅定澤名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盧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徐廣曰一作逕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史記二十九終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 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蓋藏 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 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 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 李奇曰稽滿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豫益稽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 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

孝文時莢錢益多輕如淳曰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徐廣曰埒者際畔言相接相次也駰案孟康曰富與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間則相踶齧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韋昭曰弘羊孔僅之屬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

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檐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鍾六斗四升散幣於卭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衞朔方轉漕甚遼遠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韋昭曰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衞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衞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别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脣之比也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
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
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
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
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
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
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
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
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
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
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
遣使者虛郡國倉廥徐廣曰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
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
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
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蹛停也一曰貯也轉轂百
數李奇曰車也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駰案服虔曰居居轂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封君
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距服虔曰仰給於商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
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幷
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
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
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
而貴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

(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徐廣曰音容呂靜曰冶器法謂之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徐廣曰藻一作紫也)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

焉字論文作馬字

者出焉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煑鹽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廩之管籥或曰音逌)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史記音隱曰徒計反)左趾(韋昭曰釱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刖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

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瓚曰此緡錢爲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爲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

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

朴字諭文作樸字

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韋昭曰屩草屝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佗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它字諭文作他字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服虔曰分曹職案行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

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逐鬬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蔕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

占字論文作告字

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衛邊之備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仞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畤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

二字論文作三字

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如淳曰塞候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乃拜式

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鼎六年]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徐廣曰南越為九郡駰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巂沈犁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絶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二等

黃金以溢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記三十終

史記 七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太伯（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宋忠曰句吳大伯始所居地名）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

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
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
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
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
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
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
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
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 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 吳
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 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 二
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眜
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
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 世本曰諸樊徙吳也 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 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 君
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 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 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
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
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
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
予慶封朱方之縣 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 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
吳使季札聘於魯 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 請觀周樂 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為歌
周南召南 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 曰美哉始基之矣 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 猶未也 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
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 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 歌邶鄘衛 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

東字論文作舊字

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雒邑杜預曰宗周殞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曰言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東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駰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賈逵曰言道備至也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謙退也遠而不攜杜預曰攜貳也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愁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

也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濩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幬也賈逵曰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魯昭公八年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鬬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眾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家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

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眛立王餘眛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為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曰夷眛生光吳越春秋曰王僚夷眛子與史記同）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犇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以兵圍楚之六灊（杜預曰灊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彊弱）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服虔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

弒字論文作殺字 論文無代字

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爲室也）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音披）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己素避之也）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服虔曰全魚炙也）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弒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披美反）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

立爲吳王闔廬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 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 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 服虔曰鄀楚邑 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檇李 音醉 賈逵曰檇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 越使死士挑戰 徐廣曰一作亶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爲人名氏乎駰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 三行造吳師呼自剄 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 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 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林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 傷吳王闔廬指軍卻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 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槨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方員之口三千槃郢魚腸之劒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 王夫差元年 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 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 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 報姑蘇也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 賈逵曰會稽山名 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 服虔曰行成求成也 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 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 滅夏后帝相 服虔曰夏后相啟之孫 帝相之妃后緡方娠 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娠懷身也 逃於有仍 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之家 而生少康 服虔曰后緡遺腹子 少康爲有仍牧正 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 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 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 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 賈逵曰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賈逵曰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 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 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服虔曰以鯀配天也 不失舊物 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 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

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 杜預曰艾陵齊地 至繒 杜預曰琅邪繒縣 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 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 王肅曰石田不可耕 且盤庚之誥有顚越勿遺 服虔曰顚殞也越墜也顚越無道則割絶無遺也 商之以興 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顚之越之商之以興子胥傳誥曰有顚越商之興 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 服虔曰鮑氏齊大夫 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 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 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 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 乃從海上 徐廣曰一作中 攻齊齊人敗吳

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 服虔曰橐皋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 賈逵曰惡其聞諸侯 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 服虔曰以絶口 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 杜預曰吳爲太伯後故爲長 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 杜預曰爲侯伯 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 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駰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 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之越位王侯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史記三十一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徐廣曰敕知反）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

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
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
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
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
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
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
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左杖黃
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
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
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
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
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

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
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
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
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萊侯來伐
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
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
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
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
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
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說字論之作脫字

(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子丁公呂伋(徐廣曰一作及)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爲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

丘

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爲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鬭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搚幹而殺之何休曰搚折聲也)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杜預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

殺字論文作弒字

歲卒爪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爲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公之間隙）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丘（杜預曰安樂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閒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閒發視乃襄公遂殺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

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

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
君將治齊卽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
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
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
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也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
大夫任政桓公旣得管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或作崩也高傒修齊國政連
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以爲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
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徐廣曰一作譚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
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
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
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
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
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
爲卿讓於是以爲工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
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
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
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
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
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湣
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
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賈逵曰衛地也而立衛君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絶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爲辭責問楚也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穎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穎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悼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内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子

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仲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服虔曰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子之女子姓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因宦者豎刀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刀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人之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南城十七里所菑水南）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弒

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

論文戰字下又有戰字

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 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 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 徐廣曰一作摩 笄下 賈逵曰靡笄山名也 癸酉陳于鞍 服虔曰鞍齊地名也 逢丑父 賈逵曰齊大夫 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 徐廣曰一作陘駰案賈逵曰馬陘齊地也 齊侯請以寶器謝 左傳曰賂以紀甗玉磬也 不聽

城守論文作守城

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 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 令齊東畝 服虔曰欲令齊隴畝東行 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鞍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 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 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

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徙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入晉曲沃賈逵曰欒盈之邑爲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閒公服虔曰伺公閒隙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扞有淫者不知二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箸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論文歸字上有與字

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賈逵曰嫳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

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

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作壽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杜預曰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賈逵曰圉晏嬰之子）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邴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

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頼而去服虔曰頼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曰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

論曰子行即田逆字也

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賈逵曰闞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言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服虔曰閹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從公令居寢也公執戈將擊之杜預曰疑其作亂也太史子餘服虔曰齊大夫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爲公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誰非田宗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服虔曰會徒衆攻闈與大門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關服虔曰齊關也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出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衞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衞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衞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

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徐廣曰年表曰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三十二 終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譙周曰以大王所居周地爲其采邑故謂周公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爲贄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

史策祝孔安國曰史爲策書祝詞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
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
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言可
以代武王之意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
方馬融曰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
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今我其即命於元龜
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
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
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占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
藏占兆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
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周公藏其策金縢
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
崩成王少在強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
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
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
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
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
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
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
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
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
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

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毛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鸋鴂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誚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徐廣曰匑匑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夔夔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

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為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嘿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讙鄭玄曰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書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于

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 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也 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 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 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 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 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駰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 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也 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 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爲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 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徐廣曰一作簡駰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 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 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啟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 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 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 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 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肅曰亦宜襃有德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 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地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 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 徐廣曰築拾也駰案馬融曰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 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 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 祭文王 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 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襃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

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作肹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徐廣曰一作振復之孔安國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無敢寇攘踰牆垣鄭玄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魯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峙爾芻茭糗糧楨榦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茭供軍牛馬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及有大刑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肹誓遂平徐戎定魯

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闕門世本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徐廣曰世本作微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

爲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子眞公濞立眞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卽位三十年眞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爲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敎民逆也唐固曰言不敎之順而敎之逆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誅之亦失不誅亦失韋昭曰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戲立是爲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卽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

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徐廣曰一作訓)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爲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立是爲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弒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弒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徐廣曰一作軌)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

論文公字下復有公字

今

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寪氏(服虔曰館舍也寪氏魯大夫)揮使人弒隱公于寪氏而立子允爲君是爲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爲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始議行事也)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

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爲公設享讌之禮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沬會齊桓公於柯曹沬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

賈逵曰黨氏之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爲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

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已未慶父使
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
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
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門謂之闈
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
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
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
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
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
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
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
爲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

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釐公元年
以汶陽鄪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鄪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季友爲相九年晉里克
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
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卽位三十三年釐公
卒子興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三
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鹹魯地也獲長翟喬
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舂猶衝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
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翟國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
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如之祖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
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案年表齊惠公二年
魯宣公之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鄋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

佞

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徐廣曰一作倭）俀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是爲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俀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徐廣曰肱一作股）立是爲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

葬字論文作喪字

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爲三軍（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爲三軍三家各征其一）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卽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魯人立齊歸之子裯（徐廣曰一作袑）爲君（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諡也）是爲昭公昭公年十九

裯字論文作
裯字

猶有童心 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 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 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 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 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 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 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 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 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 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劍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 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 周禮曰鸜鵒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 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 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 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 徐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 鬭雞 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鬭雞 季氏芥雞羽 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杜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為介雞 郈氏金距 服虔曰以金錯距 季平子怒而侵郈氏 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 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 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 偽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 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 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 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 請囚於鄪弗許 服虔曰鄪季氏邑 請以五乘亡弗許 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 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 左傳曰鬷戾 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 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 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

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 賈逵曰魯邑 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 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 許齊臣高齮子將粟五千庾 賈逵曰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 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 服虔曰異猶怪也 宋元公爲魯如晉求內之道卒 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 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 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 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 王肅曰示憂戚 因六卿謝罪六卿爲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

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 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 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 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 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因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爲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 服虔曰陽關魯邑 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 服虔曰仲由子路 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 杜預曰墮毀 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 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

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之作難故君臣多閒賈逵曰閒隙也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可得以壽死不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卽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爲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卽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子匽立是爲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爲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讎立是爲頃公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楚頃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卞邑徐廣曰卞一作下爲家人

魯絕祀頃公卒于柯徐廣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illegible]者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齗齗如也齗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齗齗爭辭所以爲道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史記三十三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共所既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也賢咸子巫氏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後有傳說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駰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詠

矦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矦燕惠矦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矦卒子釐矦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矦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矦卒子頃矦立頃矦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弒秦始列爲諸矦二十四年頃矦卒子哀矦立哀矦二年卒子鄭矦立鄭矦三十六年卒子繆矦立繆矦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矦立宣矦十三年卒桓矦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矦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矦七年卒世本曰桓矦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爲周王譙周曰案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

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

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爲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

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

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騶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二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

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將渠爲相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

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獘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貉字論文作貊字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史記三十四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冄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徐廣曰文王之子為侯者十有六國)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於蔡(杜預曰居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冄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

十

叛字論文作畔字

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

妹字論文作姊字

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畱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妹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

諸文無此四字

王卽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醳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爲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宋忠曰平侯徙下蔡)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世本曰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服虔曰載書使蔡在衛上)衛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杜預曰汝南平輿縣有邥亭)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

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徐廣曰或作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旣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陽定陶縣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爲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孫檢云一作終湦湦音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莊公二十三年晉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

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騈脅（韋昭曰騈者并幹也）釐負羈諫不聽私善與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

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罹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賈逵曰以小加大）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

叔鐸之祀忽諸

史記三十五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愼公立當周厲王時愼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

得姓之始
開國之始

論文無此立字

對句佞雅

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班氏云厲公躍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

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旅客也）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杜預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賈逵曰京大也）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

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爲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左傳曰衷其衵服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也）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左傳曰公出自其廄）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爲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賈逵曰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自立爲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爲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十二年時）招卒立留爲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

疾爲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爲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衆曰幕舜之先也駰案國語賈義爲長）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杜預曰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弒靈王代立是爲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謨）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

謝公十七年下有卒字

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弒隱公自立是爲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弒湣公代立是爲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徐廣曰敕一作遬）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公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幷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絶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史記三十六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冄季冄季最少武王巳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

集其民民大説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精茷旃旌大呂賈逵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精茷大赤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鍾名鄭衆曰精茷旆名也)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庢(史記音隱曰音摯)伯立庢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

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賈逵曰石碏爲上卿)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國)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

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

論文無此衛字

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衛燕立惠王弟穨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荅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

按予字論文作與字

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
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黚牟黚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
二曰昭伯昭伯黚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
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
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
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
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
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
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
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已而
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七年晉文公卒
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

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遬立穆公二年
楚莊公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
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
獻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
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旰晏也而去射鴻於
囿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服虔
曰孫文子邑也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卽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
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公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
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
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
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徐廣曰斑氏云獻公弟焱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

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

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遬太子家臣）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犇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賈逵曰僕御也）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郢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汚辱社稷）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服虔曰衰經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

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三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服虔曰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爲婦人之服巾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婚姻家妾也遂入適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輿猳豚欲以盟伯姬劫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衛臺上召衛羣臣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服虔曰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也行爵食炙服虔曰欒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犇魯服虔曰召護奉衛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犇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杜預曰且欲至門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衆曰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及以爲季路欲死國也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服虔曰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衛人立公子斑師爲衛君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服虔曰起靈公

速字論文作遬字

子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犇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亹弑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穨弑懷公而代立是爲愼公愼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愼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遬立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史記三十七

終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爲紂卿士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
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
徐廣曰阢音耆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
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終必亡也我祖遂
陳於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馬融曰下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竊姦軌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爲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
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小民
乃並興相爲敵讎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爲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
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駰謂典國典也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曰太師少師

馬融曰重呼告之 我其發出往 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吾家保于喪 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 騶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 今女無故告 王肅曰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 予顛躋如之何其 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 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爲亂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 乃毋畏畏不用老長 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不用其教 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 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 騶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也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 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 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詳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改其操也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 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 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 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 孔安國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五行 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 徐廣曰一作釋 騶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

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鹵所生炎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明作智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寇害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數敬授民時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離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也女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已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毋偏毋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毋有作好遵王之道馬融曰好私好也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辟也鄭玄曰黨

明黨毋黨毋偏王道平平孔安國曰一言辯治也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會
其有極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曰王極之傅言馬融
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極
之傅言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以近天子之光王肅
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三德一曰正直鄭玄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平康正直孔安國曰世平康用正直治之彊不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內友柔克孔安國曰世和
順以柔能治之也沈漸剛克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柔克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
懷也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
珍美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
國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尚書作圛曰霧徐廣曰一曰溕曰被曰

亡字論文作無字

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
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也立時人爲卜筮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曰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決之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孔安國曰大同於吉而身其康強而子孫其逢吉孔安國曰動不違衆故後世遇
吉也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女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
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
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以爲衆驗五者來備
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廡滋豐也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孔安國曰一者

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曰休徵 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 曰肅時雨若 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治
時暘若 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 曰知時奧若 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燠順之 曰謀時寒若 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 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 孔安國曰敘惡行之驗也 曰狂常雨若 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
之 曰僭常暘若 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舒常奧若 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 曰急常寒
若 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曰霧常風若 孔安國曰君行霧闇則常風順之 王眚維歲 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 卿
士維月 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 師尹維日 孔安國曰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 歲月日時毋易
孔安國曰各順常 百穀用成治用明 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 畯民用章家用平康
孔安國曰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
用不寧庶民維星 孔安國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曰
月之行有冬有夏 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
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鄭玄曰康寧平安 四曰攸好德
孔安國曰所好者德福之道 五曰考終命 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六極一曰凶短折 鄭玄曰未亂曰凶未冠曰

短未婚曰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孔安國曰惡醜陋也 六曰弱 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 於是
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
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
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
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武王崩
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
周公 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
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 世本曰宋更曰睢陽 微子故
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
爲微仲 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
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
位湣公子鮒祀 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

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
惠公覵立呂忱曰覵音古莧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
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
始列爲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
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
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
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
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
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
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
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

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
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
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
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
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
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爲相九年執鄭
之祭仲要以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
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凶曰弔
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
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滕駰案杜預曰

公字論文作官字

淳字論文作醇酒

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爲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淳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曰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爲桓公夫人秦穆公卽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

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鶂退蜚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鶂徐察之則退飛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鶂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杜預曰盂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

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
楚成王以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
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
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匹十四年
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
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
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
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
子杵臼是爲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
云此時未詳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
曰一無革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

便字論文作使字

不肯也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
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
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
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
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
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
百乘文馬四百匹賈逵曰文貍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
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
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
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
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
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

論文無田字

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冢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

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徐廣曰褍音端）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犇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

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其一揆也）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三十八

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姓姬氏字子干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

琴川毛鳳苞氏審定宋本

毋字論文作無字

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代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晉人師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

廷字論文作庭字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爲君是爲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

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穨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

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賈逵曰士蔿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今始爲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

今字論文作令字

山也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謂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于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爲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杜預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廚膳飲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

太子下論文有太子二字

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爲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服虔曰不得立已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裻之衣偏異色駮不純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里克謝病不從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閹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

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

并字韵文作及字

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公并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産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歲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

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釁拆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爲害也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卽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

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

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爲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弊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爲王卿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亢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騺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爲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

繆卜曰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聞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 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 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 賈逵曰溝壍也 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

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 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 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

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敎之反君也何以敎之懷公卒殺狐突

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

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遂斬其衣袪重耳

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
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
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
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
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
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與以
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
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
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
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
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

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
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
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
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
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
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
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
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
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
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
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
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

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

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卽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

怜字論文作
憐字

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賈逵曰緜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緜上）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

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爲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阸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許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卽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玈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秬鬯一卣珪瓚賈逵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爲鬯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

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丕顯文武能愼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愼顯用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地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張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王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

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
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
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 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四月敗秦
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 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
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
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
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
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 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 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
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 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
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 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 欲立長君趙盾曰
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

穆字諭文作繆字

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
二君 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 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
服虔曰班次也 其子何震之有 賈逵曰震威也 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
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
殺陽處父 案左傳曰此時賈他爲太師陽處父爲太傅 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
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 服虔曰此太子 出朝則
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林吾受其
賜不林吾怨子 王肅曰怨其敎導不至 今君卒言猶在耳 杜預曰在宣子之耳 而棄之若何趙
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皐是爲靈

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
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
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郩（徐廣曰年表曰北徵也）六年秦
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
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
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
卽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賈逵曰彫
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
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
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賈逵曰鉏麑晉
力士）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嘗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
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宦學仕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
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
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
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
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
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
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
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

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 杜預曰善其爲法受屈也）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

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

始字論文作使字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爲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氾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曰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

鄢(徐廣曰一作焉)陵(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
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
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
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
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
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
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
之周(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
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
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
反以爲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
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
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
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
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
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
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
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
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
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
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
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
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

晉字論文作矣字　何字論文作可字　翟字論文作狄字

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何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鄬四會于邢丘五同盟於戲六會于柤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强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

智字論文作知字

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路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歃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

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卽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記三十九 終

史記

八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爲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副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爲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二曰參胡世本曰參胡者韓是也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爲彭姓封於太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五曰曹姓世本

早字論文作蚤字

曰曹姓者邾是也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附沮一作祖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杜預曰庸今上庸縣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中子紅爲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列字論文作立字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徐廣曰即渠之長子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卜夷而少弟季徇立是爲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徐廣曰眴音舜是爲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

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弒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鯛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頹壞填壓不得發也）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服虔曰鄧曼姓）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

論文過字下有楚字

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史記音隱云囏古艱字）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黄）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

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濟北穀城縣）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爲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爲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弑君）曰能冬十月商

說字論文作悅字

二字論文作三字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

之也 楚王問鼎大小輕重 杜預曰示欲偪周取天下 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 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鼎象物 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 百
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 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
祀六百 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 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
必重 杜預曰不可遷 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 杜預曰言可移 昔成王定鼎于郟鄏 杜預曰郟鄏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郟鄏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 左傳曰子越 人或讒
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 杜預曰廬江六縣東有舒城也 十
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
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
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

論文作陳國

勿字論文作弗字

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
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 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 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 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爲臣隸也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
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 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 不絕其社稷使改
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
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 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
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
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
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

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爲郟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晳棄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子郟謂之郟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爲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子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比奔晉而圍立是爲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愼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弒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爲分其予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露藍蔞徐廣曰蓽一作畢駰案服虔曰蓽露柴車素木輅也藍蔞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

跋水行曰涉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齊呂伋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二國楚別都也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爲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爲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于鄧杜預曰潁川邵陵縣西有鄧城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爲王公子子晳爲令尹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爲誰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于鄢服虔曰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韋昭曰今之中涓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臺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

予字論文作余字

教字論文作斆字

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共王妾埋璧於室內召

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羇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羇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

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有莒衛以爲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爲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賈逵曰四姓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

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爲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

乃字論文作亦字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父字論文作尚字

走字論文作奔字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王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

二字論文作三字

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爲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碎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

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駰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

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云歸榆關于鄭）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

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柰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厮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存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

叛字論文作畔字

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因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
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
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
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
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
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
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
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
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
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
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
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

后字論文作後字
論文作韓而

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
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
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
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
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
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雎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
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
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
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
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
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
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

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鬭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畱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畱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

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駰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衛字論文作魏字

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徐廣曰呂靜曰鸗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徐廣曰綪縈也音爭蘭一作簡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徐廣曰以石傅弋繳曰碆碆音波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徐廣曰噣一作獨還音宦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徐廣曰在清河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𦐄徐廣曰音翅一音屬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

其字論文作世字

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徐廣曰或以爲冥今江夏一作黽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其君大國不親以

政字論文作攻字
亡字論文作忘字

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鋭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絶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亡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

年至新中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秦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檇李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

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

以字諭文作已字

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以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徐廣曰效猶見也所重

上字論文作土字

論文作汙馬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鬭晉楚

伯字論文作霸字

論文無難字

也晉楚不鬭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一作寵）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爲書辭

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
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
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
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
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
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
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
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
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
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

藋字論文作癨字

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
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
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
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
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
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
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
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
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
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
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
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
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錢爲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而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駰謂楚之三錢賈說近之楚貴
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
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放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
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
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
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
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
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銀賂王左右故王

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
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
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
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
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
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
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
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
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亦宜然定九州至于今諸
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

俱字論文作居字
棄字論文作去字

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四十一　終

洛字論文作雒字
叛字論文作畔字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韋昭云幽王八年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襃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叛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徐廣曰虢在成皐鄶在密縣駰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鄶妘姓）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

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于天下而晉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 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竝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 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畷歷華也 竟國之 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 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大叔段 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 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 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潰段出奔共 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 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 賈逵曰鄭地 誓言曰不至黃泉 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 賈逵曰潁谷鄭地 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聸射中王臂祝聸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

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

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忠曰今潁川陽翟縣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爲君是爲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衞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

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卽位初内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頹爲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

與字蕭本作予字

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於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賈逵曰姞南燕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香草也）曰余爲伯鯈余爾祖也（賈逵曰伯鯈南燕祖）以是爲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爲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卽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伯犕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

犢字諭文作犢字

早字諭文作蚤字

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犢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倍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早死公怒溉徐廣曰一作瑕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于晉以求入鄭爲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爲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姞姓之女爲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巳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殽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

與美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見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

反字論文作伐字

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悼公元年鄦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反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鄭城守

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弒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

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殷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唐人謂陶唐之胤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己賈逵曰帝天也己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生

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修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者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顓頊也沈姒蓐黃實守其祀賈逵曰四國臺駘之後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逵曰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服虔曰禜為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

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 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 杜預曰戚城南鐵丘 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 年表云三十八年 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 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繚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 徐廣曰在陽城 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 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爲君是爲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爲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爲韓所滅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則交疏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史記四十二終

載字論文作戰字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徐廣曰或云皋狼地名在西河）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

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卽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皐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

後字論文作令字

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
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
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
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
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
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
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
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
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
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
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

立字論文作匿字

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
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
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
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
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立趙氏
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
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
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
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
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
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
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

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注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於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

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

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晣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

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

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爲上軍司馬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皐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於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

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於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

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慍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雒）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知伯益驕

齊字論文作齋字

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頓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修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考王弟而定王子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

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單複具爲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於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於廩

痤字論文作
痤字

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兎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太戊午爲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於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

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

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於桑丘地理志曰泰山有桑丘縣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按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爲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遥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十

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綦毋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己貴盛盈端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爲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臏音亡丁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

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幼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却冠秫絀（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絀亦縫紩之别名也秫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緤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

小字篇文作不字

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徐廣曰戰國策作紹）

之字論文作定字

（袑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

鈞字論文作均字

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作陘武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徐廣曰華一作爽鴟一作鴻）王軍取鄗石邑（徐廣曰在常山）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

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

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

爵字論文作雀字

論文丘字下有宮字

傫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綦毋邃曰鷇爵子也）三月餘而餓死沙丘（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

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徐廣曰皆屬涿郡鄚音莫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公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

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榣柔一作平柔）反巠分（徐廣曰一作王公巠音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杜預曰樂平沾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徐廣曰屬齊郡）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

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趍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

財字諭文作聽字

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此字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

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冢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

代

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徐廣曰廥廐之名音膾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卽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徐廣曰在北新城]臨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與燕燕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平舒[徐廣曰在代郡]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頓丘]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修]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城韓皐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

煖字諭文作暖字
辛字諭文作卒字

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閼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湣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拔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卻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一作除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史記四十三終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於是爲畢姓其後絶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

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

一字翰文作二字

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曰斯也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

論文無以字

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駰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於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於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藺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

是爲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伐取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座（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

阿字諭文作河字

被字諭文作敗字

佞字諭文作庶字

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駰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徐廣曰二年伐趙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彫陰徐廣曰在上郡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聲子於濮也與秦伐燕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上黨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無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於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一曰河渭絕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

予字論文作與字

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徐廣曰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徐廣曰郪丘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郪丘今爲宋公孫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

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
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
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
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
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
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
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
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
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
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
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
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

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
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
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
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
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
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
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
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
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地
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
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

巳字論文作矣字

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爲今江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徐廣曰一無此字）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亭）邢丘（徐廣曰在平皋）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皋滎陽亦屬鄭）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

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徐廣曰一作城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闞止作監字闞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

巳字論文作矣字

外字論文作內字

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

論文作太子增立

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立太子增是為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漢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反）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四十四終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絶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

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

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嬴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韓舉十一年君號為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縣音於乾反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鰒申差於

濁澤（徐廣曰一云鯁中差長杜有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幷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

說字諭文作悅字

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赧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痤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徐廣曰一曰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

秦孤論文作孤秦

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為太子時蟣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楚相國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殽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爾時張儀已死十年矣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徐廣曰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蝨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蝨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

今字韻文作令字

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蝨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於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閒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爲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徐廣曰一作筌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桓字論文作完字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桓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

史記四十五終

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爲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菜地由是改姓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徐廣曰一作芷）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

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槖中置坐中央發槖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監一作闞）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

殺字諸本作弑字

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

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徐廣曰一作壁）代立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求為諸

衛字諭文作[illegible]字

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代魯破之）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

伐字論文作任字

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案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攫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巳足反)醳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

合疏鏬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
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
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
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
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絀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絲氂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
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
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
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
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
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
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
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
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
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
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
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
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

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爲師救韓趙㠯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

與字論文作予字

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煮棗將拔徐廣曰在濟陰宛朐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
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
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
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
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摶徐廣曰音專專猶幷合制領之謂也三國之兵乘
屈丐之獘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
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
兵乘屈丐之獘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
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
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
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
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求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
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
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
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
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卽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爲相
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
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
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注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爲是一門非耶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

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夫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

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

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

占字論文作卜字

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柏閒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葢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葢若遵厭兆祥云

史記四十六　終

史記

九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紇所治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葢其愼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

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

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正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

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問仲尼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爲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爲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駰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

（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曰今在祝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

城字論文作成字

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郈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郈鄉亭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城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公歛處父服虔曰成宰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

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具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王肅曰膰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

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葢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

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翱翔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槨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鷙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

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
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
者朞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
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
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常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何晏曰此硜硜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論文如字上有心字
論文國字上有晋字
漁字論文作魚字

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頎而長兮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望
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
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犨又作竇鳴犢舜華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
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麟不至郊竭澤涸漁
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
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爲軍五

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内太子
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
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
以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
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已而果然秋季
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
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
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
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
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
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
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
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
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
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
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也長
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
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
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

誦字論文作頌字

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
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也耰而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子路以告
孔子憮然何晏曰爲其不達己意而非己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包氏曰丈人老
者蓧草器名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包氏曰丈人曰
不勤勞四體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
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
年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
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
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
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

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
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
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
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故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
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我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
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
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
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
能稼而不能爲穡王肅曰種之爲稼斂之爲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王肅曰言
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

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爲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下車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

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

上

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晩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葢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絶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何晏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所愼齊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愼而夫子愼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玄曰唯辯而謹敬也）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擯（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色）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瞽盲）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修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怳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

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河圖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爲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者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歿之證故云爾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已故問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行中清

廢中權馬融曰淸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晩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哲人萎乎王肅曰萎頓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

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謂聖人知命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慭且也一老謂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王肅曰疚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爲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閒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

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

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四十七 終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

袒字論又作襢字

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神以威衆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衆也）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者籠也音溝）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徐廣曰挺猶脫也）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吏士名籍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也）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

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瓚曰房邑）

漢文無秦字

君也爲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爲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爲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

兵迎秦軍令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曰一作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有陵縣也）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瓚曰建丑之月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

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荊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爲蒼頭軍起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

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爲上將軍）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

蒼字義文作倉字

遣字論文作遺字

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朔反數斯疏矣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駰按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爲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爲本而以固塞文法爲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趙燕宋衞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
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
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
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
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
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
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徐廣曰一作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弓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
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
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甿音亡更反而遷
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
躡足行伍之間俛仰仟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
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
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
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
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
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
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
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

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
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史記四十八　終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惪茂也蓋亦有外戚之
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
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
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
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
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
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
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
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況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晩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爲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爲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爲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合陵諸陵皆如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皐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

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爲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爲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會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嫖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

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愼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

嘗字諭文作常字

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爲帝十二男皆爲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爲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爲南宮公主次爲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爲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

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爲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 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 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 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與游宇相似故或定之也 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飮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爲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焉 徐廣曰即景帝姊嫖也 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

爲字論文作封字

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
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
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
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
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
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
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爲冠軍侯
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
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
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
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
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

士女論文作女士

家乃封爲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
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
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
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
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
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
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乘輿馳至長陵當
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
武騎圍其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
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
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

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爲脩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爲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衆人謂之娙何娙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

閑字論文作閒字
音字論各作去字

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
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
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
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
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
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画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
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
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
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閒
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棄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
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
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
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爲武豈虛哉

史記四十九　終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徐廣曰一作父)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爲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爲代王其年罷卒謚項王有子曰濞)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

注字論文作經字

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絶吳楚糧道士卒
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巳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
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
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
立楚後是時禮爲漢宗正乃拜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爲楚文
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
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
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爲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謚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　趙王劉遂
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爲幽高后王呂祿
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爲趙王
孝文帝卽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閒郡爲河閒王以爲文
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絶後國除入于漢遂旣

鼂字論文作晁字

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
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
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
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
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
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絶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
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豈
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
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史記五十　終

史記五十一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荊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帝從父兄）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爲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皐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江爲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爲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

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爲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爲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爲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曰澤高祖從祖昆弟高帝三年澤爲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爲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駰如淳曰閹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

后

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爲長者瓚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呂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

予字諭文作與字

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爲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爲本與齊合謀也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爲天子天子乃徙澤爲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爲敬王傳子嘉爲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奸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劫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爲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爲王塡江淮之閒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

史記五十一 終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卽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鄜）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衞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衞衞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

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諸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諸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

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

太子論文作天子是
楚字論文作齊字

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告於太子太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楚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大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

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反）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戸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絶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

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甘露二年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

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

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五十二 終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秦御史監都者與從事常辯之（張晏曰何與共事修辯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時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何乃給泗水卒史（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爲泗水郡騶案文穎曰何爲泗水郡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

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酇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嵯嵯舊字作鄌今皆作酇所由亂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橈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衞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衞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衞衞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謚爲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史記五十三終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濞敗於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

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楮陽）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

東鄔論文作鄔東
成安君論文作安成君

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駰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天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瓚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駰案蘇林曰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東鄔（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爲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戸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淨字論文作靜字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

趣字論文作趨字
何字論文作胡字

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何

淨字論文作靜字

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爲治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若畫一當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衞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五十四終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曰爲其老强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鍾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晉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爲籍也]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徐廣曰呂靜曰鯫魚也音此垢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飮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襃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伐

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我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爲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

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黻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幄字論文作帳字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伊字論文作供字

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

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

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儕也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强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爲相國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

祖字論文作帝字

師封萬戸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爲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黄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駰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爲麤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

鎰

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内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事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

而平身閒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過字論文作歸字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者亦多過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卽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漢書音義曰草粗也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戸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士見信至卽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亨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王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於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絶爲戸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媢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駰案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出六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如淳曰傅相之傳也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爲安國侯高帝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晩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頦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頦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頦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二歲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戸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二十一年蕭文作二十三年

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一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

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黄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史記五十六終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常爲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彊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瓚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爲多又云攻槐里好畤最是也定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

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杜先登攻潁陽緱氏絶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絶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戸號絳侯以

二字論文作一字

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或曰地名）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萁勳一作專一作轉）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駰案服虔曰沮音阻）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
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
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
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
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久之卽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

嘗字論文作
常字

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
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
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
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
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
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徐廣
曰提音弟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遭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曰絳侯綰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
諸呂廢少帝手貫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
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
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

侯

論文無帝字

侯

歲字論文作年

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
內守亞夫封爲條侯徐廣曰表皆作脩字駰案服虔曰脩作條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
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
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
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
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
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
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
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
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
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
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
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
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拜
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
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
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

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黙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臠也胾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應劭曰尚席主席者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筯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駰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

侯

樸字論文作朴字

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衷）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絶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氏後十九年卒謚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史記五十七終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卽位二年以武爲代王（徐廣曰都中都）以參爲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爲梁王（徐廣曰都睢陽）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駰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駰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趩入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故閣不得下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

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捕公孫詭羊勝匿
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
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
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
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
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
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

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
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飡梁孝王長
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
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
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
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
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
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直
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
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

皇子論文無按前後文當作王字欤

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愼措置措以爲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皇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

日

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黙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唐縣是後成王没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月爲王

者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内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由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以此知而發覺

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史記五十八終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怫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卽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夜使人迎與姧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訾錄無所省錄）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

石

論文作諸姬字

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服虔曰求福也）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 服虔曰鮈音拘 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 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 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 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 寄於上最親 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 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王 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 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梲 蘇林曰梲音拙 梲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梲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梲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脩從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

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絶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五十九　終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
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
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
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
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
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
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
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

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
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
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
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
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徐廣曰一作闕）臣旦臣
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
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
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

施字論文作地字

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勖一作觀也）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
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
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
傅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
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
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
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襃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
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
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
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諸字諭文作之字

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牲殷牲也騂剛赤春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此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諸侯

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繈緥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内襃有德外討强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靑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酇侯壽成後爲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靑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徐廣曰俷一作非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於戲保國艾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壃駰案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壃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強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

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阸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葆彊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户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

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卽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

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

論文有者字

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史記六十 終

[illegible]川屯扁堂氏剞劂用

史記

十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異字論希
衍字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
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
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
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
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
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
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
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
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
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
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
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
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
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

史記六十一終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

源

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

以求去也皇覽曰晏子冢在臨菑城南淄水南桓公冢西北 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
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及
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
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
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
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
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
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六十二終

迺字諸本並作乃字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
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
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
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
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
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
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
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
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曰蒙縣屬梁國名周周甞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强無侵韓者申子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
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
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
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
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
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
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
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
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横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
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
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
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
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
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
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

辭字論文作詞字

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

念字論文作啗字

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

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胡革反刑法慘急而覈礉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史記六十三終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孼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説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巳之軍而巳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

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六十四終

人字論文作女字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

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
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
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
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絶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
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
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
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
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
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
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
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
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
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
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刑格勢禁則自爲
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
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
之圍而收獘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
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趣字論文作趨字
二字論文作三字
日字論文作曰字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

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

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

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横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强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悼王旣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六十五 終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旣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傳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火候反能成大事彼見求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反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

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
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
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
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
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
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
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
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
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
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
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

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
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
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
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
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索隱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豫章在江南）取
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
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
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公孫瓦）
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己卯楚昭王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

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愼縣。駰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愼縣也。）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

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普寒反，又音婆。）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楚地。音若。）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其後四年，孔子相魯。

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
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
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
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
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
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
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
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
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
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
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
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予字論文作與字

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
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
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
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自呂反）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
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
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
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
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
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錄于反）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
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
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

剄字論文作刎字

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衞之君會之槖皐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號爲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

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史記六十六終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 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僻文過 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 柴也愚 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喭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 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唯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 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 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 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 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吾

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孔子曰賢哉回也 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 一簞食一瓢飲 孔安國曰簞笥也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回也如愚 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欒肇曰用己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 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 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 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 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 必在汶上矣 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 鄭玄曰魯人 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 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 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 鄭玄曰魯人 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安國曰莫尚乎敬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 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 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 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 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 求問曰聞斯行諸 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 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 子華

伉字論文作
伉字

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冠以雄雞佩猳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道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爲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忠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爲亂而受不義之責也）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林（欒肇曰適用曰林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緼袍（孔安國曰緼枲著也）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衞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衞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衞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衞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

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 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 鄭玄曰魯人 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 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爲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馬融曰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包氏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 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王肅曰圬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 宰我

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 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 孔安國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 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 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 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 孔安國曰未足多也 不如貧而樂道富

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案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

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結堯）其志（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音墟）莽（莫朗反）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

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繢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繢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

論文有也字

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相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鄭玄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衞而

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
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
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 孔安國曰累黑
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
子容 孔安國曰容魯人 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 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
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
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 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
人 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 國有道不廢 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 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愼於言 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
哀字季次 孔子家語云齊人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
嘗仕 曾蒧 音點 字皙 孔安國曰皙曾參父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徐廣曰一作饋 駰案包氏曰暮
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 孔子喟爾歎曰吾
與蒧也 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 音遙 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
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 孔安國曰賣以作椁 孔子曰材不材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可以徒行 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魯人字子
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 徐廣曰馯音寒 臂子弘弘
傳江東人矯 矯又音橋 子庸疵 自移反 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
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 徐廣曰屬琅邪 王子中同同傳菑
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 鄭玄曰衛人 少
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
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 子路曰有民人

僚字論文作寮字下同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 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 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 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 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以行之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祺字翁文作其字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 五男也 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 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 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 請益曰與之庾 包氏曰十六斗曰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 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 鄭玄曰魯人 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 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爲過也

梁鱣 一作鯉 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鄭玄曰魯人也

冉孺字子魯 一作曾 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鄭玄曰楚人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右

冉季字子產 鄭玄曰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 赤者反 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鄭玄曰秦人　商澤 家語曰字子秀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　后處字子里 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 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鄡 苦堯 單 善 字子家 徐廣曰一云鄔單鉅鹿有鄡縣太原有鄔縣　句井疆 鄭玄曰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人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

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伉字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鄭玄曰衞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　狄黑字皙　邽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上(鄭玄曰魯人)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史記六十七　終

座字論文作痤字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衞之諸庶孼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

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

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
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
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
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
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
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
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
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
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
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
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
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
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
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
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
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阸之
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
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

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

之歟關請見（韋昭曰歟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聲音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所及反）戟者（徐廣曰一作登居盧之勁不干將之雄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君發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倫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史記六十八 終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

蜚字論文作飛字

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川虖沱鄭玄曰虖沱出鹵城城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虖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

湖卷諸文作淇卷

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也願君愼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衞取湖卷（丘權切）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鄉字諸文作向字

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音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

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横音]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呼曷切]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鎰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東有宛[於袁切]穰洧[于軌反]水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愼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

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駰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賻（音附徐廣曰一作伯）鄧師宛馮（徐廣曰滎陽有馮池）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劒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子作劒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革抉（徐廣曰一作決）吷（音伐）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郾（徐廣曰在潁川於憶切）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郪縣南陽有新都縣）東有淮潁煑棗（徐廣曰在宛句）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徐廣曰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國武士二十

國字論文作
卒字

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柰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徒獵切）鞠（求六切）者（劉向別錄曰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陽晉封陵）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王

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葛切）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敎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徐廣曰今之武陵也）巫郡（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騶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

巳字論文作也字

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巳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以字論作巳字

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以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切)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

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
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
烏喙者（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
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
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
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
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
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
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
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
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
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

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
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
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
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
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
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
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
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
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
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

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

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徐廣曰一作先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

寡人舉國委子封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巳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

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厲燕質子爲謝巳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主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

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爲紫）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稅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

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 徐廣曰巴郡有枳縣 而國亡 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 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 眉貧切 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 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 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 包兩周 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成皋也 乘夏水

浮輕舟彊弩在前銛 徐廣曰由冉切 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黄濟陽決宿胥之口 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 魏無虛頓丘 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 陸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 音盲 阨 徐廣曰鄳江夏鄳縣均一作灼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 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 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

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音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

什字論文作斜字

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音詎）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徐廣曰一作尺）

（檄一之）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芭黎之芭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皐鞏縣有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

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

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音貫)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

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
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
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
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
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
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
卷兵權反衍以善反酸棗刼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
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
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
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
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
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
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
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
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
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
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
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
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
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
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
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

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晩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

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幷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

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

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徐廣曰或音戟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上徒下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

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于僞切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綿善切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

懾字論文作慴字

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綿善切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會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

論文無祭字

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

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
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擿）代王之亡天下莫
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
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
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
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
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
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
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敎之請西面而
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
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

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
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
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
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
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
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
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
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
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

無字論文作毋字

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

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尊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閒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

王

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於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

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鬭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弗字論文作勿字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徐廣曰一孤切）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

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

史記七十　終

丏字譌文作匃字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丏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許愼曰仇猶夷狄之國）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

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强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

論文無之字

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音祕）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馬）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言禽獸得困急猶能）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音烏曷反）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

得字諭文作德字

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得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音已買反）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强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作適）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可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

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徐廣曰一作蠉）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

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可章昧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

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閒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閒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甘羅年少然

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史記七十一　終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昭王母故號爲芈八子及昭王卽位芈八子號爲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冄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冄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冄爲將軍衞咸陽誅季君之亂（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爲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爲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冄爲秦相仇液將行

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徐廣曰一作陰 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 上莫卯反下陌飽反 入北宅 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 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 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 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地故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 徐廣曰韓將暴鳶 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論文之字上有何索而不得五字

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上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

兵字論文作將字

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二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音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兵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

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齊北有剛縣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睢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史記七十二終

史記

十一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徐廣曰音干）河（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

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
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絶之徐廣曰北南陽河内修武是也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
王降秦上黨道絶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絶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韓必
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
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
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
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
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徐廣曰屬潁川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
音紇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泫氏以按據上黨民四月
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
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
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

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
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
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
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
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
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
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
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
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
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
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
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

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皐有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徐廣曰亡言無也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内空遠絶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内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武安君病未

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强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但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所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預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患禍大於劇戰也）

少年論文作年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荊（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

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王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菑）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粗音麁）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摶又作剸）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徐廣曰超一作拔）距（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絶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

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歾身徐廣曰歾音没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史記七十三終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

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竝蒲浪反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

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是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徐廣曰一作亂謁）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田駢之屬皆已死齊宣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

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 劇子之言 徐廣曰案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 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阿之吁子焉 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巳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史記七十四終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 音絹 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

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强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

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定)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冄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驩音歡復作煖音許袁反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蒯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劒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音侯亦作候謂劒把之處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作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

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
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
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
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
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
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
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
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
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
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
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

秦而弱齊馮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强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
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
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
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
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
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
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
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
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强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
强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强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
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
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

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强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强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躄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亦作蹣跚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徐廣曰癃音隆罷癃病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

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
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
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
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
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
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
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
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
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
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
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

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
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㠯百
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
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
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
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
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徐廣曰河內城皐有李城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
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
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
智能爲趙國無憂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

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古后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

予字論文作與字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㠯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

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徐廣曰音愼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强怒乘趙之弊瓜分之

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

過(光卧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士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

枉

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爲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

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

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呂忱曰韊盛弩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巳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

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與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七十七終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

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
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
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
燕酸棗虛 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 桃 徐廣曰燕縣有桃縣 入邢 徐廣曰平皐有邢縣 魏之兵雲
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
衍首垣 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 以臨仁平丘 徐廣曰屬陳留 黃濟陽嬰城 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
無黃濟陽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 徐廣曰僕水北於鉅野入濟 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
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徐廣曰單亦作殫 王若能持功守
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
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

叛字論文作畔字

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
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
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 戰國策曰三江之浦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
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 徐廣
曰鑿臺在榆次 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
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毚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
者謂田犬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
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
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
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刋
腹絕腸折頸摺頤 徐廣曰一作頓 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

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

左字論文作王字

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徐廣曰遲作遷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左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

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秦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二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

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幷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

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爲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

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

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史記七十八 終

史記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畱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

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

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徐廣曰一作溉音同)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徐廣曰一云使持車)召范睢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徐廣曰先典反)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一作羌）孟賁（許愼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

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

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

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

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睢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睢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

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

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隕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秦昭

仇字論文作讐字

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

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藳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魋顏蹙

鶡膝攣(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持粱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之(之一作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咎怨論文作怨咎

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愛敬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或拙反)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咎怨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

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此言）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絶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徐廣曰一作嗜）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

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
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
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
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
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
投或欲分功班固弈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駰謂投投瓊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
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
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
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
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

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
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
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
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
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
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
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
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
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
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
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
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
所謂一世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
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
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史記七十九 終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
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
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
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
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
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
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
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
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
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

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徐廣曰嚪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

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伯字論文作霸字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

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儀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

論文燕字下復有燕字

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參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歸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

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畱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伐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號曰華城君華城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文

史記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

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
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
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
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
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
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
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
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
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
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

廷字論文作庭字下同

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
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
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
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
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
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
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
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
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
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
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

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

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而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

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

論文又有秦之間三字

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邑名也）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陽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

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驅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掘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八十一終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傅音附)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徐廣曰轊車軸頭也音衛)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

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敎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徐廣曰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史記八十二終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

諸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且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

矣

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也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十年崩威王之七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欺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强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

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衞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

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illegible]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

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者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脚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妊者觀其胎產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蹠也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豈足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

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覯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橈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史記八十三　終

史記

十二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史記音隱曰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

被讒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皭疏淨之貌）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眜（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眜也）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

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爲我心測（張璠曰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屈原遷於江南）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也）何故而至此屈原

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己清絜也）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塵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眴兮窈窈（徐廣曰眴眩也）孔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刓削也度法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爲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

俊

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瞍奏功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笯一作郊駰案王逸曰笯籠落也)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王逸曰忠佞不異)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没沈滯不得成其本志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語也)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王逸曰千人才爲俊一國高爲桀也庸厮賤之人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與駰案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牾逢也)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王逸曰汨流也)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徐廣曰差或作慶)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革反韋昭曰謫譴也）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瓚曰許愼曰莫邪大戟也）鈆刀爲銛（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嚜嚜不自得意瓚曰生謂屈原也）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斡音筦筦轉也康空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應劭曰嗟咨嗟勞苦屈原遭此難也）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沕（徐廣曰亡筆反）深潛以自珍（張晏曰沕潛藏也）彌融爚（徐廣曰一云偭蟂獺）以隱處兮（徐廣曰一本云彌蝎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漢書螘字作蝦韋昭曰蝦蝦蟆也蛭水蟲螾丘螾也）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盤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搆讒意也）亦夫子之辜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

仞之上兮覽惪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徐廣曰一云遙增擊也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如淳曰大魚也瓚曰鱏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鳥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變蛻也或曰蟬蔓相連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瓚曰糾絞也纆索也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坱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坱軋非有限齊也坱音若央軋音若乙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如淳曰控引也摶玩弄愛生之意也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應劭曰徇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營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死則夸者不悲也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徐廣曰攌音華板反又音睆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衆人惑惑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衆懷抱好惡積之心意)眞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而亡其身也)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韋昭曰蔕音土介反)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駰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僖)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徐廣曰本作喪)

材　游　何　死生論文作生死

史記八十四 終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卷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鄰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

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偏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

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

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

王卽薨以子爲後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始皇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駰案皇覽曰不韋家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毒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毒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毒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史記八十五　終

與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

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眞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一作空）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音披）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徐廣曰炙一作炮）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

仇字論文作讎古字

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
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
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
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人則豫
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
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賴)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
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
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
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
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
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
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
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
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
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
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
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
讓拔劒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自殺死之日

仇字論文作讐字

鎰

仇字論文作讐字

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黄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衞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衞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嫈〕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

汚論文作汙字

衞

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鄕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烈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爾〕

荊軻者衞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衞衞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劒〔呂氏劒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横〕以術說衞元君衞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衞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

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

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白結反）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

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
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
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
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
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
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田光坐
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
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
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
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
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
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

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
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
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
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
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
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
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
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
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
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
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
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

論文有丹字

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
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
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
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
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
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
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
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
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
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
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乃請荆軻曰秦
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

來字論文作而字

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奉
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
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
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
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大息流涕
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
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椹其匈(徐廣曰椹音張鴆反一作抗)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
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徐廣曰一作捾)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

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

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椹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

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貢首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爲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海各反）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

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史記八十六 終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而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

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幷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埽）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廏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論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郤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

竝

白黑字彙文作黑白

誅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紬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幷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徐廣曰一作轜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

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温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史記音隱宰顯反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

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

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
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
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
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
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
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
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
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
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
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
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晩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
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
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
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
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
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
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
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
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
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
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
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
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
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

蘇與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廏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

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葺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傜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徐廣曰一作溜)啜土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學觳一作轂推也)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

繆

論文有者字

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撥）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
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
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
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
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
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觳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
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
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
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
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
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
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
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
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
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
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
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
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
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
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
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
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陜隘先生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鬭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

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謂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史記八十七　終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

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内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爲宦者）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毁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内使群

寔字論文作實字

繆

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寔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

論文無然字

謂

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史記八十八　終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躡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何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阯界中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徐廣曰倳音菑）公之腹中者（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后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

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郤（蘇林曰戲地名郤兵退也）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讀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

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

論文作左提右挈

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 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爲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論文無十字

與

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十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論文有曰字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
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
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駰案漢書四年夏
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
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徐廣曰韝者臂捍也
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
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
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爲孱韋昭曰仁謹貌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
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

我

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
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吾王故欲
殺之何乃汚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
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韋昭曰爲供置也上過欲宿心動問
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
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
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
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
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
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剟徐廣曰丁劣反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

驩文作平生

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徐廣曰箯音鞭駰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爲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史記八十九終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寗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

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三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太原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鬭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眞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音附）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至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

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喋一作啑韓傳亦有喋血語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史記九十　終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駰謂幾近也）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淸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

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漢書音義曰誚責也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一本作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

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築杵也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廼得羽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

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

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擊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
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
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
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棊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棊疏張置以
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
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反燕趙者此廣道
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皐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
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

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
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
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刧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閒（如淳曰地名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亾之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
蘄西會甀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

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駰案晉灼曰芮之孫回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紿布僞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抜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娼音冒娼亦妒也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九十一　終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爲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

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
敖(徐廣曰典客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
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
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
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
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論文無韓字

子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
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
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敎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
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
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于凶反)人有疾病
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
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閒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徐廣曰音余駰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

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

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徐廣曰音飡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飱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飱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

徐廣曰泜音遲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李奇曰鄗音臛今高邑是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肴醳順時劉逵曰醳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

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伏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敗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冢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

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
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
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
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
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對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
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
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
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
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
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
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衂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成皋張晏曰於成皋傷胸也臣瓚曰謂軍折傷
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
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
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
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
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
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
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為儋石如今受鮎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一斛之餘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徐廣曰跼一作蹢也不

論文無鄉字

論文作袴

如騖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爲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盧鄉駰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鄉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
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
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徐廣
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豨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
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
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
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

之　綱

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
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
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
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
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寃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
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
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記九十二終

史記

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爲孽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横陽君成爲韓王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爲申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文穎曰鋒銳欲東向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駰案漢書曰封爲穰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

游兵時兵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爲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駰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

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武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
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
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
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 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
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閒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
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也 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
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頹
當爲弓高侯 地理志河閒有弓高縣也 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 徐廣
曰諡曰壯 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 頹當
孽孫韓嫣 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 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爲案道侯子代 徐廣曰名長君 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會 徐廣曰長君之子也 拜爲龍
雒侯續說後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如淳曰親謂父也 及
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
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 李奇曰共敖子 七月還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綰爲群臣觖望 如淳曰觖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瓚曰觖謂相觖而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 及虜臧荼迺下

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

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爲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
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朐至霸上爲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爲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
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
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
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
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
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
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
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
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駰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
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
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
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

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鴈門皆屬
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
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爲援
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
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
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九十三　終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
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
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詳縛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
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
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

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
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
趙因畱不敢歸田榮迺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爲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
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楚懷王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
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齕猶齚齧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
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
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

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
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
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
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
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畱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
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
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

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

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

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爲雋永 永一作求)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九十四　終

史記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𡰪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頴曰卽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頴曰卽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御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爲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駰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音撞鍾）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帷下瞋目而視眥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駰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斄（音胎）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
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
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
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
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
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徐廣曰曼一作寅戰襄國破
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
害義謂之殘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
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
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
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
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
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
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
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
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
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
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
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
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
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

將而郎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焉氏（音支）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徐廣曰駔一作駔）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衞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駰謂拒方陳拒音矩）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音輸)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音更。封邑名、謚曰靖。)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白高祖傷人。)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令

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

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鬭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爲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射騎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

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服虔曰硰音沙）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九十五 終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有罪亾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戸遷爲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

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亾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 徐廣曰主旗幟之屬 周苛爲客 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 徐廣曰四年三月也 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 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 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 漢書音義曰以上宴時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

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韋昭曰殿東堂也 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 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謚悼也）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爲太常坐酒酸國除駰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 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 晉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 瓚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頼音蹟）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材力開張 駰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

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
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
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
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
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
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
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堧之堧嘉聞之欲因此以

論文作史字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
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
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
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
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更改封靖安侯
子侯更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
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
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商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大傅諫爭而死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徐廣曰娖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齱廉謹為丞相備員
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

姦贓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相是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

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眞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戹不得者衆甚也

史記九十六終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圉縣)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

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

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孟康曰刓斷無復廉鍔也贊曰項羽吝於爵賞刓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

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音詎）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畱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

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亾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韋昭曰慁汙辱)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量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務一作豫)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

論文無此字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
廷公卿閒名聲籍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
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
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
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駰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
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
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
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迺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
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爲襚列侯貴人
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
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
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
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
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
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非宜誅者至深而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
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
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
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
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
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
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
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
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
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
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
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
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
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
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
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
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
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
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
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
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
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

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閒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九十七　終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寛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横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寛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戸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横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爲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假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菑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爲肅侯子亭

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爲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緤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戸高祖十二年以緤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甞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爲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爲鄲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鄲縣鄲一作鄲）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甞困辱此亦天授也

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甞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史記九十八 終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切輓音晚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

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肮（張晏曰肮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

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矣迺封敬二千戸爲關内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辥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亾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畱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

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殺人 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張晏曰搴拔也瓚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
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三人西及上左右爲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切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旣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
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
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
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一作幟傳警引諸侯王
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
畢復置法酒又頴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
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
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
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
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
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
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
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

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
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漢諸儀法
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
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
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
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
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
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
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
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
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
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
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
固委蛇蓋謂是乎

史記九十九終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爲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徐廣曰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載請託金錢以自顧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爲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

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亾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

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徐廣曰屨一作屨一曰覆蹋衆][孟康曰屨履蹈之也黃曰屢數也]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奥]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終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卽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如淳曰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亾與亾（如淳曰不以主亾而不行其政令）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淸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

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
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
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
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
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
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
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
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
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
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
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
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
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
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
節夾乘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
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
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攬轡上曰將軍
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駰案服虔曰自

何

借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
盎引卻愼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
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
乃說召語愼夫人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
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
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
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跪　受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
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爲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淳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音帳）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鬭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

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兼行之不以存亾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徐廣曰棓一作服駰案文穎曰棓音陪秦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錯爲人陗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陗峻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

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譏）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閒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亾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亾豈錯等謂邪

史記一百一 終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晉灼曰音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爲宮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岸邊曰廁也蘇林曰側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也）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徐廣曰斮一作錯駰案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廻顧南向故云南山）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尉橋兩岸之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閒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駰案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
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搏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
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閫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
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之車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襜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
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
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
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一百二終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太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 晉灼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 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穎曰郎五日一下 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 徐廣曰牏築垣短板也音注廁牏謂廁瀏垣墻建隱於其廁洗滌也一讀牏爲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廁竇廁竇爲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楲窬褻器也音威豆騆案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楲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

廷　字

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 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徐廣曰陵一作鄰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 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猶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轄之類）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得比官者出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期爲不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音於友反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讇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史記一百三終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劒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辠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十餘人赭衣自髠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説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髠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錢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衞將軍舍人張晏曰衞青也數從擊匈奴衞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爲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畱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畱代人爲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後爲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衞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衞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衞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

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愼戒之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鄭鄭縣名今屬河閒）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强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

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
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
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
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
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
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
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
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
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
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
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
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
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
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
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
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
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
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
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
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
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
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

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傅玄曰虢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虢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傅玄曰是時齊无桓侯駰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寫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羈）咳（音該）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黽）而靜（徐廣曰一作汁）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黽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

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
者爲重陽重陽者逿心主徐廣曰逿音唐逿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
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
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
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
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
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
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
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
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
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
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
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
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
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illegible]
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
即轉爲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
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
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
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
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
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

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徐廣曰一作散）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云來然合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如法不俱摶者決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風（音洞言洞徹入四支）迵風者飲食下嗌（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胷滿即為藥酒盡三日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𦣝）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

日字諸文作石字

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益女奴）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脉）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蹷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蹷陰之絡結小腹也蹷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蹷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蹷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漱

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技能爲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藹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

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卽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卽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壻也駰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卽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

脉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蟯瘕（徐廣曰蟯音饒）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秦又作拳）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徐廣曰如厠）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

肺

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脉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脉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

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愉反)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爲齊王卽位十一年卒謚孝王)衆醫皆以爲蹷臣意診脉以爲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卽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卽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瘠音才亦反)瘖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徐廣曰反一作及)者死切之得腎反(徐廣曰反一作及)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愼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徐廣曰一作蹹)要蹷寒汗出多卽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卽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

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罬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文以文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

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一作堇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
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
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
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
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
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
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
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臣意深
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
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
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徐廣曰胥猶言須也）與公往見
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

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
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卽爲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
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
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
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齵）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
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
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
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
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
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
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
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史記一百五　終

上

史記

十四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幷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布走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駰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愼無反濞頓首曰不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鄣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无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公騆案如淳曰訟公也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爲年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
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
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
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爲齊分爲國名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
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
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
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
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
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
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
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
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
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
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
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
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
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
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
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荊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

（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駰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一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値）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

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一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爲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吳
王弟子德侯爲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駰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爲宗正王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
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
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
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
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
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
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
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
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
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

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
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
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
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
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已利於吳爲生患也徒自損
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
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
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
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
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

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
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
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
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
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
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
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
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
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爲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
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
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上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
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
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
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濫反東越卽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卽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頹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袁盎論文作盎錯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郃陽侯省音所幸反]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盎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袁盎邪

史記一百六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蘇林

藍

曰自令裁度取爲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徐廣曰一作怗又昌兼反又當牒反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沾音憺也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爲諸公年少者爲諸郎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爲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卽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鎭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卽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礉也音核）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由柄上曲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

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厲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

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灌夫亦倚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丞相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持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

滕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 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 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 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爲除地也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爲保宮今守官也 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爲出資財使人爲夫言 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

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 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諭欲作反事 辟倪兩宮閒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爲反者當得爲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 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封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張晏曰挽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 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 漢書音義曰禿老公言嬰無官位扳援也首鼠一前一郤也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 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 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 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 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 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 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 故以十二月晦 徐廣曰疑非十

二月也駰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爲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

竟

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音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一百七 終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

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佗（丑亞反誇也）鄗縣（徐廣曰佗一作衍也）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

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時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問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

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衞尉車騎將軍衞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音龍）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

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直）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史記一百八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張晏曰爲武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魂）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

郡太守從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

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猨臂（如淳曰臂如猨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

圜字論文作圜字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郡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駰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擊

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

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矦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

首多賜爵關内矦食邑二百戸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絶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史記一百九

史記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騠〔徐廣曰北狄駿馬〕騊駼〔徐廣曰似馬而青〕驒騱〔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韋昭曰鋌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

子姓攣鞮氏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徐廣曰圁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徐廣曰在天水豲音丸）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朐衍（徐廣曰在北地朐音劬）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

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鉤山名在鴈門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服虔曰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音白浪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徐廣曰在朔方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

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音丁革反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曰頭曼韋昭曰音瞞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

騎冒頓乃作爲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論又作別離分散

居

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
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云音鹿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爲
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
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其後有
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
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
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
長什長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
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漢書
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蹛音帶）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
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
已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近幸臣妾
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
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
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
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
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
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

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

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

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
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湟
烏孫呼揭音桀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
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
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
使郎中係雩音大胡反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
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
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
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
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
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
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
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
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
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錦袷袍各一比余
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繡十匹錦
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
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
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
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
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

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什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湩乳汁也音都奉反）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

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喋音諜利口也）而佔佔（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當所益）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麤也音若靡盬之盬）則候秋孰以

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
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缾侯
白丁反虜人民畜産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
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
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
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
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欒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
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産
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
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
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
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亡萬民之命
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徐廣曰闟音榆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
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
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
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櫱金
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
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
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
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
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

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二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云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音干）蘭（干蘭犯禁私出物也）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

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
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
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
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
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
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
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因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
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
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
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
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
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

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
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
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斗辟縣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
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
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
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
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
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
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
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
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

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illegible]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

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

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

佯

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主客也）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苦寒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

又北益廣田至胝靁爲塞（漢書音義曰胝靁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倔強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見漢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與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

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

兵來迎我我卽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音鉤又音吁）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春秋傳曰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一作塗涂音邪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乃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

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徐廣曰徼音梟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詩云彼已之子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一百一十

史記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年季須坐姦自殺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

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

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封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組）
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
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
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
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
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
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
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
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
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
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
青臣青子在繦緥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
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
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
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
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
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徐廣曰窌宜作窌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
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
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
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
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

大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右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徐廣曰霸儒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

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

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盭音戾山名也討遬濮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爲主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

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爲號校尉句王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爲號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

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

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文穎曰胡王名)爲下麾侯鷹庀(徐廣曰一云扁訾)爲煇渠侯禽梨爲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烏)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幷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晉灼曰獟音欺譙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

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軍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不得單于頗獲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徐廣曰窴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駰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以誅比車耆（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斬

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晋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稽）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大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靬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常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爲營域）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謚之幷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

代侯

義行剛曰景闢土服遠曰桓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徐廣曰爲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大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大初二年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爲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從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

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
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
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
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
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
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
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
尉從衛將軍靑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大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
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
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
靑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
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
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
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
行而卒冢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
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
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
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額侯坐酎金失侯
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
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
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

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
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
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 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
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
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
千一百戸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
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
死後博德以衞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
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
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
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一年擊虜樓
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
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
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
後坐巫蠱族 自衞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
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衞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
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
將如此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菑川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以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策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

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
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
中（徐廣曰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常與主爵都尉汲
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
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
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
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
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敢逆上耳）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
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
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
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
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
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
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
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
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駰案漢書高成之平津侯也）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
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
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
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
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知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知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襃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

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得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書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敎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徐廣曰一作斥〕鹹鹵〔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

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腄〔徐廣曰腄在東萊音縋〕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

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己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

哉

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强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

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强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横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

梁王

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劒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

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它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

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衞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

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爲終不能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后）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襃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林初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焉

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幷天下略定揚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幷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幷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也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盜兵且至急絕道聚

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鎭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

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大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遥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已後去帝制黄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

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及卽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塡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

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恃使者爲介冑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韋昭曰鏦撞也）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治反）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

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爲校尉）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樛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

立𡟰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衞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爲侯）爲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駰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涉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犂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犂旦爲遲旦謂待明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曰孫都）得嘉封爲臨蔡侯曰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眞鬱林日南合浦交趾）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陷堅爲將梁侯自尉陀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陀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

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史記一百一十三

史記

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候官是）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

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閒（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

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謂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子紛反此楚人聲重耳順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

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川侯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

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史記一百一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漢書音義曰浿音滂沛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度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

子

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太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眞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澅清侯（韋昭曰屬齊）陰為萩苴侯（韋昭曰屬勃海）唊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韋昭曰屬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論文作亡失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史記一百一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北至楪榆韋昭曰在益州楪音葉名爲嶲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嶲唐縣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嶲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

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音案）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爲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瓚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

胡是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爲昆明所閉道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卽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

且蘭邛君幷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巂郡筰都爲沈犂郡冉駹爲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寖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寖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寖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翦卒爲七郡徐廣曰犍爲牂柯越巂益州武都沈犂汶山地也

史記一百一十六

任

史記一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

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韋昭曰閒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恂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爲墮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紐此其類矣）與保庸

財

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溉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材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郭璞曰主獵犬也）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爲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爲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

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
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而無是公在
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
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
澤罘罔彌山郭璞曰罘罝也音浮揜兔轔鹿射麋脚麟徐廣曰轔音吝駰案郭璞曰脚掎足轔車轢鶩於鹽
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擩也音而沇反又音而兗反擩之於輪鹽而食之鶩馳也音務射中獲多矜而
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
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
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
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
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

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
岪鬱隆崇嵂崒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交錯糾紛上干
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瑕雌黃白坿徐廣曰音符駰
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英也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玫
瑰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瑉琨珸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瑉石次玉者琨珸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瑊玏玄厲徐廣曰瑊
音古咸反玏音勒皆次玉者駰案漢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磨者瑌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玉駰案漢書音義曰瑌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其東則有
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蘪蕪芷白芷若杜若江離蘪蕪諸
蔗猼且徐廣曰猼音匹沃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蘪蕪蘄芷也似蛇牀而香諸蔗甘柘也猼且蘘荷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登降陁靡音移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
生葴蘄苞荔徐廣曰葴音針馬藍也蘄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駰案漢書音義曰苞藨也薛莎青薠徐廣曰薛音
漢書音義曰薛賴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也音煩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徐廣曰烏桓國有
蘠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駰案漢書音義曰藏似薍而葉大莨莨尾草也蒹薕也葭蘆也蓮藕觚盧徐廣曰生水中奄閭軒于漢書音義曰奄閭蒿也軒于蕕草也衆

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圖畫也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内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璞曰林在山北陰地楩柟豫章郭璞曰楩杞也似梓柟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桂椒木蘭檗離朱楊徐廣曰檗音扶戾反駰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樝梸梬栗橘柚芬芳徐廣曰梬音郢駰案漢書音義曰梬棗也其上則有赤猨蠗蝚徐廣曰音劬柔鵷鶵孔鸞騰遠射干郭璞曰鵷鶵鳳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郭璞曰蟃蜒大獸長百尋貙似狸而大漢書音義曰豻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兕象野犀窮奇獌狿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而駕之以當駟馬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郭璞曰以海魚須爲旃旄言橈弱也通帛爲旃也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以明月珠綴飾旗建干將之雄戟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中有鮔干將所造也左烏嘷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夏夏屏也矢室名曰服名靜曰步义謂之服也陽子驂乘纖阿爲御漢書音義曰陽子僊人陽陵子纖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古賢也按節未舒卽陵狡獸轔邛邛蹵距虛郭璞曰邛邛似馬而青距虛卽邛邛變文互言之穆天子傳曰邛邛距虛日走五百里也軼野馬而轊

騊駼徐廣曰轊音銳駰案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騊駼似馬轊車軸頭乘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巂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儵眒淒浰徐廣曰淒音七見反浰音力詣反駰案漢書音義曰皆疾貌靁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韋昭曰在目所指中必決于眼眥也洞胷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徐廣曰谻音劇駰案郭璞曰谻疲極也詘盡也言獸有倦游者則徼而取之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之總稱被阿錫揄紵縞漢書音義曰阿細繒也錫布也徐廣曰揄音臾雜纖羅垂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垂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漢書音義曰襞積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茀鬱回曲有似於谿谷也衯衯裶裶揚袘卹削徐廣曰袘音迤衣袖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卹削裁制貌也蜚纖垂髾徐廣曰纖音芟駰案郭璞曰纖袿衣飾髾髻髾也扶與猗靡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與猗委也噏呷萃蔡漢書音義曰噏呷衣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紛翠蕤繆繞玉綏郭璞曰綏所執以登車縹乎忽忽若神僊之彷彿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獵也音遼媻珊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鵕鸃漢書音義曰鵕鸃鳥似鳳也微矰出纖繳施徐廣曰繳音斫

弋白鵠連駕鵝郭璞曰野鵝也駕音加雙鶬下玄鶴加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楊桂枻徐廣曰音曳駰案韋昭曰枻檝也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郭璞曰紫貝質黑文也樅金鼓吹鳴籟漢書音義曰樅撞也籟簫也榜人歌郭璞曰唱櫂歌也榜船也音謗聲流喝徐廣曰烏邁反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靁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六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群行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駰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為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駰案郭璞曰脟膊淬染也脟音臠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言有惠況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眾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浮渤澥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游孟諸郭璞曰宋之藪澤名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蔕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郭璞曰听然笑貌也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

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也見爾雅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鄗潦潏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名在上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南海經過乎泱莽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汩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穹隆伏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沸乎暴怒洶許勇反涌音勇滂浦橫反潰浦拜反滭浡滵汩湢測泌瀄郭璞曰逼側筆櫛四音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澎濞沆溉穹隆雲撓蜿

灗膠戾踰波趨浥徐廣曰烏狹反莅莅下瀨批巖衝壅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湛湛徐廣曰湛音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郭璞曰湁音敕立反潗音緝馳波跳沫徐廣曰一云吸呷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佪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螹離徐廣曰螹音漸駰案郭璞曰䱭䲛鯆也音亘瞢螹離未聞鰅鱅鰬魠徐廣曰鰅音娛皮有文出樂浪鰬音虔魠音託多口魚駰案郭璞曰鱅似鰱而黑漢書音義曰鰬似鯉而大也禺禺鱋魶徐廣曰禺禺魚牛也鱋一作魼音榻魶音納一作鰨駰案漢書音義曰魼比目魚也魶鯢魚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郭璞曰靡崖也蜀石黃碝郭璞曰碝石黃色也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水精也磷磷爛爛采色澔旰叢積乎其中鴻鵠鷫鴇鴐鵝鸀鳿郭璞曰鷫鷞鸀鳿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鵁鶄鶻目徐廣曰鶻環煩鶩鷛鸈徐廣曰煩鶩一作番鶩鷛音容駰案漢書音義曰煩鶩鳧也鷛鸈似鶩灰色而雞足鱵鳽鵁鸕徐廣曰鱵音斟水鳥也鳽音斯鵁音火交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鱵鵁蒼黑色郭璞曰鵁魚鵁也脚近尾鸕鸕鷀也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唼喋菁藻郭璞曰菁水草呂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龍嵸

崔巍嵯峩深林鉅木嶄巖㟥嵳九嵕巀嶭南山峩峩 漢書音義曰九嵕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
巀嶭山在池陽縣北 巖陁甗錡摧崣崛崎 郭璞曰陁崖際甗音魚晩反錡音蟻摧音作罪反 振谿通谷蹇產溝
瀆 漢書音義曰蹇產屈折也 谽呀豁閜 郭璞曰皆澗谷之形容也谽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閜音呼下反 阜陵別島崴磈嵔瘣
丘墟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 郭璞曰貏音衣被豸音蟲豸也 沇溶淫鬻散
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 郭璞曰言爲亭候於皐隰皆築地令平賈山所謂隱以金椎也 揜以綠蕙被以
江離糅以蘪蕪雜以流夷 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 尃結縷 徐廣曰尃古布字一作㳍駰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
布種之者 攢戾莎 徐廣曰草可染紫 揭車衡蘭稾本射干 徐廣曰揭音桀駰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與稾本稾茇射干十月生皆香草
茈薑蘘荷葴橙若蓀 郭璞曰葴未詳橙柚若蓀香草也 鮮枝黃礫 郭璞曰皆未詳 蔣芧青薠 徐廣曰芧音佇
駰案漢書音義曰蔣菰也芧三稜 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 郭璞
曰香酷烈也 郁郁斐斐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
瞋盼軋沕 徐廣曰瞋音丑人反盼一作緡駰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 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
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㺎旄貘犛 徐廣曰㺎音容

獸類也犛音貍一音茅駰案郭璞曰旄旄牛貘似熊庳脚銳頭犂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 沈牛麈麋 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 赤首圜題 郭璞曰題額也
所未詳 窮奇象犀 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嘷狗食人也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
河 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拆裂也揭褰衣 獸則麒麟角端 郭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 騊駼橐
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
坐曲閣 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 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 郭璞曰途
樓閣間陛道中宿言長遠也 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 郭璞曰嵕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在岩穴底
爲室潛通臺上者 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
軒 徐廣曰楯音食尹反 青虯蚴蟉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 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
地也 靈圄燕於閒觀 郭璞曰靈圄淳圄僊人名也 偓佺之倫暴於南榮 漢書音義曰偓佺僊人名也 醴泉
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 徐廣曰振音脣 嶔巖倚傾嵯峩磼礏 徐廣
曰峩一作池磼音雜礏音五合反 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 徐廣
曰瑉音彬玢音斑 赤瑕駁犖雜臿其間 徐廣曰雜一云插插一云遝 垂綏琬琰和氏出焉 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駰

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斵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卽盧橘也黃甘橙楱徐廣曰音湊橘屬枇杷橪柿徐廣曰橪音而善反果也楟柰厚朴徐廣曰楟音亭山梨梬棗楊梅徐廣曰梬音弋井反梬棗似柹櫻桃蒲陶郭璞曰蒲陶似燕薁可作酒也隱夫鬱棣榙㯓荔枝徐廣曰鬱一作薁榙音荅駰案郭璞曰鬱車下李也棣實似櫻桃荅㯓似李棣音逮㯓音沓隱夫未聞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郭璞曰貤猶延也音施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郭璞曰杌搖也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櫧似柟葉冬不落也華汜檘櫨徐廣曰汜一作楓駰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索也留落胥餘仁頻并閭徐廣曰頻一作賓駰案郭璞曰落穫也胥餘似并閭并閭椶也皮可作索餘未詳欃檀木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欃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錯癹骫古委字坑衡閜砢徐廣曰癹音撥駰案郭璞曰骫音委閜音惡可反砢音魯可反垂條扶於落英幡纚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幡纚偏幡也音灑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瀏莅芔吸徐廣曰莅音栗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徐廣曰柴音差虒音豸旋環後宮雜遝累輯徐廣曰雜一作插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

究之無窮於是玄猨素雌蜼玃飛鸓徐廣曰蜼音于季反駰案漢書音義曰蜼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玃似獼猴而大飛鸓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頿飛也蛭蜩蠼蝚徐廣曰蛭音質駰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蠼蝚似獼猴而黃蜩未聞螹胡豰蛫徐廣曰螹音在廉反似猿黑身豰音呼谷反蛫音詭駰案漢書音義曰豰白狐子也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蟜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閒郭璞曰踔縣蹢也記鈞反牢落陸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客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徐廣曰以玉為飾駰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輿言有雕鏤虯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卽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斿游車皆見周禮也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太僕御大將軍驂乘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縱恣不安鹵簿矣鼓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驅謂鼓嚴於林薄之中然後縱獠也江河為阹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阹音去車反車騎靁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

羊千斤手足謂拍蹄殺人蒙鶡蘇徐廣曰鶡蘇尾也絝白虎徐廣曰絝音袴騶案郭璞曰絝謂絆絡之被豳文郭璞曰著斑衣跨野馬
陵三嵕之危漢書音義曰三嵕三成之山下磧歷之坻郭璞曰磧歷阪名也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弄解豸漢書音義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格瑕蛤
鋋猛氏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罥騕褭射封豕郭璞曰騕褭神馬日行萬里封豕大猪兩音窈嫋箭不苟害解
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
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夐遠去郭璞曰夐音詡盛反流
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轊音銳一作惠也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電電
光不及言去速也追怪物出宇宙彎繁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虡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
髮食人飛虡鹿頭龍身神獸櫟梢也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徐廣曰射準的曰藝仆音赴然後
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轔玄鶴亂昆雞徐廣曰轔音躪
遒孔鸞促鵕鸃拂鷖鳥捎鳳皇漢書音義曰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鷖鳥也捷鴛鶵掩焦
明焦明似鳳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方之紘曰委羽

一作獠

率乎直指闇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徐廣曰鳷音支騶案漢書音義曰皆
甘泉左右觀名也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漢書音義曰宣曲宮
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
者之所得獲徐廣曰鈞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轔轢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音人久反人民
之所蹈躤與其窮極倦谻徐廣曰谻音劇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
籍籍塡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
樂乎轇輵之宇徐廣曰輵音葛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郭璞曰木貫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
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徐廣曰動一作勲川谷為之蕩
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騶案漢書音義曰于遮
歌曲名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族舉遞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鐺鼛洞心駭
耳郭璞曰鐺鼛鼓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

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曰狄鞮地名也在河内出善倡者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也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莊刻飾便嬛婥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柔橈嬛嬛徐廣曰音娟嫵媚姌嫋徐廣曰姌音乃丹反嫋音弱抴獨繭之褕袘徐廣曰抴音曳襂褕眇閻易以戌削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戌削言如刻畫作之便姍嫳屑郭璞曰衣服婆娑貌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

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者射貍首兼騶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

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軍興法也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却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䉛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無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徐廣曰越巂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爲孫水作橋）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

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且爲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塸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沉贍菑（徐廣曰漉一作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胈踵也一作腠音奏膚理也胈音魃）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躖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徐廣曰盭音戾）況乎上聖又惡能已

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漢書音義曰以沬若水爲關）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禔音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駰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之上）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

賁

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詞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于逢蒙）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徐廣曰橛音巨月反鉤逆者謂之橛矣）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

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峩 漢書音義曰坌並也 臨曲江之隑州兮 漢書音義曰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 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 徐廣曰谾火工反 通谷豁兮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塕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埶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

天

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 徐廣曰臞瘦也 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 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爲竿旄葆也總係也係光燿之氣於長竿以爲葆者 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 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於葆下以爲旒也髾燕尾也抴彗星綴者旒以爲燕尾 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 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 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 漢書音義曰綢韜也以斷虹爲旌旂之韜 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 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杳渺眩湣闇冥無光也 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蚴蟉蜿蜒低卬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 漢書音義曰赳螑申頭低卬也佁儗不前也 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㚇以梁倚 徐廣曰跮踱作前乍卻也跮音丑栗反踱音敕略反輵烏葛反轄音曷綢一作雕㚇音他略反 駰案漢書音義

曰怵㚟走也梁倚相著也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徐廣曰音介至也）蔑蒙踊躍騰而狂趡（漢書音義曰蔑蒙飛揚也趡走也）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左玄冥而右含靁兮（漢書音義曰含靁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潏湟（漢書音義曰皆神名）斯征北僑（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僊也）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駰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詞有曰贅鬼谷

論文作脩
而

于北辰也）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漢書音義曰總極蔥領山也在西域中也）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徐廣曰媧一作貽駰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崐崘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烏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徐廣曰皬音下沃反）載勝而穴處兮（郭璞曰勝玉勝也）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崐崘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徐廣曰嘰音祈小食也駰案韋昭曰瓊華玉英）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嬐音孅）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閃也倒景日在下）馳游道而循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

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峥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首世近之遺迹逖聽者風聲徐廣曰逖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有七十二人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駰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

云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徐廣曰郅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徙程故漢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郅字其為程乎或為郅北地有郁郅縣郅大也音質駰案漢書音義曰郅至也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矣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駰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於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繈緥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自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去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韋昭曰漢德逢涌如泉原也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徐廣曰尃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徐廣曰音衍駰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

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陜游原迥闊泳沫 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首惡湮沒闇昧昭晢 漢書音義曰始爲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 昆蟲凱澤回首面內 韋昭曰面向也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 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 徐廣曰道䆃瑞禾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 犧雙觡共抵之獸 徐廣曰抵音底駰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爲牲也 獲周餘珍收龜于岐 徐廣曰一作放龜駰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 招翠黃乘龍於沼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湛河不下來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 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 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圉爲賓旅于閒館矣郭璞曰靈圉仙人名也 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 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泰山封禪不亦慙乎 進讓之道其何爽與 徐廣曰爽差異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禪爲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爲讓也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 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憓音惠順也 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

創見 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 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爲名號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 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 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 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駰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 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 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 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 說者尚何稱於後 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 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 漢書音義曰款誠也謁告之報誠也 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 徐廣曰錯音厝駰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用而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 猶兼正列其義挍飭厥文作春秋一藝 徐廣曰挍一作祓祓猶拂

也音磣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將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為七也
攄之無窮徐廣曰攄一作臚臚敘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
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
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
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
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符大富謂斑狂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
音色陰反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徐廣曰何所畜邪畜嘉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氾尃濩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尃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大山也
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
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旼音旻和貌也能一作態駰案漢書音義曰旻和穆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
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虞氏以

也

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畤獲白麟故言游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
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
燿熿炳煇煌徐廣曰熿音晃煇音魂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駰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託寓
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者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
卒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
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
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
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眾庶也小雅譏

小巳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巳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巳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史記一百一十七終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巳生厲王恚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卽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

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寛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徐廣曰人車駕馬曰輂音巳足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士五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五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

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蔺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

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僰九折阪又有郵置駰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令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

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兄弟而相更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

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 徐廣曰詗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遣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 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 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 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

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徐廣曰一云歐擊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卽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 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王令人衣衞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

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

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聽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

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畒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　駰按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

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怨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内鑄消銅以爲錢東煑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閒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絶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

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爲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

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構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爲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卽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

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噍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駰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先要成皐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皐之口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鐮謂之鐖音五哀反或是鐖乎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

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鬢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蘇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爲司冠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

曰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入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駰按蘇林曰下雉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淮南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

官

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眞)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

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預作計挍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卽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鍭矢徐廣曰輣車戰車也音扶萌反刻天子璽將相軍吏

巳

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巳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

坐

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后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史記一百十八　終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

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効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陵後當爲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開）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布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史記一百十九 終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遣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

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
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
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
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爲孝主將素伉直）善灌夫鄭當時及
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
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
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
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
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徐廣曰最一作甚也）上曰汲
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
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
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
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
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
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

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淸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后兄王信）宏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

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僦人僦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空矣駰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illegible]和其賓客辜較任僦也瓚曰任人為保任見舉[illegible]）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埶則賓客十倍無埶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徐廣曰邽一作邳）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一百二十 終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强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綴)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按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在)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蓺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蓺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掊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切）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

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王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文帝元年立爲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

疑

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車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蕃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尙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

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
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
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
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
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
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
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
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
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
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
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瑕

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
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
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
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
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
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
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國未常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
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天子召諸生示

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荼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史記一百二十一終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漢書音義曰觚方）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

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
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
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
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
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
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癎病也）宗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
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髀腳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
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
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
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
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
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
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
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
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駰案韋昭曰言急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

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髠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千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除國）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

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 并取鼠
與肉具獄磔堂下 鄧展曰罪備具 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 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 韋昭曰為之先後 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太府調
為茂陵尉治方中 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太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太府公府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按事治
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 已而趙禹遷為中尉
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
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
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按求官屬陰罪湯為人

多詐舞智以御人 韋昭曰制御人 始為小吏乾沒 徐廣曰隨世沈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與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徐廣曰姓魚也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
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李奇曰亭平也 奏讞疑
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 韋昭曰在板絜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 徐廣曰應一作權 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 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于此 罪常釋聞
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駰案瓚曰謂常見原 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
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
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
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 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 於是往往
釋湯所言 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 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

爲 於 承

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

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閒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

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
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
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
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
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
事謁居嘗按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
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
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佗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
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
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

論文作無

園當謝湯弗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按其事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
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
中爲大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
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
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
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
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
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
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
捕按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

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
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滅
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
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
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
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
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
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
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
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

陵

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
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
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
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
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
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安
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
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
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
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

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贍餉者二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徐廣曰摯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鄢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徐廣曰嗛音銜）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爲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

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云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內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中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坐朝鮮還贖為庶人）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者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音熏）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埶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

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按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士卒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爲御史大夫四歲泰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

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汙者足以爲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一百二十二 終

史記

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爲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

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爲王夷狄亦或女主）既臣大夏而居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傍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徐廣曰漢記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葢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甞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閒使四道竝出出駹出冄出徙（徐廣曰屬漢嘉）出邛僰皆各行一

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 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 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四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 徐廣曰一作絕 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 徐廣曰讀嗛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嗛字 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慚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

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

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爲中郎將）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

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
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
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
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
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瓚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
出山曰崐崘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
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
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
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
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

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
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
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
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
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
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
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頾善
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
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
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
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

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
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
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
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
怒妄言如淳曰罵詈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
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
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
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
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
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
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

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至敦煌貳師
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
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
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
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
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
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
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
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
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也為外國笑乃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他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

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
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
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
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
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
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劒擊之斬
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
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
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
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
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

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
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
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
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
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
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
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
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于漢漢因使使
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
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西
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

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史記一百二十三　終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晳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

戾

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利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耶）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嘗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徐廣曰音雊駰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

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字潁川有郟郟縣南傳曰郟壯士韓干秋也）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

仇字論文作讎

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

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二狀為貌者則色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史記一百二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屬犍為）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著黃帽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徐廣曰一無此字）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

一本无二字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穨當也）今上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卽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嗛嫣（徐廣曰嗛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

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寖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史記一百二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汙邪滿車（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黄金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䠊（徐廣曰帣收衣袌也袌衿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也䠊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甑反直視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爲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韓趙魏三國）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

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頭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

論文並作飲

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甞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汚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

論文作議論

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

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寗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

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徐廣曰音瓜一音蝸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北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

守來望見王先生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

聘　里

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

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若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絶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絶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趍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抵卬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强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絶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史記一百二十六　終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議論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

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

爲

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

論文作變

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栻)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享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

七

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

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

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 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

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史記一百二十七 終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甞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以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草）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甞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

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徐廣曰摓音逢一作逢）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左傳曰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内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

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下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龍龍屬也音決)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盧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骨)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

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他髮（徐廣曰他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

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栻）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

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竝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望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

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求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服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

論文作龜

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
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
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
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强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
後無功桀紂暴强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强
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
此寶趣駕送歸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
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
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詑音吐和反）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
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
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
義或爲暴强暴强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

蟲

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辯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
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
忽疾疾（徐廣曰疾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
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
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
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
養以五穀耕之櫌之（徐廣曰音憂）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
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强不至故曰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商賈不
强不得其贏婦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勢不成大將不强
卒不使令侯王不强沒世無名故云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
之紀也所求於强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
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徐廣曰鐫音子旋反拌音判）傳賣於

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强不過鑴石於昆山也取者无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偸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强誇

而目巧教爲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甲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覺〕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徐廣曰官音館一作沸〕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

賓

分爭是暴强也故云取以暴强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兵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强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作也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强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竝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强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

矣

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遺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于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衞平相宋宋國最强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衞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

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于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蠭門射法也禹名爲辨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無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即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即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爲屋成欠三瓦而陳之也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　四月　首仰　足

開　肣開　首俛大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爲祖徐廣曰一作視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

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
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有竈也）灼鑽鑽中已又
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
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
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荊（徐廣曰音策）莫如汝信今目良日行一良
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
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
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
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
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
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
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
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
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
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
不勝足肣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
不行足肣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
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
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
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
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
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
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

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手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强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强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

足胕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胕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胕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熟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占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

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

楡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

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內下上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卽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

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肣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有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曰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

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史記一百二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榖纑（徐廣曰紵屬可以爲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音昔。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于越，范蠡師事之）。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

論文作張 矣 弗

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盬鹽起（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閒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衞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晉灼曰懻音慨忮音堅齊曰懻音慨今以土名強直爲懻中也）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

不均（徐廣曰羠音兕一音凶几反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
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
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也）民俗懁急（徐廣曰懁急也音絹一作懁一作惠也音翾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
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椎）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怗張晏曰跕屣也瓚曰躡跟爲跕也）游媚貴富入
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衞
鄭衞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
王（徐廣曰衞君角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衞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
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
穢貉朝鮮眞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

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
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
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
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
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
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爲臨淮）屬巨野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陶
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湯在定陶）舜漁於雷澤
（徐廣曰在成陽）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
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
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
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

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河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九江江南徐廣曰高帝所制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爲鄣郡武帝改名丹陽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徐廣曰鄱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貴用也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爲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一作鄖字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遘反除草也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作蓏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徐廣曰音紫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駰案應劭曰呰弱也晉灼曰窳病也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駰案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徐廣曰騖作流）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臾躡一作跕跕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駰案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牛蹄角千（駰案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計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駰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爲轅音秋）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駰案韋昭曰畦猶壠）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徐廣曰長頸罌漿千甔徐廣曰大罌缶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槀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其軺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徐廣曰髤音休漆也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躈千徐廣曰躈苦弔反馬八髎也音料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漆千斗糱麴鹽豉千瓵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瓵孫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瓵音貽鮐鮆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薺鮆魚也鮐魚也鯫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鯫音鄒鯫魚也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千貫節駔會徐廣曰駔音祖朗反馬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儈也節物貴賤也謂估儈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
與名韋昭曰優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
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縣出鐵
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
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
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
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
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
盡其力周人既纖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
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
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爲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秦

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
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
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
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
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
人能致富至此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
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
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
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
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爲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作淑又
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

[illegible]又作灑

嬴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盖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徐廣曰洒或作細駰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劒名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一百二十九

史記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以傳劒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劒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兼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守郡守也錯孫靳徐廣曰一作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

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徐廣曰淄川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張晏曰謂易繫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駰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蓺爲法六蓺經傳以千萬數累

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駰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糲粱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剌韋昭曰糲䴩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駰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
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鄱音皮鄒鄱薛三縣屬魯)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
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
周南今之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甞顯功名於
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
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
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
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

其

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
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
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
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
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徐廣曰紬音抽)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
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
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駰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太史公曰先人有
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
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
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辨

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公羊春秋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爲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

矣

本已故易曰失之豪氂（徐廣曰一云差以豪氂）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謬以千里駰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寛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爲寇害）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

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

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幷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鍾鐻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八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爲百姓所悅）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

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幷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敞義依敞庶幾云已）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

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飄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

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答應〕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闞一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

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强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

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戈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

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絶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絶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

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埶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

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徐廣曰一作褱）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議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

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詬於魏齊[徐廣曰詬音逅]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

諭文作山

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兩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提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

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順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神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寒反）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

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

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旣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數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巳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巳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藝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漢書音義曰十篇闕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史記一百三十